

淨宗法師 編集

念佛感應錄
(二)

編者序

慧淨法師編述的《念佛感應錄》流通以來，受到廣大信眾的熱烈歡迎，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弘法效果；各地熱心之念佛人，紛紛寄來新的精彩念佛感應，今敬效慧淨法師之風格略加編排，姑名之為《念佛感應錄》（第一集），而以慧淨法師所編之《念佛感應錄》為（第一集）；除了表示其時間上的先後順序，更因兩集的內在性質完全一致。

誠如慧淨法師在（第一集）序文中所言：「閱讀本書，能使未信佛的人信佛學佛；使學佛而不專念彌陀的人也欣然專念彌陀、願生淨土；使願生淨土卻信心不夠的人起決定之信；使往生決定的人能掌握確實證據，以勸勉別人專念彌陀，同蒙現當二益，共歸安樂家鄉。」

除了念佛一法教契時機、種種瑞應人所樂聞之外，慧淨法師所編《念

佛感應錄》一書本身所具之特點，實為超勝同類感應集錄之主因。我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教理疏導，簡捷明快，直截根源。

此實為慧淨法師所編感應錄之最大特色。一般感應錄多皆事例之羅列，殊少教理之論證。見讀之人，既不知原理，則易迷於事相。或徒羨他人，忘失自己之本得；或妄求瑞應，殊乖佛法之宗旨。今慧淨法師於全著首端撰二萬言之序文，依佛經祖釋詳細論證之。諸如「為何念佛超勝一切？為何必須專修念佛？念佛只益往生、無益現世嗎？念佛免難、癒病、鬼退、度亡、往生的原理是什麼？」等等，一目了然。此序文之精神貫穿全著各則事例，恰如人之神識統禦身心各部。故當注重序文之研讀。

二、收錄事證，別具匠心，說服力強。

於古今大量感應事證中，慧淨法師法眼別具，獨運慧心，按「專念彌

陀、根機庸劣、效果立即」三標準，特別精選一百五十餘則加以分門別類，作為念佛能得「現當二益」的鐵證。因其「專念彌陀」，毫不夾雜，能使行人心識歸一，不致漫無准的，畢竟導入「一向專念」故；因其「根機庸劣」，舉下攝上，能使行人悉生勇進，不致不敢承當，畢竟宣示「普攝萬機」故；因其「效果立即」，瑞應確鑿，能使行人深生信仰，不致猜度猶疑，畢竟深信「本願不虛」故。

三、按語說明，畫龍點睛，導歸念佛。

序文是整體教理的疏導，具有系統性；按語是具體個案的發明，具有針對性。一則念佛感應，一般人多只注意其表面情節，而難探究其隱含教理。但是表面情節固因時處人事之不同，有其偶然性；而佛法理則卻不受時處諸緣之變化，有著必然性。今借助「按語」便能從看似紛繁、偶然的表象情節中，探知單純、必然的佛法理則，得佛法智慧之眼。可謂有此按

語，原似靜默無言之念佛感應事例頓時靈動起來，而作活生生的說法，使人驚醒，使人覺悟，使人欣欣然湧生念佛願生之志。按語、事例緊密結合，深值細細品味。

〈第二集〉感應事例皆來源於最下層之專修念佛人，巧符「專念彌陀、根機庸劣、效果立即」的原則；亦作分門別類的編排，突顯念佛「現當二益」，意在使人開卷易知，導歸專修念佛，往生淨土。其教理上的疏導，完全依慧淨法師於《念佛感應錄》〈第一集〉所作「序文」為准，可尋拜讀。

又，〈第二集〉所收念佛感應絕大多數是近一、二年的事，由各地蓮友直接寄到我處，首次輯錄成冊，其口述、記錄當事人都健在，可以說具有最新之時代意義。其中有關「念佛往生」之篇幅增加，約占一半。其記述細膩生動，說理簡明暢達，切中要點，互及往生人之入佛因緣、修學

根機、修行時節、修學歷程等；最終之往生瑞相僅為輔證，而非重點。而「助念往生」案例中往往亦有很好的臨終安慰開示，相信這些會對行人自修和利他臨終助念有良好的借鑒意義。在此，謹向如實採集、整理這些念佛感應的蓮友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激，也希望大家都能成為有心人，採集更多的念佛感應，讓事實說話，將彌陀的大悲普遍傳揚。

釋淨宗 謹識

佛曆二五四五年十二月一日

《念佛感應錄》第二集 編者序

《念佛感應錄》第二集 細目錄

壹、念佛癒病

- | | | |
|--------|------|---|
| 一、念佛七天 | 全身病癒 | 二 |
| 二、夢中告言 | 唯有念佛 | 二 |
| 三、夢僧告言 | 念佛可癒 | 三 |
| 四、重病痊癒 | 其目復明 | 四 |
| 五、病中念佛 | 聖眾來護 | 五 |
| 六、手術念佛 | 神遊蓮池 | 六 |
| 七、彌陀慈指 | 手到病除 | 七 |
| 八、仙丹一粒 | 總治百病 | 八 |
| 九、病中鬼現 | 大佛來救 | 九 |

十、佛放光明	消除劇痛	一一
十一、膀胱結石	念佛消失	一二
十二、信願念佛	無腎而活	一三
十三、動脈破裂	神奇癒合	一四
十四、阿彌陀佛	救我大姐	一五
十五、夢中念佛	腰疾得癒	一六
十六、信佛念佛	起死回生	一七
十七、彌陀慈悲	起死回生	二一
十八、誠心念佛	絕症得救	二三
十九、念佛病癒	入淨土門	二六
二十、書中佛像	飄出治病	二八
二十一、聞法瘋癒	頂現金光	三〇

二十二、昔日瘋子 成妙好人 三二

二十三、專稱佛名 眼疾自癒 三三

二十四、重病轉健 耳聾變聰 三五

二十五、金光金佛 給我排病 三八

二十六、一念信願 頑疾遠離 三九

二十七、一念迴心 剎那病癒 四一

貳、念佛免難 四五

一、彌陀冥護 巧免空難 四六

二、一聲彌陀 飛越車禍 四八

三、眼看墜崖 突然停住 五〇

四、車被壓扁 人立車外 五三

五、一聲佛號 化險為夷 五—四

六、佛化紅土 免墜深河 五—六

七、剎車失效 佛光來護 五—八

九、念佛佛護 預化凶難 六—一

十、不慎落水 念佛獲救 六—二

十一、一心念佛 大難不死 六—三

十二、佛前跪求 賊不入搶 六—八

參、親人免難 六—九

一、佛聖保佑 女兒還魂 七—〇

二、母親念佛 兒免車難 七—四

三、母親念佛 兒免血光 七—六

四、自己念佛 家人免毒 七七

肆、念佛鬼退 七九

一、孝婦念佛 度宿世冤 八〇

二、厲鬼消蹤 菩薩環繞 八一

三、一句佛號 水鬼立退 八三

四、多年惡夢 一稱根除 八四

五、夢中念佛 惡鬼四散 八五

六、重罪輕報 念佛延年 八六

七、宿債纏身 念佛解冤 八七

八、彌陀名號 勝往生咒 八九

九、諸多有緣 恩怨了斷 九〇

十、稱佛名號 妖光絕蹤 九一

十一、念佛降伏 邪教鬼神 九二

伍、念佛與冥 九五

一、句句佛號 轉變牛胎 九六

二、一句佛號 滅地獄火 九七

三、夢下油鍋 念佛彈回 一〇〇

四、才稱佛號 鬼去還陽 一〇一

五、魂遊地府 念佛獲救 一〇三

六、決心一定 黑影立消 一〇五

陸、念佛往生 一〇九

一、已經往生 回來度母 一一〇

- | | | |
|---------|------|-----|
| 二、病重無力 | 終捨雜行 | 一一〇 |
| 三、捨雜歸專 | 念佛尤勇 | 一一九 |
| 四、捨雜歸專 | 安坐往生 | 一二一 |
| 五、捨雜歸專 | 夢中往生 | 一二三 |
| 六、專行念佛 | 自在往生 | 一二四 |
| 七、專行念佛 | 光中往生 | 一二五 |
| 八、專行念佛 | 無須助念 | 一二六 |
| 九、敲著木魚 | 往生淨土 | 一二九 |
| 十、死緣不定 | 往生一定 | 一三二 |
| 十一、旁聽念佛 | 一年往生 | 一三六 |
| 十二、偶遇念佛 | 坐著往生 | 一三七 |
| 十三、老病念佛 | 二月往生 | 一四〇 |

十四、臨終遇法	十日往生	一四二
十五、臨終遇法	三日往生	一四四
十六、惡不能障	彌陀救度	一四八
十七、秘密念佛	悄然往生	一五五
十八、平庸凡夫	出多舍利	一五八
十九、一字不識	預知往生	一六二
二十、先受人賤	後受人敬	一六六
二十一、雖未吃素	願生即生	一六九
二十二、念佛往生	現金色身	一七一
二十三、六年偏癱	一朝往生	一七三
二十四、啞症默念	光明攝取	一七四
二十五、絕症老人	往生現瑞	一七五

二十六、久瘋老人	三日往生	一七七
二十七、三歲女嬰	往生經過	一七九
二十八、苦極求救	安詳往生	一八二
二十九、棄邪歸正	一月往生	一八五
三十、謗法闡提	迴心即往	一九〇
三十一、蛇聽念佛	亦得往生	一九二
三十二、空中佛樂	持續三天	一九三
三十三、悲傑居士	往生記實	一九四
三十四、我就不信	佛不來接	一九七
三十五、彌陀本願	希望之光	一九九
三十六、本願安心	判若兩人	二〇八
三十七、本願安心	絕症猶喜	二一一

三十八、本願念佛 瀟灑往生 二一六

柒、助念往生 一一一

- 一、助念得生 托夢孫兒 二二二
- 二、寶塔如林 香光攝取 二二五
- 三、金光接迎 我的祖父 二二八
- 四、兩度來迎 空現火蓮 二二九
- 五、七年吸毒 助念往生 二三一
- 六、疑佛救度 助念往生 二三二
- 七、暴病猝亡 助念往生 二三三
- 八、基督教徒 助念往生 二三四
- 九、陰境現前 助念往生 二三七

- 十、命終聞名 亦得往生——二三九
- 十一、把握中陰 救度母親——二四一
- 十二、迷途癡漢 助念往生——二四五
- 十三、先往人道 後轉淨土——二五二
- 十四、討債冤魂 一齊超生——二五三
- 十五、一次助念 無數往生——二五五
- 十六、助人往生 自業也消——二五七
- 十七、有求必應 小兔往生——二五九
- 十八、至誠念佛 松鼠現瑞——二六一
- 捌、其他感應**——二六三
- 一、念佛感應錄 度我親朋——二六四

- 二、念佛成佛 身放光明 二六八
- 三、金佛現身 破行人疑 二七一
- 四、稱佛名號 神鬼致敬 二七二
- 五、四種感應 導歸念佛 二七四
- 六、菩薩慈悲 逆度愚頑 二八二
- 七、夢遊淨土 名標蓮池 二八六
- 八、夢中顯現 蓮花宮殿 二九〇
- 九、夜空勝境 似接引圖 二九一
- 十、二次睹見 西方三聖 二九三
- 十一、空中念佛 美妙清澈 二九五
- 十二、夢中念佛 度小生靈 二九七
- 十三、六字洪名 還真管用 二九八

十四、拜佛念佛	求職如意	三〇〇
十五、念佛名號	業障自消	三〇一
十六、癡子罵佛	猶得解難	三〇二
十七、念佛聖號	蒼蠅遠離	三〇四
十八、乾旱念佛	七日得雨	三〇五
十九、群魚念佛	如千萬人	三〇六

壹、念佛癒病

《念佛感應錄》第二集 壹、念佛癒病

一、念佛七天 全身病癒

我看了《念佛感應錄》後，便七天專心念佛，患有十幾年的慢性胃炎、全身關節酸疼、膀胱炎等都痊癒，真是佛號不可思議，也可以說是萬能，現在我一有空就念佛。

南無阿彌陀佛！（二〇〇一年五月九日 廣東 鄺麗儀）

按：人生世間 不能無病 病苦加身 無人能替

縱使痊癒 長壽百年 不能免死 終入輪迴

欲得永免 生老病死 當急念佛 誓生淨土

二、夢中告言 唯有念佛

江西省鉛山之安泉，有余水生者，傭於人。

十四年（一九二五），患足疾，瘋痺床蓐間，越四年，藥莫能癒。家

中所有，典質淨盡。能得生者，家大伯（余鈞）豢養之也。已而大伯卒，夢告之曰：「汝之足瘋，乃宿生業障，欲望痊平，唯有念佛。」

醒語於我，說所夢如此。予信其言，乃具告以念佛之法。

持念三月，又夢一人以杖叩其足曰：「汝速去，毋得在此。」自後足能漸次移動，竟癒。

癒後念佛間斷月餘，足疾又將發，大懼，力持念如前。今足疾固癒，而持念更不敢稍懈矣。（《皆大歡喜》第三集 余心道記）

按：宿世重業障 醫藥失其方 念佛獲勝德 業消障自亡

隨口常稱佛 應聲消諸業 一生不退轉 極樂好安歇

三、夢僧告言 念佛可癒

憶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夏，壽觀廿五歲，苦病四月。於危篤之時，

見一僧來臨，告言：「你病毋礙，要念南無阿彌陀佛，即可痊癒。」予乃虔誠高聲稱念，約有二、三日，家人怪而問其故；予以夢告，並以慰祖父與吾母。至十月起床，皮蛻髮換，恍然再世人矣。（節錄自《印光大師永思集續編》文十六、朱壽觀）

四、重病痊癒 其目復明

江易園作校長，因極力教授生徒，致用心過度，得病甚重，中西醫俱無效。彼向不知佛，江味農來看，謂醫既無效，則不須再醫；當至心念佛，即可痊癒。易園信之，病遂痊癒，故所以極力勸人念佛耳。

有一親戚，年近七十，雙目失明；易園勸彼念佛，未至一年，其目復明。（印光大師文鈔）

五、病中念佛 聖眾來護

二〇〇〇年九月十三日晚，冠心病發作，去醫院急診，實行硝酸甘油輸液，一小時左右，便覺身不由己，昏昏沈沈，但心中還明白，不斷的念「南無阿彌陀佛」。

在念佛的同時，我看見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韋馱菩薩，其他的菩薩我不認識，好大一片。同時看見屋裏綠光、紅光、黃光來回照射。一會兒什麼也不知道，不省人事。

原來因輸硝酸甘油反應，血壓已下降到四十，後來經過搶救，很快就恢復過來，當晚就回家了。

過去我學《無量壽經》，聽說念佛時，阿彌陀佛派二十五位菩薩經常保佑我們，如有難能逢凶化吉，真是一點不假。（二〇〇〇一年三月六日 北京 青明惠 記實）

按：善導大師《往生禮讚》云：「又如《觀經》云：若稱禮念阿彌陀佛，願往生彼國者，彼佛即遣無數化佛，無數化觀音、勢至菩薩，護念行者，復與前二十五菩薩等，百重千重圍繞行者，不問行住坐臥，一切時處，若晝若夜，常不離行者。今既有斯勝益可憑，願諸行者，各須至心求往。」經云（取意）：「稱彼佛號，若一聲、若十聲、乃至百千聲，於念念中，在無數化無量壽佛，常護其人；又有二菩薩，一名觀世音，一名大勢至，是二菩薩，自為上首，俱諸大菩薩眾常來護。其人壽終之後，生彼無量壽清淨安樂國。」

六、手術念佛 神遊蓮池

當我還在婦產科實習的時候，有一次遇到一位婦人，因為胎死腹中，需要開刀。她面臨著胎兒死去的悲傷和要接受手術的恐怖，心情非常的不

好。我去看她的時候，就勸她念「阿彌陀佛」，告訴她說：「佛，大慈大悲，不忍一切衆生受苦，一定會保佑您的。」

她要麻醉以前，就一直阿彌陀佛念個不停。手術以後，她醒過來，我去看她的時候，她告訴我說：「念佛真正奇妙，真正好！」她一點都不痛苦。而且在手術中又夢到比電影上看到的仙女還要漂亮的菩薩，帶她去比電影上看到的仙境還要美麗的地方玩，看到好多很大很大的蓮花。後來，聽到一個聲音說：「時間到了，你可以回去了。」她就漸漸醒過來。（道證法師 講述）

七、彌陀慈指 手到病除

一九九八年冬天，查淑奕老師患重感冒發高燒，全身疼痛，不思飲食，吃藥不見效，心想：我已耄耋之年，可能要走了。於是就念南無阿彌陀佛！

一天午睡，夢中看到阿彌陀佛從空中來到她身旁，非常慈祥，用佛慈悲的手指在她兩眉中間點了三下後即離去。頓時她就清醒了，覺得渾身爽快，自言自語地說：「阿彌陀佛給我治病了」，一股感恩之情念南無阿彌陀佛，心情非常愉快。立即起床，全身感覺輕鬆，也有勁了，晚餐吃稀飯也有味了，一周後完全康復。南無阿彌陀佛！（二〇〇一年三月廿三日 甘肅蘭州 趙理秀）

八、仙丹一粒 總治百病

去年下半年女兒生小孩，我去幫忙照護，因勞累過度病倒。大約十月份，兒子帶我去醫院檢查，說是腎結石、腎積水、胃下垂、心臟病，還有一大堆，我不記得。

我花不起許多錢，就回家早晚上香念阿彌陀佛。過了約三個月，一天

晚上八、九點鐘，眼半睜半閉時，看見對面有二尊菩薩坐著，各帶一朵大紅花，其中一位一揮手朝我迎面扔來一粒仙丹，大約有中指頭大小，半黃半紅的。我就知道病會好，兒子要我再去看醫院檢查，我說不必了。就這樣一點藥沒吃，所有的病都好了，以前吃東西胃脹，現在好得很，沒哪兒不舒服。我今年六十八了，走路幾個媳婦都趕不上。

因為我親嘗了念佛的好處，今天特別來拜師入佛門。（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馬鞍山 陶向英口述 釋淨宗記）

九、病中鬼現 大佛來救

一九九一年，我高燒不退住院，當晚，病房只有我一個病人，小女兒陪護著我，燈一直亮著。

大約十點鐘時，我神志清楚，但心裏十分不安。就在同時，我看見床

頭右上方有個穿灰衣服的小鬼，見不到臉，我非常害怕，把眼睛閉起，但不管閉眼還是睜眼，總看到那個鬼一直在我的床頭站著，我緊張焦急不安。

就在這時，床頭左上方出現一位身材高大，身穿袈裟，十分莊嚴好看的和尚，頭戴著一頂有大「佛」字的帽子，跏趺坐在一把古色古香的大木椅子上。我仔細端詳著大佛，慈祥而莊嚴，不知爲什麼，我一點也不恐懼了。一個晚上睡不著，心裏一點也不害怕，大佛一直在那椅子上坐著。

第二天早上八點鐘我丈夫來了，我把發生的情況告訴他，說「大佛」到現在還在這裏坐著，他說他看不見。我一時無法使他相信，著急的說：「真的佛還在這裏，我不是講故事。」講著講著大佛不見了。

我當時沒入佛門，對「佛」是一片空白，如果不是帽子上有個大「佛」字，我還真不知道是怎樣一回事。當時如果不是阿彌陀佛來救我，我肯定小命嗚呼了。南無阿彌陀佛！

從那以後，我就學佛了，並勸我媽媽、妹妹加入佛門，成爲三寶弟子。這麼多年來，我自己念佛，也勸別人念佛，一切隨緣，方便自在，稱念南無阿彌陀佛。（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廿六日 安徽貴池 胡阿妙 記）

十、佛放光明 消除劇痛

貴陽市觀水路佛英、佛成夫婦，同一天皈依佛門，同修念佛。

二〇〇〇年春季的一天下午，佛英突然莫名地腹部劇烈疼痛，臉色一下子變得慘白；丈夫佛成準備送她去醫院，但她疼痛難忍，感覺已經來不及了，恐怕半路上就會死去，便對丈夫講：「我不行了。請點上香、燭，幫我念佛，我儘量跟你一起念。」夫妻同心，做好了就此念佛生西的準備。母親也在旁邊合聲念佛。大約有半小時功夫，佛英看到佛前一道耀眼的黃光，鮮亮無比；她驚喜地叫丈夫和母親看，丈夫和母親都看到了。亮

光大約停留了三、四秒鐘，他們因此都很興奮。亮光消失後不到一分鐘，佛英的腹部疼痛完全消失。她非常驚喜，不敢相信，竟從沙發上起來跳了幾跳，證實的確不痛了。（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佛成 佛英述 有果居士整理）

十一、膀胱結石 念佛消失

一位六十多歲的老人，患肝硬化十餘年，念佛三年後，再去檢查，肝功能已經正常，肝也軟了。一九九七年五月初三，他來信說膀胱結石，準備端午節後去開刀。我當即給他回信，叫他動手術時，及動手術前，要誠心念佛，現在就要不停地念，死了也能往生，要準備死。五月初六，他到醫院準備做手術，拍片復查時，醫生驚奇的發現結石不見了。他們怎麼會懂得：幾天前的照片，明明有黃豆大的一個結石，現在卻不見了的道理呢，

只有這位老人自己心裏明白。（二〇〇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悲福 記）

十二、信願念佛 無腎而活

劉素萍，女，六十歲，南京市大廠區人。一九九五年左腎壞死，一九九八年右腎萎縮至只剩一張皮，X光透視不能顯影，醫師令做換腎手術。彼無錢，遂回家念佛求往生。

初則渾身疼痛，不能下床，又死期當前，於能否往生亦甚擔心。蓮友告以「彌陀本願不虛，衆生稱念，必得往生」，喜極而泣，三日不眠。自此信願堅固，一向念佛；生死俱不憂，唯心懸極樂。時逾三年，益加轉健，現可到處行走，唯步態稍緩。我親手試按其小腿，肌肉彈性如常人，無任何浮腫。若見若聞，交口稱奇。（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八日 淨果法師記）

按：無腎而活雖稱奇 決定往生更可喜

若生若死俱不憂 全賴本願念佛力

十三、動脈破裂 神奇癒合

民國八十四年（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日晨，我駕車送太太到天母上班，返回臺北市區時，覺得身體不適，遂擬回家。途經建國高架橋時，人昏昏睡欲，只聽耳邊有人告訴我說：不要睡著，若睡著就沒有人可以救你。並要我把車慢慢開下高架橋……

當我再醒來時，車已停在和平東路三段一〇九號前。我即刻下車前往六樓周醫師診所，門剛打開，我即忍不住一口鮮血吐出，弄得他家滿地都是。護士要來打掃，看到地上那麼多的血，當場昏倒。周醫師看我病情嚴重，急送台大醫院救治，並通知我家人過來照護。

我到急診室時，已無低血壓，高血壓65MG。女兒速請總醫師急救，醫

師告訴她，緊急輸血就好，若腦部缺氧就不要救，因為救回是個植物人，故要我能清醒時才救。當我慢慢醒來時，窗外已黑暗，越清醒越痛苦，連最有效的止痛針也打了，依舊不止痛。心想大概時至該走了，求醫師無效，只有求大醫王「南無阿彌陀佛」。我五十幾年來，從無胃病，也沒有好好的念佛，但今天特別誠懇，足足念了超過八小時，直到不痛才睡著。第二天醫師來檢查，結果找不到傷口，最後照胃鏡才在胃內找到動脈破裂0.5CM（米粒大）傷口三處，但均已癒合。故念六字名號功德不可思議，願衆生好好念佛。（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三日 臺北 陳忠義記）

十四、阿彌陀佛 救我大姐

大姐楊淑琴，病苦特深。一九九七年患腦血栓偏癱失語，去年四月大姐夫又去世，後來她又患重病急救兩次。我多次勸她學佛，均無效，實在

無法，只好在阿彌陀佛前誠祈：「我大姐楊淑琴，重病纏身，生命就在呼吸之間，求您加持她早點覺悟，念佛接受您的救度。」後再勸其念佛，欣然樂從。白髮根部長出一寸左右的黑髮，原來頸部從耳到喉長一大腫物，吃飯也刮食道，只能吃軟東西，現腫物絕大部分消失，真不可思議！

現在我再跟她說念佛的事，她從內心裏笑，使我覺得特別甜。她說：我什麼都不管了，就念佛，就走阿彌陀佛爲我鋪好通往極樂世界的「南無阿彌陀佛名號」的道路。我聽了既高興、又放心。師父，您說是不是阿彌陀佛救了我大姐！（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十四日 北京 妙紅記）

十五、夢中念佛 腰疾得癒

我腰痛多年，多方治療均無效。二〇〇〇年秋一天夜裏，似夢非夢中，看見前邊有幾位居士在跑，後邊也有幾位居士，還有一輛馬車。我拼命往

前跑，追前面的居士，但怎麼也追不上，覺得很累，就想：「追不上不追了，我乾脆念佛。」就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地念起來。後邊馬車上過來一人，用拳對準我腰痛的地方頂了一下，我就清醒了。醒後腰也不痛了，從此再也沒痛過。（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北京 淨梅居士口述 妙虹居士記錄）

十六、信佛念佛 起死回生

趙國雄，男，今年五十一歲，江漢油田總機廠職工，一九九九年內退，二〇〇〇年在武漢打工一年，期間感到自己的腿發軟，肚發脹，懷疑自己有病就到醫院檢查，發現兩個腎都有問題。二〇〇一年以來，感到自己的身體越來越不行，就到廣華醫院洗血（洗腎）準備換腎，後與武漢聯繫有腎可換，就到武漢醫院住院治療，作換腎手術，手術的結果是壞腎未取出，

而插入了一個好腎，結帳下來花去十多萬元，之後受風寒感冒發燒七天，把整個肺（兩葉）都燒壞，又用去了近二十萬元，前後共花三十多萬元，結果沒醫治好，醫院幾次下病危通知書要他回去，這樣只好轉回到廣華油田第一醫院，看情形就是等死了。

我是趙國雄的鄰居（單元對門），平時關係很好，聽說趙已從武漢轉回油田醫院，就決定去看他，時間大概是今年農曆八月二十六日。這一天，我在家中佛堂祈禱佛菩薩讓趙國雄的病快好起來，如果他的壽命到了，就早點接到西方極樂世界去；接著我就佩帶了阿彌陀佛的聖像，同我老伴還有張孝芬等三人同去看他。一進病房，第一眼就看到顯目的三根管子，一根是插入病人喉嚨（開刀的口子）抽氣的管子，一根是輸氧的管子，一根是插在嘴上作吐痰用的管子，接著看病人臉青黃青黃的，人只有出氣沒有進氣，他吃力地睜了一下眼，搖了一下頭，也好像是表示自己不行了。一

會兒我們被值班醫生趕出來，我就站在病房外面對著病人給他在心裏默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大約一個小時看到他臉色有點發紅，比開始好看多了，我要老伴看他面色的變化，老伴也說好多了，我又繼續念了十來分鐘觀察依然較好，就告辭回家。回家之後，我就把剛才在心中幫助默念阿彌陀佛的事告訴老伴，對他講剛才病人臉色好轉的原因就是佛力加持，我就在家繼續幫病人念佛。過了兩天碰上趙的老婆李志秀，她一看見我就說：「冷師傅，請您幫他（趙國雄）多念念佛吧。」（因她知道我是念佛人），我就把我已幫助念佛的事告訴她（老伴也在一旁做證），並且答應繼續幫他念，同時也趁此機會送了她一個念佛機，勸她和趙國雄要信佛念佛，她很樂意地接受。從這天起，兩口子都開始念佛了，又隔一天，趙的女兒回家說她爸爸好多了，頭部所插的管子全都拿掉了，已能自己呼吸，還吃了一小碗麵條。我們聽了心裏很高興。據醫生講，趙從武漢

出院之後能再活七天就是一個大奇蹟，事實上不但活了七天，七天後病情還大有好轉，真是佛力不可思議呀！

九月六日我第二次去看趙，趙正靠床頭坐著，我進去說：「趙師傅，我來看你，好些了嗎？」這時正碰上吃午飯，我看著他不但吃了兩碗稀飯，還要了雞蛋、粉蒸肉、紅燒排骨、臭豆腐等菜吃了。吃完飯，趙就對我笑著說：「冷師傅，我這次從武漢回來就是要到潛江（指潛江火葬場）去的，潛江不收我，我又回來了。」我立即對他說：「趙師傅，這是阿彌陀佛救你呀！除了阿彌陀佛任何人也救不了你，你可要好好信念佛啊！」他連忙說：「好呀！好呀！」接著又談了一會兒，看趙的精神狀況越來越好，說話的聲音也越來越大了，我也隨喜，並鼓勵他們繼續信佛念佛。現在他還能在室內走動，病情一天比一天好轉，接近痊癒，趙國雄起死回生的奇事傳遍江漢油田，他們都感到驚奇，真是佛力不可思議，阿彌陀佛的悲願

更不可思議。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江漢油田 冷和清 講述 毛德秀整理）

十七、彌陀慈悲 起死回生

我叫蓋寶成，今年四十五歲，天津市人。一九八九年患甲狀腺癌，將左邊甲狀腺切除，一度很難開口講話，甚至講話不清楚。一九九五年左胸長大腫瘤，做了開胸大手術，術後整個人都變了形，面容憔悴，瘦的僅剩幾十斤重。一九九九年，診斷雙肺長滿了節節癌，並已擴散轉移，不能做手術。這個消息，如晴天霹靂，我感到整個天都要塌下來了。就在這時，父親又突然去世，這一切對我的打擊實在是太大了，我想到了死！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某一天，我瞞著妻子和未成年的女兒，穿的整整齊齊，爬上七樓頂，想了此殘生，被鄰居大爺發現拉下來，才沒有造成悲劇。

舅舅馬相義居士知道後，便給我講三世因果和阿彌陀佛的慈悲，勸我念佛，並說只有念佛既能癒病，又得往生。在舅舅家看到阿彌陀佛聖像寶手下垂，就像父親要領兒子的手，我非常激動，回家後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後來五姨和五姨父（馬桂玲居士和劉景河居士）開示我，又給了我許多佛書和磁帶，如《我們回家吧》、《三經一論大意》、《善導大師要義》等，我反覆地看、聽，懂得了往世造業，今世才承受這樣的病苦。我發願好好念佛，將來去極樂世界找我的父親阿彌陀佛。

二〇〇〇年九月十七日，我皈依佛門並受五戒，病再沒有難忍的疼痛。到醫院復查，醫生都覺奇怪，問我在哪看好的，我非常自豪地告訴他們：我念佛，念南無阿彌陀佛，是他老人家救了我。

回想起那隨時會導致死亡的日子，使我懂得：不經一番痛苦磨，哪知彌陀弘願深。以前我是靠杜冷丁（鎮痛劑）過日子，現在氣色紅潤，嗓音

宏亮，疼痛基本上好了。如今，念佛是我最大的享受，法喜充滿。南無阿彌陀佛……（二〇〇一年七月三十日 天津 蓋寶成記）

按：心中沒有佛法的慈悲，人生無異煎熬與懲罰；雖然外面陽光燦爛，內心也是一片黑暗，前途絕望。領納彌陀的慈愛，痛苦轉而為法喜，黑暗顯現為光明；雖無不死之肉體，卻有永恒之生命。

彌陀是：我的生命 我的道路 我的依靠 我的歸宿

十八、誠心念佛 絕症得救

我叫張泳，女，今年五十一歲，原在丹東市化工局供銷公司工作，現已退休，住丹東市振興區福民小區三號樓。

一九八八年農曆四月初八日，我在一個特殊因緣中歸依了三寶，兩個月後受五戒，並吃長素。

一九九〇年春，我去丹東市中醫院B超檢查，後又去丹東第一醫院CT檢查，均確診為晚期肝癌。在中醫院住院期間又發現嚴重胰腺癌，有胰腺腫裂之危險；身體不斷消瘦，不進飲食，而又吐血、便血；腹部C超檢查：肝內占位 $8 \times 9 \text{cm}$ ；胰腺占位 $3 \times 4 \text{cm}$ 。有發生肝昏迷。

這突如其來的嚴重病情，無疑對我本人和家人，是一個致命的沉重打擊，使我的親人不知所措，憂慮不安。我哥哥在鞍山得知後，多方聯繫，五月三日讓我住進鞍山鐵東醫院，病理檢查確診為晚期肝癌，並為我打栓塞針治療。

在生命垂危之際，我要求回丹東。五月十六日住進丹東中醫院內四科（腫瘤科），醫生多次下達死期令：「十月一日」「元旦」均未應命。歲末，我安然回家過春節。今年七月十九日出院。現在我的病情是：胰腺占位消失；肝內腫塊縮小占位 $7 \times 4 \text{cm}$ ；食欲增加，體力增強，腹部無不適症

狀。

大家一定很想知道我是用什麼方法治癒這個垂死的絕症？

當我清楚知道自己患了絕症之時，開始心中也有些波動；由於深信因果，使我心中一直很坦然，很沈靜地誠心念佛。自知是宿世業障現前所致，遂至佛前，至誠真心，發露懺悔罪障；並立志戒殺放生，廣作諸善。另一方面我萬緣放下，至誠懇切，一心念佛；如壽已盡，速求往生；如壽未盡，病自會癒，病癒之後，當加倍精進念佛，即生求生淨土；更要維護三寶，廣度有情，同成佛道。

當我得知身患絕症之初，獨自一人腳踏實地打了兩個佛七，在鞍山住院期間，也只是不斷念佛，並用答錄機唱念，同病房病人也隨著念佛；有同道居士探望的皆同稱念。自己行、住、坐、臥心不離佛。不管大聲念、小聲念、金剛念，或者心中默念，一句佛號念念不間斷。

患病及住院期間，有很多病人在我的影響下，開始吃齋念佛者達六、七十人，受三歸者十五人，受五戒者一人。病人家眷對佛法有所認識和不同程度的瞭解，特別是患黃膽性肝癌的姓曲男病人，和患脾癌的姓張女病人，都能虔誠念佛，而得解脫病苦。

在醫療史上，一個晚期肝癌患者，得以轉危為安，幸存至今者甚為稀有。「阿彌陀佛」萬病皆治的阿伽陀藥，我已嘗到了不可思議的良藥，特介紹給有緣人，希深信服用。（張泳口述 鄒仁德筆記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五日 摘自《念佛感應見聞記》（福建莆田廣化寺印））

十九、念佛病癒 入淨土門

諦一法師，陝西長安香積寺僧人，七十多歲，一九九九年春患食道癌，醫院發了病危通知單，回到寺裏，臥床難起，全身浮腫，呼吸困難，整日

呻吟不絕；又因血管硬化，連止痛針也打不進去，真是苦不堪言。

諦一師認爲自己是沒救了，便將單費全部交給常住，死後幫他放兩台焰口超度怨親債主，並拔濟他別入餓鬼道中。諦一師平時修禪，沈默寡言，終日打坐，對淨土宗並無信心；此時死在當前，也不知念佛求往生，只求速死。

常正師勸他念佛，他卻說：「唉！只怪平日功夫沒用好，無法作主，憑現在嘴裏喊幾句佛號？算了算了……」

經常正師苦口婆心地勸說，諦一師才開始有一句沒一句地念佛。常正師又搬到諦一師的房中，無日無夜地照顧他，餵飯餵水，洗身洗腳，端屎倒尿，無微不至；更重要地是常正師常常和他一起念佛，鼓勵他把自己完全交給阿彌陀佛。諦一師總是呻吟中夾著佛號：「唉喲！阿彌陀佛，我真是活受罪！咋死不掉？我要不是和尚，我就自殺了。阿彌陀佛，你快來！」

不要讓我再受罪了！唉喲！唉喲！阿彌陀佛，讓我死吧！」……

如是過了三個月，諦一師卻慢慢好起來，食道癌也好了，渾身的浮腫也消退了。從此，諦一師捨禪修，歸淨土，專稱佛名，並勸人專修念佛，發願往生；也常常可以聽到他的說教：「不參禪，不學教，一句彌陀真心要……」（二〇〇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淨弘法師記）

二十、書中佛像 飄出治病

潛江市老新區邊河村凡仁榮，現年三十五歲。十五歲時，他放學去挖鱔魚，爲一條彩鱔所驚，頓感周身不適，回家洗澡，自言全身上下都是螞蟻，洗了又洗。此後常患瘋顛，有時清醒，有時糊塗。二十五歲那年又發瘋出走，被車碰傷，雙腿骨折，至今鋼筋尚在腿中。病還是常發，能行走，但無力，不能勞動。二十年來，他母親到處求醫、求神，做表超度，皆不

見效，母子生活極度困難。

去夏又犯病，其姐凡蓮藝問我有何法，我說：「叫他念佛，如果識字，再看看佛書。」遂送一本康僧鎧譯《無量壽經》（本願山出版）。

凡仁榮拿到經書，一打開就見到一尊南無阿彌陀佛像，非常歡喜。他看完後，把書放在桌子上，口稱「南無阿彌陀佛」，念著念著就看到桌子上書中的阿彌陀佛飄出，對著他胸前撞過來，撞得他身體晃動了一下；這一晃立刻感到從頭到腳都空了，非常舒服，頭腦特別清醒，精神也好了；從那以後，人有勁了，挑擔子，扶犁耕田，樣樣能幹。

去年十二月一日碰到凡仁榮告訴我說，他曾有三次念佛時嗅到奇香，這種香氣是我們這個世界所沒有的，時間可持續二十到三十分鐘；並說他每次點香時，都看到西方三聖。凡仁榮還說，以前每次發病時，首先感覺眼睛往上吊，待吊到頭上時，頭就發麻，頭一發麻，人就失控。學佛以後，

也發生過一次，感覺眼睛往上吊，他馬上坐下來念佛，一念佛就好了。從那以後，就再沒有發生過。他說：「這下子可好了，什麼陰性衆生都不能上我身了。南無阿彌陀佛……。」（二〇〇〇一年二月十五日 淨耀居士記）

二十一、聞法瘋癒 頂現金光

淨勤女孩，三年前讀高中三年級時，因自己的隱私被同學公開，受了刺激，精神失常，時哭時笑，因此輟學。曾送精神病醫院治療一段時間，出院後一直不能停藥，一停藥就發病。這件事對家庭是個極大的不幸。

去年上半年，其母帶她參加我們一起學佛念佛，開始一聽課就要睡覺，後漸好。我送她一本《淨土三經一論大意》，她很認真的閱讀，自己打電話告訴我，她很喜歡這本書，內容太好了，她很高興。過後數日的一個早晨，她母親坐著洗衣服時，她從背後抱住母親說：「媽媽！我得了個大

寶，真正的大寶。我明白了，原來一切都是我自己的事，不怨別人，我好了，我清醒了，沒有事了。」至此，她真的一切都正常了，歡歡喜喜，其母臉上再也沒有往日的愁雲。

一次，我為她講南無阿彌陀佛的緣起和西方極樂世界的依正莊嚴，目的是讓她生歡喜心，放下我執。講著講著，她忽然叫著說：「您頭上有金光，您頭上有金光。」我問她光從那裏來？她指著我的頭頂說：「光從頭頂上冒出來的。」

我當然不會放光，這裏我體悟到：這是念佛眾生佛光攝取不捨的緣故。

（二〇〇一年二月十五日 淨耀居士 記）

按：《觀經》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 念佛眾生攝取不捨

祖師釋云：煩惱障眼雖不能見 大悲無倦常照我身

念佛人，或佛親為現身，或放光明來護，故得癒病、免難、往生等，本

集中多有例證。又因名號即是無量光，念佛之人，身必放光，惡鬼不敢犯，魔王不敢侵。此係名號功德力，而非凡夫修行力。

二十二、昔日瘋子 成妙好人

張樹蘭，女，六十九歲，北京市崇文區人。一九八五年，丈夫突然去世，遂瘋，常沿街乞食臥眠，不知回家。

蓮友帶以念佛，亦能隨聲唱念，然神情麻木，陰暗憂鬱，情緒煩燥；或時奔出佛堂破口大罵，或睡著尿撒佛堂。一九九二年秋亦曾服藥自殺。

一九九四年夏，某周日共修念佛時，張突見西方三聖背光上光芒耀目，像水波層層發散，驚呼：「看，佛發光了！看，佛發光了！」大眾紛紛仰望，一時佛聲鼎沸。張樹蘭從此病癒，當年臘月初八歸依佛教。

後至陝西，住我們道場，更聞彌陀本願，知念佛決定往生，人如脫胎

換骨：護持三寶事業，省吃儉用，以寺為家；歡喜念佛之聲，隨時可聞，並以身弘法，將自己得救經歷告訴有緣蓮友，啟發大家信心。常言：「只有南無阿彌陀佛，只能南無阿彌陀佛，必然南無阿彌陀佛，還是南無阿彌陀佛」……（二〇〇一年八月十日 淨弘法師 記述）

二十三、專稱佛名 眼疾自癒

潛江市印刷廠退休女工李鳳英，六十四歲，學佛多年，向為自力雜修。四點起床，先打坐，後誦經，再念咒，最後再拜好多佛菩薩畢，天已大亮。廖文友蓮友對她說：「你這樣自力雜修不能圓成佛道，又很累，白白浪費了好多時間，何不專靠彌陀本願，專念彌陀名號呢？本願念佛是最方便、最殊勝、最適合我們這些老太婆的修行方法。」並叫她來找我。

我向她簡單介紹了彌陀第十八念佛往生願，繼送一本《彌陀本願名

號》，令其細讀。我想看看反應如何，能否轉過彎來？

大約過了一個月，她又來了，很歡喜，問我還有書嗎？於是我又給她一本《本願念佛講話》。

過了一段時間，她又來了，說：「這書好得很，看得好開心，你還有書嗎？」於是我又給她一本《淨土三經一論大意》。

她看了以後又來了，說：「這些書都好得很，我各要五本，介紹給以前同我一起自力修行的蓮友。」

前幾天，她來到我家，很高興地告訴我這樣一件事：農曆正月初一，她突感右眼疼痛流淚、不能睜。想到大過年的，不好去看醫生，就在家裏用眼藥水點，不行；又用治白內障的白內停，還是不行。幾天折騰過去了，還是那樣子疼痛、流淚、不能睜眼。

這時她突然想到阿彌陀佛大慈大悲，我何不請阿彌陀佛幫忙呢？於是

她打開《淨土三經一論大意》，書內有一尊佛像，她就將佛像帶書一起蓋在眼睛上，口裏說：「阿彌陀佛呀！我真是沒有辦法了，只有請您老人家幫幫忙了。」隨後就念「南無阿彌陀佛」，念著念著就睡著了。第二天早晨醒來，眼睛就一點都不疼了，也不流淚了，一切正常了。

她感慨地說：我第一次感到佛力的靈驗，好歡喜喲！原來本願念佛就是把事情交給阿彌陀佛，自己不用管了，自己的事，就是念佛！咳！真是南無阿彌陀佛……（二〇〇一年三月廿六日 淨耀居士 記）

二十四、重病轉健 耳聾變聰

黑龍江綏化市姜英傑蓮友，今年七十四歲。近一個月以來，病魔纏身，臥床不起，連翻身也需要老伴幫助。許多蓮友都很關心他，有的想為他祈福消業；有的要念《地藏經》、大悲咒等等；有的主張專念佛號。因意見

不一，大家只好雜七雜八地爲他誦經、念佛，但一直不見好轉。蓮友們想：他大概難以康復了。

七月二十六日，其妻劉淑萍和我們一齊學習、討論《念佛金言錄》，聽了之後，劉居士非常歡喜，心裏亮堂堂的，很多疑惑沒有了，決定不再雜修，只專念佛號。

劉居士回家後，一邊照顧丈夫，一邊述說學習的收穫。雖然說的不太明瞭，但那掩藏不住的喜悅感染著她的丈夫，言語行爲之間傳遞著彌陀的慈愛。姜居士聽了之後，內心深受啓發，多日的病愁一下消失了很多。劉居士見丈夫心情好轉，就告訴他：我明天用自行車推你一齊去學習。

第二天一早，姜居士感覺病情好很多，竟然自己穿衣起床。準備妥當後，他又告訴老伴說：「我自己先走了。」便獨自騎著自行車參加學習去了。

大家一見姜居士，大為驚訝，問他病是怎麼好的？一個人是怎麼來的？姜居士簡單說了一下，大家聽了為他慶賀不已，不停的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隨後，大家便又一起學習、討論《念佛金言錄》。

姜居士年邁耳聾，平時與他談話，非常吃力。我不知道，所以沒有特別大聲的讀誦，只顧自己浸潤於法語之中。學習完後，蓮友問他：「聽清楚沒有？」他爽快地說：「一句不漏，全聽到了。」大家又是一驚，莫不齊聲稱奇，讚歎名號功德不可思議。

兩天後，我抄完一本《念佛金言錄》與蓮友送去，見姜居士已完全康復，能活動自如料理一切了！（二〇〇〇年七月廿九日 淨信居士記實）

二十五、金光金佛 給我排病

湖北潛江市園林鎮唐源柏蓮友，女，七十歲。曾練過氣功，後聽聞彌陀本願，成爲熱心之念佛人。

二〇〇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她在公園晨練邊念佛，因左肩老是疼痛，心中就想：阿彌陀佛，請您老人家幫我排掉肩部的病氣吧！遂閉眼而立，稍頃，眼前忽見一片金光，初以爲日出，睜眼一看，天只微亮。復又閉眼，見一高大金人立於其前，因相距甚近，舉目唯見其肩，不能視其頭面；未假思惟即睜眼欲看，一切遂失；而肩痛亦癒。始悟彌陀來排病氣。（二〇〇一年四月三十日 唐源柏述 韓福俊記）

二十六、一念信願 頑疾遠離

一九八七年，榮縣中學一位教師來找我用氣功給她治病，並說得了多年乙肝，很頑固，一般醫生也沒有辦法治好，只能用藥物抑制不使發展。我講自己也沒有辦法給她治，但是可以介紹一種方法：如果能相信真誠念南無阿彌陀佛，對恢復身體健康有很大希望。她馬上問我爲什麼。我就根據學佛的理論，人爲什麼會得病，從六道輪迴、因果關係、學佛的目標、爲什麼要念佛，講給她聽。對方聽得特別認真，表示願意念佛，而且很相信。約聽了半個多小時，她忽然問：「盧老師，怎麼我的右邊腰痛好了！」

我即回答：「你的乙肝已經好了。」

她又問：「你不是說沒有辦法給我治嘛，我前三天才在榮縣保健站找熟人檢查，是小三陽。」

我說：「不是我給你治的，你相信念佛，觀音菩薩加持你，十分鐘前

我就看見你肝區的病氣向門口跑去了。你可以到保健站找那個熟人再查一查。」

她當時半信半疑，第二天果然又找那位熟人檢查，結論為全部陽轉陰，身體完全恢復健康。醫生感到奇怪，問她吃了什麼高級藥，她想到自己是人民教師又是黨員不好講信佛教，就說是練氣功，什麼藥也沒吃。她非常高興當天就來給我講了實情，我又鼓勵她認真念佛不要退轉。後來她全家都相信念佛了。事過多年，至今我沒有聽說她的乙肝復發。（二〇〇一年

三月二十一日 榮縣 盧仁旭）

二十七、一念迴心 剎那病癒

我是一個愚昧凡夫，從小體弱多病，特別是近幾年更是疾病纏身。就在我極度痛苦，想用農藥來結束生命的時候，阿彌陀佛的慈光緊緊攝受住了我，不僅打消了我死的念頭，而且在我覺醒的剎那間病體痊癒。喜悅和歡樂使我夜不能寐，我要將這感應道交的事蹟告訴每位蓮友，共同分享南無阿彌陀佛光明的快樂。

我今年四十二歲，家住湖北省潛江市澤口辦事處彭魯村。自小就是病災伴我長大，特別是近四年，本來就瘦弱的身體又雪上加霜，添了婦科病（紅崩），每月一次大出血，十幾天躺在床上不能動彈；不知花費了多少錢，求了多少醫生，就是不見好轉，家裏被弄得一貧如洗。

正在危難之時，我有幸聞到了佛法；但由於我愚昧執著，只是求病好，所以病一來就拼命念佛，病一好又萬事大吉，只顧忙自己的農活。最不應

該的是爲了改善家裏的生活，在春節期間殺了一頭豬，還因鄰家的六隻鴨子吃了我家的菜苗，將其毒死。所以病一直不見好轉，並且越來越嚴重，無奈我就跑去找介紹我佛法的老師，請她幫我解迷。老師開示我說生病是業力所致，只要深信本願專念六字名號就可以消業病癒。但我愚昧無知，不解其意，妄想紛飛，怎麼也想不通，最後想到了死。因爲長期下去，家裏實在拿不出錢來給我醫治，再說也治不好。我誤認爲念南無阿彌陀佛也不見效，不如死掉算了，但又放心不下年邁的父親和未成年的孩子。

就在我已經絕望的關鍵時刻，今年四月初一半夜睡夢中，覺得兩手好像抱著一尊佛，耳邊聽到清晰的木魚聲；我立即就驚醒了，想到敲木魚就是要懺悔，是慈悲的阿彌陀佛在點化我，要我懺悔，信心念佛。我臉未洗，衣未整，跑到佛堂就跪下嚎啕大哭，哭訴我罪業深重，才落得今生的多災多病，特別是已聞佛法還繼續殺生害命，我確實太壞了，我不配作阿彌陀

佛的弟子。我這麼壞，阿彌陀佛都還要救我，南無阿彌陀佛是多麼慈悲呀！今後，我一定要繼續懺悔業障，一向專稱南無阿彌陀佛名號，一心歸命阿彌陀佛。就在我哭訴的時候，突然覺得病奇蹟般地痊癒了（像一剪子剪斷）。我由一個寸步難行，臥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第二天就能下地勞動了。

這件事使我深刻地體會到阿彌陀佛的慈悲平等救度，萬機不漏。爲了我們這些罪惡深重的凡夫脫離苦海，阿彌陀佛無時無刻不在護佑著我們，我犯下了那麼多不可饒恕的罪業，阿彌陀佛都不嫌棄，還慈悲救度。阿彌陀佛主動救度我們，只不過要我們信受而已。只要真正信受彌陀救度，就不會放縱爲惡，就能真正進入「佛入我心，我入佛心，我與彌陀一體同」的境界，現生得安穩，臨終生極樂。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二〇〇〇年十月 初學弟子 魯戊英口述 李耀香整理）

貳、念佛免難

《念佛感應錄》第二集 貳、念佛免難

一、彌陀冥護 巧免空難

大凡一個人如果親身體驗過念佛的靈驗，對於阿彌陀佛不可思議的大悲本願，也就比較容易相信。

今年五月，在四川溫江明星寺，和幾個遊客交談，其中一位聽得特別專心，聽說：「無論怎樣的罪人，只要迴心念佛，都可以往生淨土。」便問「可有經證？」我便拿出《觀經》下下品「五逆重罪，十聲稱名，往生極樂」的一段經文給他看。他看完後，非常感動，亦渴望有此書，我便給他一套慧淨法師所編淨土叢書。他如獲至寶，非常歡喜，特別留寺住了幾日，與我日夜交談，說到他一生的修學經歷，和念佛的種種感應。

他說自己一生念佛感應很多，對彌陀自然很是信仰，但還不知阿彌陀佛竟然有這樣大的慈悲，任何人念佛都可以往生淨土。以前雖有念佛，也曾事事如願，對彌陀也從未懷疑過，但內心仍很茫然；現在知道念佛不但

可以得現世利益，還可以往生淨土，內心一下有了著落，一顆懸著的心，終於踏實了。他一直有弘法的心願，但又不知從何做起，現在恍然明白該怎麼去做了。

這位居士叫張琦強，五十來歲，成都人，在國外做生意。上小學時，在回家路上見到一尊石雕佛像，旁邊有「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也許是佛的慈顏感動了他，也許是自己累世的善根發現，他便開始念佛；不過將「南無」念成「難吳」，而不是「那謨」。有一天他想：「要是阿彌陀佛滿我的願，讓我吃個月餅，那多好啊！」第二天，放學回家，媽媽果然給了他月餅。要知道在六十年代的中國農村，吃月餅對小孩來說，簡直是不敢想像的奢望。

從此他有事無事天天念佛，凡是想要書、筆等，不敢跟父母說，就向阿彌陀佛祈求，無不滿願。所以自他小小的心靈，他就知道阿彌陀佛很靈

驗。年輕時曾想出家，未成。但他一直沒停過念佛，即使現在在國外做生意，也一樣天天念佛。

有一次，經香港回大陸，自己莫明其妙看錯了時間，計程車司機又開錯了方向，趕到機場時，飛機已起飛。他很遺憾地去辦理轉機手續時，工作人員對他說：他原來要搭乘的班機，起飛十來分鐘就出事了，全部人員遇難，幸虧他沒趕上！巧的是，在機場還有一團虔誠的念佛老太婆，原本準備來大陸朝山，也不知什麼原因錯過這趟班機而免難。（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智隨法師述 釋淨宗記）

二、一聲彌陀 飛越車禍

同事小孟，一次與幾個人聊天，談起信佛的話題。她說她的四姨有一個朋友，從不信佛，四姨雖多次勸導但無濟於事。可是前幾天，這個人從

外地出差回來，卻嚷著說要信佛了。四姨就問她：「妳怎麼要信佛了呢？」

「嘿！這事奇了，撿了一條命，以前妳跟我說，我還不信，這下……」

於是，她便如實道來：

我們這次出差是自己駕車，回京時山路盤旋，不大好走。當時我們幾個人坐在車裏，迷迷糊糊的有些暈。車子猛一轉彎，把我驚醒，這一醒不得了，忽然發現迎面開來一輛大車，速度還不慢。由於司機山路駕車經驗不足，當時有些不知所措；眼見兩車越來越近，躲是躲不開了，與此同時，我莫名其妙地念了一句「阿彌陀佛」！

就在這一瞬間，好像有一隻無形的大手，把我們的車憑空托起；也就在同時，對面的車，呼的一聲便開了過去。

真玄啊！可當時大夥好像沒有什麼害怕的感覺，也許是事情發生得太突然了；現在想起來還真有些害怕，卻又覺得萬幸。至於那一聲「阿彌陀

佛」，事後才明白是我自己念出來的，當時我似乎停止了思想，在無意識中念的。

講到此，我的同事便說：「這回也不用我四姨勸她信佛了，她自己請了佛像；逢人就講『佛真能保平安，我得念佛了。』」

經歷這件事，同事小孟，包括那天一塊談天的人，對佛教、對阿彌陀佛有了些實在的認識，雖談不上深的信仰，但從幾個人談起佛的眼神上看，卻是不一樣了。（二〇〇〇年十二月 北京 高寶剛記於中國圖片社）

三、眼看墜崖 突然停住

一九九五年七月，我與同事譔國勇搭汽車從他老家四川九龍去西昌。川藏高原地區，道路極爲險峻。一上車，譔國勇即念觀世音菩薩，我則專念阿彌陀佛。

當時車上有五、六十人，路過一處銳角三、四十度的急彎，正在拐角突出部位，與一輛貨車突遇。奇怪的是，如此急彎本非會車之所，而雙方車均未鳴笛，大概注定要出事吧。

當時我們乘坐的客車靠懸崖一側，對方貨車靠山體一側。兩車突遇，對面貨車猛打方向，撞到山體；我們的客車猛轉方向，直衝崖下……

眼看慘案就要發生，而客車似被撐起一般突然停住，懸在空中。只要車上的人稍微一動，客車便在空中搖晃不定，車頭一點一點，就要墜入崖下的樣子。司機嚇得臉色慘白，一車乘客驚呼怪叫。我和譔國勇原來小聲念佛，這時大聲加勁念佛。我大喊：「不要亂動，趕快念佛！求阿彌陀佛保佑。聽我指揮，坐在後面的人使勁往後仰，坐在前面的人不要動，用腳、手把車上物品往後移。」在此生死關頭，乘客們十分聽話，都隨我們念佛。那輛貨車司機已經受傷，四下無人能幫助我們，全車的人莫不驚恐萬分，

而又絲毫不敢動彈，時刻擔心車會墜入深崖，其情況完全像一群束手待斃的死囚犯。我邊念佛，邊求阿彌陀佛趕快派人來搭救我們。正在默求時，剛好來了一輛軍車，車上恰好帶有二根鋼繩，從後面把我們的客車套起穩住；但是人卻無法從車門下來，因為車門已全體突出露在半空，只好將後窗玻璃打碎爬出來。

下車一看，更讓人汗毛驚豎。崖深一百五、六十米，下面即是濤濤的江水，車體竟大半部分衝出路面懸在崖空中。原來客車前面的保險桿把路墩撞斷，所餘路墩高度恰好把客車底盤托起，四輪離地，懸空獨轉，所以停住。如果再低一點，整車必然直衝崖底；再高一點，必然整個翻車；好險啊！

用吊車將客車吊回，客車居然還能照常行駛，而全車五、六十人，無一人受傷。一直坐在我們旁邊的兩位乘客說：「要不是他們二位念佛，佛

祖保佑，今天全車完了。」所有的人聽到都一致附和。（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劉妙音居士述 釋淨宗記）

四、車被壓扁 人立車外

劉長平，貴陽市某機關司機，男，四十五歲。每次回父母家，老人都要嘮叨不停，勸他念佛，說：「只要念佛，就受佛光保護，一人念佛，全車平安。」但他隨聽隨過，並不念佛。

一九九九年冬季的一天，劉長平出車前心裏有一種不祥之兆，好像要出什麼事。平時父母的嘮叨今日起了作用，他坐穩後，定了定神，依母所教，對準方向盤非常認真地在心裏默念了幾聲佛號，又想著汽車輪胎胎認真念了幾聲，並在心中祝願：「我本人無所謂，希望阿彌陀佛保佑一車人平安！」

雲貴高原地帶，從貴陽到安順，過了平壩，彎道崎嶇，崖坎陡峭，路面狹窄，天降大霧，劉長平心中更加念佛。迎面突然開來一輛黃河牌翻斗大卡車，他心裏一陣惶恐，但還在念佛。他開的小車對直鑽入大卡車下，車蓋全部壓扁。他只覺得當時人全矇了，好像也踩了剎車，也聽到了兩車碰撞聲；但連他自己也不知怎麼回事，全車連他四人竟安然無恙，立在車外，一點未傷。現在想來仍是不可思議。（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劉妙音居士述 釋淨宗記）

五、一聲佛號 化險為夷

二〇〇一年一月中旬，由遼寧省喀左縣大城子鎮發往鞍山市西站的客運班車，經過朝陽縣六家子鎮上嶺時，已經是夜間十二點多鐘了。北風呼呼，車燈閃爍。由於前天下過一場小雪，山路中白天化過的一部分，此時

已結成了一層冰，緊緊附著地面，路滑車輪光，人車都吃力。司機全神貫注前方，雙手緊握方向盤，格外謹慎小心。車主劉得仁是位四十上下的中年人，遠近馳名的孝子。正當他擔心地望著前方的同時，車突然熄火。正上坡時熄火的車，不進則退。劉得仁急了，不顧多想，拉開車門便跳下車來，旅客們開始騷動，手腳靈活的也紛紛跟隨下車。下車的旅客一致隨劉得仁在路旁尋找石頭，然而倒退中慣性愈來愈大的車輪，幾塊大小不一的石頭豈能擋得住，不是被碾過，就是被擠到旁邊。一側是山體，另一側是深溝，即使白天，司機也難以把握，何況是黑燈瞎火中。此時，劉得仁並未忘記車上尚有旅客，於是高呼：「車上的人都下來！」據劉得仁描述，當時非常驚嚇，又不忍看著車禍即將發生，於是頹坐在路旁，突然想到念「南無阿彌陀佛」。

說也奇怪，正當劉得仁閉眼念佛才四五聲，突然聽到乘客們歡呼起來，

睜眼一看，原來倒退中的客車卻自動停住了。劉得仁一躍而起，持念佛號的功德竟是如此不可思議呀！激動地淌出了熱淚。

事後，他去拜訪一位小有神通的農村婦女，那位婦女告訴他：「那個地方是塊凶地，過去常出事。幸虧有人念佛，將觀世音菩薩感動來，只一拂塵，兇氣四散，車便停了下來。」（二〇〇一年三月六日 遼寧省喀左縣大城子鎮 和錦棠 記錄）

六、佛化紅土 免墜深河

一九九七年六月份，我和表兄一行三人出車跑長途到雲南拖洋芋。因念佛已成習慣，所以開車時我也時斷時續默念南無阿彌陀佛。車到雲南境內，水富到大關之間，大雨把右側山上的黃泥沖了下來，堆了一些在公路上。我未注意，一眨眼，車輪已經粘上了稀泥，慢慢向較低左側橫滑。我

立即向右側緩打方向，想把車輛從橫滑糾正過來，可是汽車同樣橫移。幾十米深以下就是河，眼看就要掉下去，我情急之中處理不當，向右側猛打方向，由於前車輪向右側橫起產生強大阻力，車尾就向公路左側猛摔出去，在一瞬間整個車輛已甩出了公路。

就在這一秒鐘之間，我想到：自己身體滅亡，但堅信神識往生西方極樂；可是無意間就殺害另外兩條人命，臨終還犯殺戒，心很不情願；還想到車輛才用一年，報廢後保險公司只賠百分之七十。我到現在也想不清楚，在一秒之間一驚而過就想了三樁事。在第二秒時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奇蹟，汽車雖然摔出路面，但停在一塊大紅苕土內，還有兩米遠後輪才下坎。這輛車牌爲川CA1041的142型解放車完好無損。

到昭通裝好洋芋後原路返回，爲了吸取經驗，到了出事地點詳細察看地形。這一下出現了更大的奇蹟：除了山上沖下的泥土外，就只有一條公

路，側邊根本沒有什麼紅苕土。他們兩人說好神！我說並不奇怪，佛門弟子隨時受佛菩薩和龍天保護，可免去十八般橫死。我們沿途回來半山之間一直都沒有紅苕土。回榮縣後把此事告訴同修，受到大家的讚歎。（二〇〇一年三月十九日 榮縣三寶弟子 盧仁旭記）

七、剎車失效 佛光來護

一九九九年夏天，一輛楊州雙層臥鋪大客車從成都出發開往榮縣。車在快速行駛中並沒有什麼異常現象，爬上二峨山後緊接著是很長的連續下坡，由於走的是老公路，路況較差，路面許多小坑。突然乘客們發覺車身抖得很厲害，車輪急速掉進路面小坑內立即蹦出來，又向前面的坑衝去；車速越來越快，駕駛員滿頭大汗反覆急踩制動，在確認剎車失效後發出了恐怖的驚叫，帶著哭腔大喊：「糟啦，沒剎車了！」在車速太快的情況下

司機無法把變速桿減入低檔位，公路邊又沒有山岩可擦，只好緊握方向衝下去，很快就是死神降臨，車上的人們臉色慘白，嚇的說不出一句話來。

這時車上有兩位佛弟子夏玉秀和吳淑蓉，她倆急速念著佛號，特別是小吳心中非常冷靜，她堅信慈父阿彌陀佛一定不會袖手旁觀，所以佛號念的特別誠懇，非常有力。幾十秒後，小吳雖然閉著眼，坐的位置也是車中間，但是她卻看見汽車保險桿前橫向有一排圓型的佛光，長度超過車身，佛光五顏六色十分莊嚴。小吳看見佛光後，激動的流出了眼淚，更加認真的念南無阿彌陀佛不斷。司機在絕望中忽然發覺汽車制動恢復，高興地告訴大家剎車又有了！

客車一路平安開回滎縣汽車站維修保養地溝上面，馬上叫保修工來檢查。保修工鑽到汽車下面，發現後橋處剎車管早已脫落；他百思不得其解，問司機：「你這輛車早就沒有制動，是怎樣從成都開回來的？」駕駛員無

法說清楚，只有小吳她倆才明白。後來我們在佛學討論中知道這次奇蹟，對我們榮縣的同修很大的鼓勵，更加堅定了大家的道心。（二〇〇一年三月十九日 榮縣三寶弟子 盧仁旭 記）

八、墜崖念佛 被樹托住

一九九七年八月的一天，我隨團遊覽西嶽華山。該山以險峻聞名天下，到處戀崖峭壁。第二日下山時，風雨交加，我渾身濕透，導致關節炎復發，雙腿越來越無力。在經過一段險路時，突然跌倒，向一道陡坡滑下……

我想道：坡下是萬丈深淵，掉下去一定會粉身碎骨。立刻高叫道：「阿彌陀佛！」

我被崖上的一棵樹托住了！同行的人想了許多辦法，才把我救上來。我明白：是阿彌陀佛救了我！如今，我已正式皈依佛教，成爲一名居

士。我希望天下衆生都要懂得這樣一個真理：阿彌陀佛是我們的慈父，救助衆生是無條件的，千萬不要辜負他的苦心。南無阿彌陀佛！（二〇〇一年三月 陝西省銅川市王家河基建技工學校 秦鳳崗）

九、念佛佛護 預化凶難

承榴珍，女，七十一歲，就住在我們院的平房。因身體多病，只求病好，一時念佛，一時練氣功，對佛法信心時有時無。一九九六年他兒子從五臺山請回觀音菩薩像後，她就一直念阿彌陀佛了。

二〇〇〇年陽歷十月底的一天晚上，她在看電視，覺得有人在背後推她，回頭看沒人；又看電視時，又有人推她。如此反覆好幾次，她索性不看電視，到別屋睡覺去了。

第二天早晨，發現對著她看電視那屋後邊的一株大樹，倒壓在電視屋

上，但那間土平房一點沒壞，昨天夜裏也沒聽到一點動靜。因樹太大太重，直徑有一尺多，一時無法移動，過了半個多月，才找人把樹搬開。（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北京 淨梅居士口述 妙虹居士記錄）

十、不慎落水 念佛獲救

佛友馬風雲之子，韓陽，時年十二歲。二〇〇〇年初春一日放學回家，過水坑邊，不慎滑入坑中，水沒其頂，下不著底，伸手摸不著東西，一時情急，心想這次要死了。想家中母親念佛經常講，對「淨土」也略知一二，故思一心念佛往生淨土算了，當下心中一念「阿彌陀佛」，說也奇怪，隨即感覺下邊像有人托起，上邊像有人把自己往外拽；一用勁，已經出了坑邊爬上岸來。跑回家中，母親趕緊與其換過衣服，當時也未向母親說起究竟。第二天醒來與母親說：「我做了個夢，夢見有人與我說：『你這個孩

子走路三心二意，掉進坑中，此事無大因果，因你念阿彌陀佛，我們都得利益，故救你出坑。』」（河南省通許縣郵電局 馬風雲口述 馬銘筆錄 聯繫電話○三七八—四九七六一二〇）

十一、一心念佛 大難不死

我叫陳兆啓，三十一歲，家住遼寧省莊河市興達街道，在莊河市蔬菜批發市場賣菜。一九九八年古曆二月十九日皈依佛門，信佛、學佛、念佛。沒皈依前有貪心，常在秤上耍聰明作小文章；學佛以後，有錯必改，將不是正道得來的錢或退給老顧客，或佈施貧困戶，或供奉寺院。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乘坐煙臺——大連港的「大舜」號客貨混裝船，下午一時三十分啓錨起航。三小時後，海上起大風，船體搖擺很重，事態非常危急，服務員都幫助乘客穿上救生衣。我想自己是佛門弟子，應

念佛求佛保佑；便大喊：「大家不要慌，念觀世音菩薩，佛菩薩能保佑我們平安無事」，同時我也邊穿救生衣邊念「南無阿彌陀佛」。穿好救生衣的乘客都被送到上面甲板上。風浪繼續加大，船體開始起火，後甲板大火衝天，兩邊甲板濃煙滾滾，噙得人喘不過氣來；寒風刺骨，船身左右大幅度搖擺，乘客都被摔倒，我也被摔倒，但頭清醒，始終堅持念佛。

晚上七點來了救援船，船上人告訴我們從上甲板轉移到下甲板，以便上救援船。可惜風大浪高，救援船作了最大的努力也沒能靠上「大舜」號。難友們只能眼睜睜地在甲板上各抓一物，不能得救。此時風更大、浪更高，船身在風浪中猛烈的搖擺，船上的人都無法站住，有的從東晃到西，有的從西晃到東，這時甲板上、船艙裏，人與人相撞，人與物相撞，很多人都被碰得頭破血流。

由於長時間的折騰，難友們都筋疲力盡，夜十時許，開始回艙休息。

我昏昏沈沈的睡了一會兒，到十一點醒來繼續念佛，發現船身從右向左大幅度的傾斜，有人說：船上進水了！我感到不好，回頭喊大家往外跑。我跑到甲板上，發現船身已開始下沉。這時我很平靜，平時從沒有那種冷靜，我是學佛人，佛菩薩一定能保佑我平安，我要找機會跳水。這時我聽到一種像打氣一樣吱吱響聲，後來看清是船上的自動救生筏，大約長三米，寬一點八米，我立即跳上去。在我後面有一難友掉到水裏，離我四米多遠，我決心救他，小救生筏裏有一盤小繩，我把繩扔給他，把他拉到船上。這時的「大舜」號已垂直下沉，右邊甲板的難友也相繼掉到水裏。我一直念佛，相繼救上來四個人。

大船垂直下沉的衝浪把小筏沖出幾十米遠。這時筏上已坐了六位難友，實在有些承受不了，我想佛菩薩一定會來救我們的。惡浪一個跟著一個，這時，在浪中又飄來一個小筏子，我看準機會將小筏拉住跳上去，發

現船上已有一位難友，隨後又跳上一位難友。我們三個人乘筏在水中飄蕩，大約有半小時，我只是念佛。突然一個惡浪將小筏打破，我被惡浪打到幾米深的水裏；可我因為念佛，儘管在水裏，但頭腦清醒，憋了一口氣，浮出水面。我不會游泳，只好一心念佛，隨浪滾動，右手捏著鼻子，左手使勁往上扒水，真是太累了！全身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這時只有一個念頭：我一心念佛，就是在大難中死去，西方三聖也會來接我的；而且大聲呼喊我的母親、七歲的女兒、三歲的外甥女，好好學佛，好好念佛。

正在我危難之際，突然發現前面有一片黑影，像大船？原來是島！我一高興，用力掙扎了幾步，發現腳已踩著沙子了；原來已到岸邊，我努力地往上爬，終於上岸，走了兩步又摔倒了；我使勁站起來，一句佛號，一鼓氣跑出五、六十米，看到前面有亮光，我終於得救了！是佛菩薩救出了我！

住進醫院，才知道我是第一個幸運得救者，又知道船的位置離岸邊有十五里之多；更使我驚喜的是，身帶一部《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書，胸前一枚佛像章在水中泡了兩個小時竟安然無損，真是佛法不可思議。

與我同在一起住院的有六位難友，其中一位是「十一、二四」海難中唯一幸存的女難友董穎，齊齊哈爾人；還有一位是山東蓬萊民和牧業責任公司的工作人員，兩位都是佛弟子，平日虔誠念佛。

我能大難中死裏逃生，是佛菩薩救了我，是我誠心學佛念佛的結果，我以我的真實事例，普告廣大衆生，願天下衆生，都能虔誠的學佛、念佛，離苦得樂。（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莊河市衆居士執筆整理）

註：稿內未寫全船人數和幸存者人數。據聞，該船自船長至旅客共二百餘人，幸存人數爲二十二。

十二、佛前跪求 賊不入搶

昨一女弟子來，為一姓汪女弟子帶些食物，言：「汪氏前兩個月，一日初黑，忽來二十幾強盜，各持手槍來搶。其屋樓上下住七家，彼在樓中間；因將電燈息卻，其夫妻跪佛前求，而佛前之燈，若有一人吹滅。強盜打門不開，遂不打；餘六家通搶了，唯彼未失一物。」

可知念佛之人，平常尚能逢凶化吉；況臨命終時，往生西方之利益，比比大得不可說其形相倍數乎！當勸彼常念佛為幸。（印光大師文鈔）

參、親人免難

一、佛聖保佑 女兒還魂

父親母親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吃齋念佛，戒殺放生，樂善好施，尤其深信因果報應。他們常說：「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因此在他們的生活裏，無論發生任何不如意的事，都是逆來順受，從不怨天尤人。

說到「夢」，倒使我想起「夢」在我們家中，也曾發生過令人難以置信的聖蹟。在我七歲那一年，我做過一個非常奇妙而又真實的夢。至今雖已相隔三十餘年，但是每次想起，仍如身臨其境。現願將它記述下來，以供大家研究參考。

民國十八年春天，故鄉流行瘟疫，十分猖獗；全城男女老幼，大半身染重病，筆者亦未倖免。染病在床，發高燒不出汗，遍請各地名醫，打針吃藥，皆不見效。父母終日守在床邊愁眉不展，但是他們有個信心，那就

是他們的女兒有佛菩薩保佑，絕不會死。

一日，忽覺得自己的病完全好了，只是感覺體重減輕了不少，走路時兩腳不能自主，好像借著風力往前飄似的。就這樣飄呀飄的，越飄越遠，最後飄到一處完全陌生的地方。舉目四望，原來是一處火車站，只見有無數的旅客，在剪票口排成一條很長很長的長龍，一會兒，木柵開了，人們開始往前擠動。奇怪的是，剪票人員並不剪票，只是一個一個的點查人數往外放行。我也莫名其妙地排在衆人後面，好像長龍的一節尾巴尖兒，隨著龍身慢慢地前進。

進了月臺，我無意間發現，人群中有我家的親戚、朋友、鄰居，還有父親的學生。我想招呼他們，可是他們都是兩眼直勾勾地望著鐵軌，好像根本不知道在他們中間有我存在。

一輛不知從何處開來的列車進站了，裏面已載了不少的乘客，月臺上

人們，爭先恐後地往上擠。等我擠上去時已無立錐之地，只好雙手扯著別人的衣服，緊靠車門站著，車開動時很有摔下去的可能。就在我提心吊膽的當兒，忽見一位身體驕健的男子，躍上了火車；一眼看到我，立即面露驚喜的笑容說：「啊！果然在這兒。」好像他預先料到我會到這兒來。他說著，就往車廂裏鑽：我的視線也隨著他的動作而轉移。只見他非常仔細地巡視著車廂的四周，這時我才發現在車窗上邊，一張挨一張地貼著無數小紙條，紙條上面寫著人們的名字。那個中年男子，伸手撕去中間的一張，走向我的面前說：「我已經把你的名字撕掉了。」「謝謝。」我低聲地說，因為我並不認識他。「不必謝我，回去謝你的父親吧！」他接著說：「現在你可以回去了。」這時，車已經開了，而且走的很快。他說著，把我提了起來夾在腋下，由走得飛快的火車上一躍而下。

我驚得「啊」的大叫一聲。耳邊聽到母親溫和而又慈愛的聲音說：「孩

子，別怕！媽在這兒。」我睜開眼睛，才知道自己仍然躺在床上，全身衣服都被汗濕透了；身上覺得輕鬆了很多，肚子也知道餓了，母親一面輕輕的替我擦汗一面高興的說：「好了！謝天謝地，可出汗了。」父親也輕摸著我的頭額說：「多謝佛菩薩，保佑我的孩子醒過來了。」原來，我已整整的昏迷了一晝夜。「不！爸爸，應該謝謝您。」「謝謝我？」父親被我那句無頭無尾的話，給搞糊塗了。「嗯！是他說的嘛！」「是他說的？他是誰？」母親也成了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於是我把夢中的經過，詳細地說出來，父親趕緊出去，一家家的看望我在夢中所見到的那些親友。結果，父親愁容滿面的回來說，他們有的仍在昏迷中，有的已經死了。我呢，不但病好得很快，而且比以前更加健壯。（選自《菩提樹月刊》〈真實的夢〉舜儀）

二、母親念佛 兒免車難

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八十高齡的易通梅老居士的兒子陳漢江去黔西拉水泥。

晚上八點多鐘蓮友胡金萍到她家一塊念佛，一直念到十點多鐘，兒子還沒回來，易通梅很著急，胡金萍說：「別急！阿彌陀佛會護佑漢江的。」她們繼續念佛。

貴陽至黔西途經鴨池河，很是險峻，公路沿三十度以上的山坡一圈圈盤旋而下，最下一層就是湍急的鴨池河，其中有一小段最危險！據說這段路出車禍不下於四十幾次，每次不是車滾下河裏覆沒，就是滾到下幾層的公路上，車上的人不死即傷。

張老闆坐在駕駛員陳漢江的旁邊，汽車嚴重超載，四噸的車拉著八噸水泥從山上往下開。子夜十一點多鐘，恰巧開到這危險路段時，陳漢江腳

踏剎車——天啦！剎車沒氣了！超載的車從坡路上猶如野馬一樣狂奔直下，張老闆準備跳車，陳漢江喊：「不能跳，跳就是死！」這時，陳漢江緊握方向盤，借著車前燈光，企圖找一塊稍微平一點的地方，減緩車速，以便停下來。渺茫中，看到下面有一塊菜地，陳漢江對著菜地直沖下去，汽車四輪朝天地翻倒在菜地上，陳漢江和張老闆都嚇昏厥了。不久，山上又有三、四部車經過這裏，車上的人趕快下來把陳漢江二人拖出來看死了沒有。

這時，不知從什麼地方來了一位老翁，長長的白鬍子飄到胸前，手裏拄著拐杖，把陳漢江從前胸摸到後背，然後兩手比著說：「你媽媽在家燒高香呀！」陳、張二人被撞壞的油箱中的汽油澆濕透，但人卻絲毫無傷。老翁把二人帶到山下的村子中借了一輛車開回貴陽，並說他自己是村中的人。

天快亮時，易通梅和胡金萍還在虔誠地念著「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突然門開了，易老居士看著渾身濕透且汽油味很濃的兒子陳漢江好端端的歸來，不竟老淚橫溢，一顆懸掛的心終於落下來了，忍不住高聲念著「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幾天後，陳漢江去老翁所在的村子還車，並特意去感謝老人時，村中人皆說並無此人。

而陳漢江的車除了水箱、油箱破裂之外，其餘地方全部完好。（二〇〇一年三月 貴陽龍泉寺蓮友易通梅、胡金萍、陳漢江口述 王妙宜記錄）

三、母親念佛 兒免血光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個老太婆來我家佛堂拜佛，她告訴我：一天媳婦與兒子吵架，媳婦跑進廚房，拿出菜刀，舉手就向兒子砍去，大家都驚呆

了！可是，剛舉起來砍時，刀就從刀柄處斷了！掉下來，誰也沒傷。啊！真是阿彌陀佛保佑啊！她在佛前拜個不停，誠心至極！

另一位同來的老太婆也告訴我：她兒子的一車大理石板，因車打側，車上六個人連同石板一起跌下來，人一個也沒受傷，石板一塊也沒破。念佛、拜佛真是好啊！

這兩個念佛的老太婆現還康泰，住家距我處有十五公里左右。（二〇〇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悲福居士 記實）

四、自己念佛 家人免毒

我皈依三年，初學時也念觀音菩薩聖號與普門品、大悲咒，後來就一句阿彌陀佛，直到今日。從我親身經歷中，切身體驗到：「心中有佛，每日念佛，佛就在你身邊，給你加持與感應。」

那是在一九九九年八月份，我做完早課後就在佛前求說：「大慈大悲的佛菩薩，請保佑我的老伴張宗文與兒子張舒硯（他們都在吉林做事），身體健康，事業有成，平安無事。」就這樣一面拜，一面求。當天下午六點半鐘老伴從吉林打來電話告訴我說：「我們全體人員中午吃飯都食物中毒，又拉又吐，全都送到醫院緊急搶救。唯獨我吃的飯菜最多（都是食堂一樣的飯菜），反而什麼事也沒有，兒子也沒有事。」聽了以後我就跟老伴說：那是佛菩薩的加持和保佑。

我讀《念佛感應錄》和聽淨宗法師錄音帶時，偶有一股香氣拂面而來，真是不可思議。佛的無量光給了我信心、力量。現在全家學佛，老伴也積極印經、佈施，兒子也皈依了，連孫子也念阿彌陀佛、拜佛。我們將把弘揚佛法做爲今生唯一的信念。（二〇〇一年八月八日 大連 本榮記）

肆、念佛鬼退

《念佛感應錄》第二集 肆、念佛鬼退

一、孝婦念佛 度宿世冤

李村有農家婦，每早晚出盥，輒見一位女子隨其左右；問同行者，同行皆曰不見，心中大恐。後乃漸隨至家，然恒在院中，或在牆隅，不入寢室。婦逼視，即卻走；婦返，仍前。知爲冤對，因遙問之。

女子曰：「汝前生與我，皆貴家妾；汝妒我寵，以奸盜誣我，致我幽死。今來取償，豈知汝今生事姑孝，恒爲善神所護，我不能近，故日日相隨。揆度事勢，萬萬無可相報之理。汝倘念誦佛號萬聲，既得解冤，亦可度我。」

問：「此安得能度？」曰：「忠臣孝子，誠感神明；若誦佛號，聲聞三界。汝是孝婦，知必應也。」

婦如所說，發念持誦。每誦一聲，則見女子一拜，至滿萬聲，女子不見矣！此事故老時說之。（節錄自清朝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二、厲鬼消蹤 菩薩環繞

二姐，開封市人，中年喪夫，身體多病，異常悲痛，終日以淚洗面，時萌輕生之意，因兒子尚不能自立，故其意不決。一夜睡夢，黑暗中忽見厲鬼無數，環伺其側，面目猙獰，齊來索命，遂大呼母親，母親在側毫無反應，忽思小弟要我念「阿彌陀佛」，情急之下，大聲急念「阿彌陀佛」，方念幾聲，只見群鬼蹤跡皆無，滿室一片光明祥和，心中平靜輕安。衆菩薩環繞其前，皆著黃衣，腰中繫絲帶，相貌莊嚴，後皆魚貫而出，其中一白衣菩薩走在最後，臨走時轉過身來，用手指我二姐說：「念阿彌陀佛！」後與我說之，我說穿白衣者是「觀世音菩薩」。（河南省通許縣城關醫院馬銘 電話○三七八—四九七三三八二）

按：或有以為：夢境虛妄，不足為據。夢中見鬼，既非真鬼；念佛佛救，也非真救。此不知夢境虛妄，是從醒人來說的，彼夢中之人，無不以為歷歷皆

真；即使知為虛妄，而親受苦逼，莫不切望來救。使盡百般伎倆，皆悉罔效，隨口稱名，即暗去明來，鬼消聖臨，如果不是彌陀來救，何能如此。而多年惡夢，一稱之後，更不再犯；久苦沈痾，夢中得癒，醒來無恙。怎可說為虛妄。

以上還只是從凡夫角度來說，若從佛菩薩道眼來觀，凡夫眾生無不落在生死大夢中，夢固是夢，醒亦是夢。而佛度眾生，非關夢醒，唯待因緣。因緣若俱，無論日間清醒、夜夢昏沈，無病神清、有障識昧，乃至精神瘋癲，亦不論生前、死後，人道、三途，皆悉無礙解脫。因緣無量，唯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即是佛所親為選施之無上因緣，但能心信口稱，莫不等歸極樂。本集所收各例可為事證。

三、一句佛號 水鬼立退

一日佛友馬風雲在家中放答錄機聽淨空老法師講《金剛經》，一收水費青年人問：「你聽的是什麼？」馬居士說：「《金剛經》」！他說：「能否給我請一本，我與《金剛經》有緣。」並由此說起兒時的一件事：

八、九歲時我在水坑邊玩耍，正值中午，空無一人，忽從水坑中出來一淹死鬼，抓著我就往水中拽，正著急時，空中有聲說：「快念阿彌陀佛！」我就隨口念一句阿彌陀佛，水鬼忙鬆手，鑽入水中，當時一停念，水鬼又出來使勁抓著我往水裏拽，情急之中，大聲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其水鬼如箭般鑽入水中，再也不見蹤影。此時空中有聲說：「請一本《金剛經》。」因其事奇特，故印像深刻，講起如歷歷在目。

馬居士當即予其一本《金剛經》，並廣讚念佛功德利益，勸其念「阿彌陀佛」。(二〇〇一年四月十八日 河南省通許縣城關衛生院 馬銘)

四、多年惡夢 一稱根除

我從小體弱，上小學時因算術應用題特別難懂，搞得頭昏腦脹。從此頭總是又昏、又痛、又悶，連做夢頭都是昏的，一天到晚從不間斷。再以後便是惡夢伴隨，夢景一般都是被鬼追，或被鬼抓，出不來氣，悶得發慌，像吊頸一樣難受；有時明知是在做夢，是假的，但是痛苦卻是真的，飽受折磨，想從夢中醒來何等困難。最令人難解的是：有時在惡夢中已經睜開了眼，可以看見家人走動，自己拼命呼救但聲音比悄悄話還小，別人根本聽不見，渴望從夢中醒來就是辦不到。中醫說我濕熱重，西醫說是神經衰弱，醫生就是治不好，我隨時都想死掉，免受疾病折磨。後來聽說練氣功能強身，我就學了很多門氣功，也不理想，同樣解決不了惡夢。學佛後才知道是業力所爲。

二十六歲時別人送來一本《覺海慈航》，我發現講得很好，就認真念

南無阿彌陀佛。到第三天晚上，夢中又見惡鬼來追，我在驚恐中突然念佛，一句佛號還有兩字沒念完就從夢中醒來。從此十多年來想做惡夢都做不起。如此頑固的神經衰弱乾淨徹底不治而癒，我高興得一有機會就勸人念佛。（二〇〇一年三月十九日 滎縣 盧仁旭 記）

五、夢中念佛 惡鬼四散

有一次，一位蓮友出遠門，她知道我喜歡清淨，就讓我到她家單獨住。一天晚上，夢見一群鬼（夢裏我是這麼認爲的），全身黑色，頭用黑色套子套住，尖頂，每個都一樣。他們有的抓住我的手，有的抓住我的腳，擡起就走。

當時我並不害怕，心想：「我只要念佛，你們就要跑。」這個念頭剛起，他們就一起把我往地上一摔，然後對我拳打腳踢。我先「唉喲！」地

叫了一聲，然後趕快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念了幾聲後，他們就跑了，我也驚醒過來，全身仍感疼痛，特別是腰背部感覺最明顯，因為被他們打得最厲害。我睜開眼睛看看四周，並沒有什麼異樣，就一句一句地念起佛來，心裏並不恐懼害怕，也許是因為有阿彌陀佛撐腰吧。（二〇〇一年四月三日 愚癡人 通如居士 記實）

六、重罪輕報 念佛延年

我的弟弟李建華三十五歲，平時供奉觀世音菩薩和三聖像，每天敬香。二〇〇〇年的一天，夢見一位過世的親戚，在拉很多人蓋印章，有的蓋在身上，有的蓋在臉上，同時也拉住我弟弟，在他右手背上也蓋了一個印，說三天後要到一個地方去報到。

三天過後，那位親戚帶了許多人來抓人，大家都跑，我弟弟也一邊跑

一邊躲，一邊想把手上的印擦掉，可怎麼也擦不掉。正在這緊要關頭突然想起應該念佛，於是就念南無阿彌陀佛，當念到第二聲時，這些人都開始消退，第三聲時完全消失了。醒來夢境很清楚，從此更堅定念佛的信心。

事後不久，因鑰匙未帶，翻圍牆大鐵門進家時摔下來，右肩關節脫臼。一個體重一七〇多斤的大胖子，從三米左右高的鐵門上摔下來，連皮都未擦破一點，這真是重罪輕報。（二〇〇一年三月 貴陽 李妙鍾供稿）

七、宿債纏身 念佛解冤

今年二月十九號，彩珍上街買菜回來說：「我們村上陶秀英整天整夜喊有人往她嘴裏塞蛤蟆，又說她身上有廿五隻蛤蟆，背上還背著一個淹死的女孩。她二個女兒說她在發神經病。」但我知道這是她前生的冤親債主找她報怨來了。《無量壽經》說：「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求死不得，求

生不得，罪惡所招，示衆見之。」

我主動到她家裏去念《地藏經》。當晚，我迷迷糊糊剛睡著，看到一群蛤蟆向北去了。第二天早上，在睡夢中我又看見：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將陶秀英的床弄得亂七八糟，渾身濕淋淋的，有一個人用鐵絲牽著她的脖子往東走，她兩眼淚汪汪的不願離去；我就走上去用左手牽著她的右手往東走了。我一連在她家念了三天《地藏經》，叫她自己念阿彌陀佛，她一邊念一邊說：「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快來救救我陶秀英。」神志很清楚，她女兒卻說她是老年癡呆病，正是愚癡至極。

念了三天《地藏經》，我又送給她一台念佛機，交代她自己一定要念阿彌陀佛。一個月以後，她女兒送來五十斤糯米，說她母親的病已好了，作為酬謝一定要我收下。我怎麼能要她的東西呢？我告訴她，你們只要好好念佛就是對我的酬謝。她看我堅決不要，也就只好拿走了。我衷心希望

她能走上學佛這條路。（二〇〇一年三月 張家港市 錢玉英居士）

八、彌陀名號 勝往生咒

一位蓮友，女兒因病離開了這個世界。女兒的音容笑貌伴著老倆口度過了三十幾個春秋，這一下，就這麼說走就走了，這種悲痛、傷心，誰也無法替代。由於思念女兒心切，常在夢中見到女兒。

有一次，夢到有一條街，街燈昏暗，灰濛濛的，遠處走來一群女孩子，她的女兒也在其中。當時在夢中也知道女兒已死，不由得心生恐懼，想為她念往生咒，因為剛學佛不久，只會背誦簡短的往生咒。念著念著，不見她們散開，反而徑直地朝她走來，這時她不由脫口念出「南無阿彌陀佛」！頓時她們一哄而散，迅速地貼在牆壁上，有的趴在窗戶上，有的走進門裏。這時她的恐懼感也消失了。醒來方知是一場夢，從此這位蓮友永遠只念這

句「南無阿彌陀佛」。(二〇〇〇年十月六日 淨生居士記實)

九、諸多有緣 恩怨了斷

有一次交換學佛感受時，提到燒紙錢一類的事情，有位師兄說：「今後碰到此類事情，可念：

諸多有緣，恩怨了斷，念佛成佛，互古金言。

你無機遇，今聽我念，聞名往生，永不退轉。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即可依名號，靠佛力度脫一切有緣」。

事隔不久，一位居士告訴我這麼一件事，說：「妹妹的婆婆去世後，家人將老宅賣掉，另搬新居，但婆婆的亡靈常附在我妹妹的身上，說：『你們搬走了，害得我無處安身，只能在女兒家新建的廚房裏住，你們快搬回

原處。』其語氣、腔調、表情酷似生前。我妹夫不相信，就特意到他大姐（婆婆的女兒）家查看，確實在不久以前新建了廚房。」

我就把以上師兄所說的告訴這位居士，他表示馬上打電話告訴妹妹，我說在你家念誦就可以。此居士回家後連續稱念，至第四天，他的妹婿打電話來說附身的現象都沒了。真是「諸多有緣，恩怨了斷」啊！南無阿彌陀佛。（二〇〇一年二月十日 淨生居士記實）

十、稱佛名號 妖光絕蹤

一九九九年上半年，農場第四生產隊的凡蓮藝對我說：其丈夫謝水香每晚睡時，輒見一道白光從窗戶飄落其身，彼即動彈不得，呼吸都很困難。彼夫婦束手無策，每晚都在恐怖中度過。問我有沒有辦法？我根據《淨宗講義》中所講的念佛人身上有佛光的故事，和鬼神見佛光是一敬、二怕、

三退讓的道理，給她四張印有南無阿彌陀佛名號的卡片，叫她分別放在床的四個角上，然後自己不斷地念佛。她照我說的做了，真的，那道白光就再也沒有來過。她非常歡喜，從那以後她就和蓮友何義珍等一起念佛，我每次去農場她都要到座聽講。（二〇〇一年二月十五日 淨耀居士 記）

十一、念佛降伏 邪教鬼神

臺灣台東某國中一位教師告訴山僧：他就讀高中時，被拉入參加一貫道。從那時起，就一直按照一貫道所教的方法打坐，而每當集體「靜坐」時，總是渾渾沌沌的，但是也有一種很舒服的感覺。

他慢慢覺悟到這不是正常的現象，所以就沒有再去參加。可是每當深夜醒來，只要不經意一念「南無無太佛彌勒」，再加上「南無收圓三佛」時，也會產生同樣的感覺。他覺得長此下去，這種「靜坐」對身心實在毫

無益處，但是不坐的話，又老是受到三邪鬼擾祟，因此要求山僧幫助他。

山僧建議他專心稱念『阿彌陀佛』聖號。

他卻問：「阿彌陀佛的力量，敵得過『收圓三佛』嗎？」

山僧說：「阿彌陀佛以四十八大弘願成就了極樂國土，誓願度化無量無邊的苦惱衆生，乃是福慧圓滿，徹底覺悟的衆生慈父；而『收圓三佛』卻是明末韓山童等，多年來被邪人所利用而凝聚的邪靈，念佛試試何妨？」

第二個星期日他來了，一見面就說：「法師——不，」他改口說：「我應該稱您師父，您真是我的再造恩師啊！」

「情況怎樣？」我問。

「起先三天他們還來，我不理會，繼續一心稱念『南無阿彌陀佛』，第四天他們就不再來了。而我現在也沒有以前那些糊裡糊塗、亂七八糟的現象。佛法真是了不起！」

「佛法原本就是破迷顯正的，只有不明究理的人才會被邪人導入迷途，只要你心正、行正，邪人、邪法是迷惑不了你的。」（《覺世旬刊》〈隨緣散拾〉去執行者）

按：善導大師《觀念法門》云：「一心專念阿彌陀佛願往生者，此人常得六方恒河沙等佛，共來護念，故名《護念經》。」

《護念經》意者：亦不令諸惡鬼神得便，亦無橫病、橫死、橫有惡難，一切災障，自然消散；除不至心。」

伍、念佛與冥

《念佛感應錄》第二集 伍、念佛與冥

一、句句佛號 轉變牛胎

劉妙果，盲人，住貴陽陝西路翠屏巷。一九九六年三、四月間，去浴池洗澡，突感心慌難受，叫女兒唐會琴扶去休息室。其女見母親全身痙攣，肉皮緊縮，手腳變成爪形，很快便休克。而劉妙果本人自覺神識清醒，女兒的哭叫聲也能聽見；只覺得肉皮越來越緊，越來越厚重，猶如牛皮一樣粗硬，且全身長毛，手腳也變成牛蹄狀。心裏很害怕，擔心變成牛，情急之中忽然想起阿彌陀佛！於是就趕快稱念「阿彌陀佛」，念一聲身毛便縮短一些，念一聲又縮短一些，一邊念身毛一邊退，手腳也由蹄形恢復正常。這時感到輕鬆，便長嘆了一口氣，蘇醒過來，女兒也大大鬆了一口氣，並聽到其母醒來的第一聲便是「阿彌陀佛」。從此以後，劉妙果一心一意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不敢再有別念。（二〇〇〇一年三月十九日 貴陽小河龍泉寺蓮友劉妙果口述 劉妙音記錄）

按：《無量壽經》云：「若在三途，極苦之處，見此光明，皆得休息，無復苦惱，壽終之後，皆蒙解脫。」

二、一句佛號 滅地獄火

「一句阿彌陀佛具有不可思議功德，不論知不知、信不信，只要稱念，當下蒙受佛光攝護，災障消除；若當下命終，決定往生極樂世界。因為彌陀名號即是彌陀光明之本體，又是彌陀本身之存在；現世安穩利樂，命終超生淨土，是名號功能的自然運作。」當劉妙音老師在貴陽龍泉寺依經文祖釋這樣說明時，有些蓮友一時還難以接受，以為：對佛法既無深入理解，也沒有一心不亂的功夫，也沒有所謂信心決定的體驗，就這樣念佛也能消災免難，往生淨土嗎？然而余竹居士卻深信不疑，而說出她的一段親身經歷，許多蓮友聽後對這一句名號不可思議功德都信受不疑。

貴陽地區有念佛將佛號存起來死後用的風俗，余竹居士因此知道有阿彌陀佛，但她自己當時並不念佛。

一九九三年夏季的一天，與丈夫吵架，一怒之下，拿起一根鐵棒把丈夫當頭打倒，鮮血遍流。她想：人既然打死了，自己也活不成了，便拿出平時備好的安眠藥共一百二十粒，聽說伴酒喝下效果更好，便以酒和水服下。

她發現自己一個人來到一片大沙漠，整個天昏地暗，旁有樹林，也是昏昏暗暗的。有二個高大的男人，好像公差，中間押著一個女人走過來，原來是她死去的母親，穿的衣服、髮式等等和她死時一模一樣，只是面無表情。知道這是她母親，但彼此很陌生，並沒有母女之間的親情感。她母親好像見如未見一樣，從她身邊經過，未講一句話。兩個高男人兇狠地說：「跟我們走！」她即隨後。前面有一條約一米寬的水溝，水黑而臭，他們

三人輕輕一躍便過去了。余竹不敢跳，也不想過去，想到還有二個小孩在家，便折過頭往回走。

她一人在沙漠中漫無目的地走啊走，這時四周突然起火，燃燒的火焰形成一座漂亮的四合院式的屋子，有一個人要把她往火房裏推，她感到非常恐怖。記不清是聽到有人念了一聲佛，還是自己念的，還是有人提醒她念的，反正是恐怖驚慌當中念了一聲「阿彌陀佛」。當一聲「阿彌陀佛」一出，立即著火的房子等，一切恐怖境界，當下消失，遂醒過來，發現自己竟躺在醫院病床上。醫生對她洗胃、灌腸、做人工呼吸等，已經三個多小時了，在她感覺當中只是在沙漠中走了一會兒。

原來丈夫的血流到樓梯，被鄰居發現，撞開門把她二人送往醫院。這一切她都渾然不知，完全在另外一個時空當中。

後來學佛，印證「獨生獨死，獨去獨來」、「三界火宅」等經文，她

比一般人體會更加深刻。

以有如此親身經歷，余竹居士信佛後修學淨土，尤爲虔誠，專稱佛名，雷撼不動。

余居士當時並未學佛念佛，對佛法毫無理解，談不上信心，也毫無修行；因瞋恨心，造兇殺業，魂遊地府，身陷烈火，隨口稱佛，以壽未盡，衆火消滅，從冥轉陽；若壽終盡，則必如《觀經》所言：「轉地獄火，爲金蓮花，一剎那頃，往生極樂。」念佛往生，斯有何疑！（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劉妙音居士述 釋淨宗記）

三、夢下油鍋 念佛彈回

白映錄，甘肅省武都縣錦屏鄉人，生於一九四一年，今年六十一歲。他曾在寺院幹過活，但當時並不信佛、念佛。以下是他本人親口對我講他

信佛的緣起：

二年前，白映錄做了個夢，見自己和大約八、九個鬼排隊站在油鍋邊，按次序被扔進油鍋。其進油鍋並不需要小鬼來叉，而是喊到某人的名字，某人即自動彈起，到空中直落油鍋，其慘叫聲使他驚怕的放聲大哭。輪到他時，感覺自己被自動投向油鍋。在彈起的一剎那，他連哭帶喊：「阿彌陀佛！」當接近油鍋邊緣時，卻莫明地又被彈回原地，乍然驚醒過來，汗已濕透床單，恐怖還在，依然痛哭不止。自此後，他天天念佛，未敢間斷，直至現在。（二〇〇〇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白映錄講述 禪寂法師記錄）

四、才稱佛號 鬼去還陽

我叫王廷林，男，今年（二〇〇〇一年）三十二歲，家住吉林省通化縣快大茂鎮新茂北街二十一號。

二〇〇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晚大約半夜時分，我被惡鬼提入陰間，放在一個很大的桌子上，上面躺著許多人；屋內沒有陽光，一片陰暗，有許多人，我一個也不認識。當時我渾身不能動，也說不出話來，好像有無數條繩子捆著我，非常的難受。只聽一人對我說：「你得罪了上官成林，是他把你提來的，你回不到陽間了，你的壽命到了。」當時我很著急，尋思這回可完了，我得擺脫他們的控制，回到陽間。我拼命地掙扎，但無濟於事，忽然想到念佛，費了很大的力氣，才在心裏默默地念著佛號，也就念了四、五聲，頓時屋內充滿陽光，那些鬼神立即蹤影不見了，我渾身覺得輕鬆許多，終於又回到人間。通過這件事，我深深地感受到佛的偉大。

五、魂遊地府 念佛獲救

愚婦姓胡，名曰菊輝，乃袁光保居士之兒媳。因過去無明故，又在婆轉了二十六春，早年算命，告愚婦命不過三十；帶著憂心嫁到袁家，經常魂不守舍，夜有惡夢，並有惡鬼追趕。此時本願念佛法門傳入我家，愚婦在姑母、公公勸導下開始念佛。

二〇〇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午夜，愚婦和往常一樣，魂遊地府，到了地府後，冤家債主齊來索命，獄卒鎖鏈將我鎖住，無法脫身。心想這下完了，如果不想辦法脫身，再沒機會了。在半路上心生一計，對那些鬼卒說：「我肚子餓了，你們快去弄點吃的來。」果然兩個鬼卒依計放下我去尋找食物。機不可失，我連忙解開鎖鏈轉身就逃，但是不擇其路，到了一座山下，山周圍都是刀狀，旁邊一片森林，定睛一觀，原來沒有枝葉，光禿禿的，一片劍林。準備向左邊逃，又看到銅蛇鐵狗張開血盆大口漸漸向我逼近。前

是刀山，側是劍林，銅蛇鐵狗緊追不捨，後有冤家債主，地獄鬼卒，上天無路，下地無門。在此千鈞一髮、無處逃身的情况下，突然記起姑母說過的念佛退冤鬼，便開口試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一個「佛」字剛落音，果真天空一聲巨響，地動山搖，並一道紫金色的光芒直射地府，隨著光明兩朵大白蓮花徐徐降下。其中兩位尊者站在蓮花上，前面那尊者一手垂下，一手端著蓮花，雙耳平肩。另一位尊者身穿白衣，似男、似女，一手持淨瓶，一手持拂塵，似楊枝。見此情景，愚婦非常喜悅，真是佛力不可思議，竟一句佛號感動了佛菩薩相救。緊接著那位端蓮花之尊者便開口道：「孩子，不要怕，跟我來，那些冤鬼傷不到你。」另一位白衣尊者對那些冤鬼們說：「她是我的兄弟，你們以後再不要干擾她，何況傷害。」就這樣在佛力加持保護下脫離了地獄之苦，又回到了人間，醒來時餘香未散。（二〇〇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胡菊輝口述 懷帥法師記錄）

六、決心一定 黑影立消

罪婦名曰柳霞林，迷迷糊糊度過了五十六個春秋。早年患有心臟病、高血壓。幾十年過去了，無有好轉。早幾年大姑袁珍秀居士一場大病差點歸了陰，在白衣大士現身調治下又回到了人間，後導引皈依了三寶。她自己獲得了利益，回到娘家多次勸導我們全家學佛。首先學聖道修行，後來本願念佛法門傳入我地，又跟隨她學習本願念佛法門，不到幾天時間病魔不知不覺地從愚婦身邊溜走了；可是無明惑又在愚婦心中燃起，開始對佛法厭煩了，不但自己不念佛，反而干涉丈夫念佛，從此不敬婆婆，誹謗正法，犯下了不可饒恕的大罪。《經》言犯此罪者，命終後必墮阿鼻大地獄，受苦無窮，沒有出離之緣。

二〇〇〇年二月初一日，無常親自登門拜訪，邀請愚婦到地府去作客。這天下著毛毛細雨，愚婦照往常一樣見到丈夫在佛堂拜佛，婆婆在念佛，

好像瞎子一樣視而不見，而且心中強壓怒火衝出門外。剛跨出門外不到幾步，眼睛一黑，頭上像被一口大鐵鍋嚴密的將愚婦蓋住，還有一團黑影（直徑三十多公分），四周都是腳，張開血盆大口不停地朝愚婦走來。看到這團黑影迅速逼近，愚婦嚇得不由自主地叫喊丈夫：「袁光保請你快點來救我，我會被這個黑影咬死。」丈夫聞聲急忙放下手中的一切，奔出門外，扶著愚婦跪在佛前懺悔罪業，並教愚婦念佛數聲，並念了幾遍大悲咒水，喝下後，黑影離愚婦較遠點並且小了許多。這時鄰居聞聲都來看我，七嘴八舌地炸開了鍋，那些無明者都說何不去找飛仙姑治治。這位仙姑乃精靈附體，講得很準還治好了不少人，但是愚婦沒聽那些邪言，這可能是以前念佛的緣故，或是住在正信念佛人家的緣故，理智不昏暗，選擇了正法。

中午過後，就急忙去找大姑袁珍秀。剛到大姑門口，正好大姑聽人說我被怪物纏住，準備到我家，兩姑嫂撞個滿懷。說明來意，大姑忙把愚婦

帶到樓上佛堂中。愚婦哭訴著把今天所發生的情況詳細地對大姑說了一遍，好心的大姑用慈悲的口吻對愚婦說：「嫂子如果你不是住在正法家庭，恐怕早就下地獄去了，這裏佛菩薩慈悲不讓你下地獄，重罪輕報。佛言：「念佛衆生攝取不捨」。因爲你是阿彌陀佛的親生兒子，父親不會丟下你不管。不管兒女對父母怎樣忤逆，但父母總是原諒兒女，咽苦含笑，從不會因此責備其孩子，所以不叫你下地獄，你趕快到慈父面前認錯吧！」

愚婦聽完大姑一番開示，就在慈父面前發願道：「從今日起至生命最後一刻，一心依靠慈父無條件的救度，緊跟慈父走遍十方世界永不退轉，請十方諸佛爲愚婦作證，如有半句謊言，請天地鬼神或懲或糾。」說完黑影立即消失，真是阿彌陀佛願力不可思議，業障立即消除。

南無阿彌陀佛（二〇〇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柳霞林口述 懷帥法師記
錄）

陸、念佛往生

《念佛感應錄》第二集

陸、念佛往生

一、已經往生 回來度母

南朝劉宋，魏世子之女，梁郡（安徽省合肥東北一帶）人。

其父兄皆修淨業，女亦篤志往生。無何化去，七日復蘇，即升高座，誦《無量壽經》。既畢，下啓父言：「兒去，便往無量壽國，七寶池中。兒及父兄，各有一大蓮花，當生其內；唯母獨無，不勝此悲，故來相報。」語訖而暝，母自是亦奉法焉。（冥祥記、淨土聖賢錄）

二、病重無力 終捨雜行

陳翠蘭，女，六十八歲，安徽宣城市人。幼爲童養媳，不識字；三十歲守寡，獨自拉拔四個孩子，備嘗艱辛；亦可知其性格剛強，堅忍不拔。

一九九〇年皈依三寶，自用節儉，施供尤勤，虔誠精進，少有能比，親自製作精美拜墊施送四大名山，尤喜勸人信佛念佛，經她所勸入佛門者

近百人。

八年前便預將往生時所用衣被做好。三年前植一批杷樹時，其長子（有些弱智）問：幾年結果？答：三年。長子即說：到時不知您還在不在？此語更加激起陳居士無常之感。當年朝九華山時，遂許下大願：願三年之內，阿彌陀佛一定來接我。又於去年九月十三日立下遺囑，對往生後事按佛教要求一一詳細交代。

陳居士雖不識字，竟將整部《無量壽經》學會，每天跪誦三卷《無量壽經》，禮佛數百拜，稱佛號數萬聲，外加諸善萬行迴向求生。可見其深厭娑婆，欣求極樂，隨時準備往生淨土。但由於不知決定往生之行業，故雖精勤，未得安心。且由於功課定得太重，每日難得完成，往往是昨天欠下的功課今天補，今天又欠下明天補，心理負擔非常沈重。

一九九六年底初聞彌陀本願，甚覺歡喜，說：「這下可好了，靠上老

爸了。」後受別解別行之影響，又轉懷疑，以爲單靠本願念佛往生恐無把握；半年後遂放棄，回復追求一心不亂之功夫，加諸善迴向求生之觀念與行持。

其好友沈金蘭居士，本由陳引導進入佛門，深信本願，專修念佛，爲感念陳引入佛門之深恩，經常去勸陳應專稱佛名、專仗佛力往生。陳不愛聽，反而說一定要達到一心不亂。沈心直口快地說：「叫你專信佛力、專稱名號，不雜行雜修，就是一心不亂。你想達到一心不亂的功夫，你坐在那裏念佛就不起妄念嗎？我就不相信！想念到一心不亂，我看你是越念越亂。我敢說我往生有把握，你呢？你有把握嗎？」面對沈居士這樣直接的發問，陳只能低聲說：「不清楚。」

因宗旨不同，言語不投，二人漸漸疏遠，偶而相見，亦避開佛法不談。如是過四年，直到今年四月沈在街上碰到陳的女兒，問：「你媽媽最近可

好？」陳女說：「我媽得病治不好了。」沈聽到後，心裏猛地一沉。深知陳居士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往生淨土，爲達此目的可謂不惜犧牲一切；念及彼此之法情，正當她來日可數之際，無論如何要去看她，再度告以彌陀本願，使令決定往生。這樣打定了主意，來到陳家。想不到一見面，陳即說：「小沈，我現在和你們一樣，也是第十八願了。早起就磕三個頭，其餘一天到晚專念一句佛號。」沈聞此言喜出望外，立即合掌說：「南無阿彌陀佛！你終於開悟了！佛看你太可憐了，佛要拉你了。你看你這麼多年來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繞了多少彎。師父講法，你聽著好好的，怎麼又被人家拉去搞雜行雜修？你不搞到今天這個樣子、還不會信本願的。」陳說：「是的！是的！不能怪人家，只怪我那時機緣還沒有成熟。」並懺悔說：「我也罪過。那時師父講法，我也說了壞話。」沈說：「既覺悟懺悔，更信本願，一向念佛，一切罪過都由阿彌陀佛承擔。」

陳居士因肺癌晚期，持續高燒，二個多月臥床不起。以前日誦經卷數萬言，現在一句不能誦；以前日禮彌陀數百拜，現在一拜不能拜；以前遍朝名山、歷訪大寺，現在一山不能朝、一寺不能至。十幾年精勤猛修，早已筋疲力盡；數千日翹盼往生，仍然心中無底。老病交摧，無常伺候，垂終之命如風中殘燭，隨時將熄。真心希求往生的她不得不深深反思自己所經過的修行之路。幾年來，原先聽聞到的本願教理在其心中漸漸發酵，這時已飄出濃郁的救度之香；阿彌陀佛大悲不捨的慈光，伴隨著念佛之聲垂照她的心田，此時已綻開清淨的信心之蓮。她對沈居士說：「我常常想起你說的話：想達一心不亂，只能越念越亂。確實是這樣。」沈問：「那時我問你往生可有把握，你說搞不清，現在怎麼樣呢？」陳答說：「現在跟以前那就不一樣，現在念佛心裏坦然了。」

病重期間，陳不說不聽雜言碎語，一心念佛；最喜歡本願的師父及蓮

友來爲其開示和念佛，每逢此時心花怒放，笑逐顏開；遇到解行不同之人說與念佛無關的話，她即側臉不視，閉目不言。一次，有人來勸她念《金剛經》、《地藏經》消業，走後陳說：「這些人真是不識時務，我現在都這個樣子了，念一聲佛號尚且吃力，還說誦這經那經，囉哩囉嗦一大堆，我聽到就煩。」陳居士至此已完全體會彌陀本願唯選擇稱名易行爲往生正定業的至極慈悲。

往生前一個月，我和隆道法師去看陳。她已高燒臥床一個多月了，人很削瘦，但面目清秀，精神爽朗，說：「我現在就是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以前與人說話時，心裏佛號就失去了，現在和人說話，心裏還在念佛。現在念佛的心情和以前就是不一樣，歡喜心安。」我問：「病苦覺得很難受嗎？」她說：「不難受。」並用手從頸口直撫到胸下說：「我這裏很舒坦。」其輕鬆、喜悅、微笑的神情如晴朗明徹的天空，不見一絲絲焦慮擔心的陰

雲。隆道法師當即斷言：「陳老居士決定往生無疑！」

往生前十幾天，還有人來妨難說：「陳師兄，你一生學佛，修得這麼好，不要讓一陣大風把你刮倒了。」意思是說：你曾那麼精進用功，現在專靠本願念佛往生，這是放棄了自力修行的立場，往生不了。陳默言，心中說：「刮倒不刮倒，我心裏有數，不用你們操心。」完全符順善導大師《觀經疏》所言：「縱使汝等百千萬億道不生者，唯增長成就我往生信心也。」

往生前三日，有蓮友去看她，說：「我們都在家念佛，功德迴向給你往生淨土。」陳居士用手指指這位蓮友，又指指阿彌陀佛聖像，說：「謝謝，不必了！有阿彌陀佛！」

往生前二日，我又去看陳居士，她已極度衰弱，不能說話，我問：「陳老居士，願往生嗎？」她點點頭。又問：「對往生還有什麼擔心嗎？」她

搖搖頭。我又說了一些彌陀本願不虛，念佛決定往生的話，安慰其心。臨別時，她竟全身坐起，雙手合掌，向我們燦爛地微笑。一直守候的家人見此情景，簡直覺得不可思議。

二〇〇一年八月十三日下午四點，在大眾整齊嘹亮的念佛聲中，陳居士悄無聲息往生淨土。其最後落氣之平緩安詳，猶如汽車熄火後隨順慣性緩緩前行而終止，以至念佛蓮友毫無察覺。我們坐在前邊見其一、二分鐘不再呼吸，方確信已斷氣。

一息不來，即神歸淨土；閉眼之頃，已面覲彌陀。親見陳老居士殊勝往生，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彌陀淨土離我們是這樣的近！

念佛二個小時後，揭開往生被，張開的口已合上，臉上笑盈盈的，紅潤生動，勝於生前；八小時後，以手隔開一、二寸探其頭頂，熱氣沖手，猶勝活人。（二〇〇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釋淨宗筆）

按：善導大師《往生禮贊》云：「若能如上，念念相續，畢命為期者，十即十生，百即百生。何以故？無外雜緣得正念故，與佛本願得相應故，不違教故，隨順佛語故。」

若欲捨專修雜業者，百時希得一二，千時希得五三。何以故？乃由雜緣亂動失正念故；與佛本願不相應故；與教相違故；不順佛語故；繫念不相續故；憶想間斷故；迴願不殷重真實故；貪瞋諸見煩惱來間斷故；無有慚愧懺悔心故；又不相續念報佛恩故；心生輕慢，雖作業行，常與名利相應故；人我自覆，不親近同行善知識故；樂近雜緣，自障障他往生正行故。

何以故？余比日自見聞：諸方道俗，解行不同，專雜有異。但使專意作者，十即十生；修雜不至心者，千中無一。」

有人說：「修行者如牛毛，得道者如牛角；萬人修行，一二往生。」當知其所說乃雜行也；若專修念佛，則萬修萬去。本篇所收「念佛往生」

事例，皆可足為證明。古今一道，更無異轍；佛祖定規，敢不遵行。其有願生者，當捨千中無一之雜行雜修，堅執萬修萬去之六字名號。

三、捨雜歸專 念佛尤勇

尚蓮貞老人，七十三歲，天津市人。歸依佛門，受菩薩戒，律己甚嚴。早晚定課，一絲不苟；以自家為念佛道場，統領大眾常行晝夜不斷之念佛，苦行苦修，以期一心不亂，得遂往生之願。

一九九八年底，患腦栓塞，臥床不起，不能禮佛；衰病相催，念佛亦倦。於能否往生，心中惶恐。

適淨良法師回津弘法，去醫院探望尚蓮貞，告以：

「往生靠佛力，不是靠自力；佛造就名號，具一切功德；必捨諸雜行，專仰彌陀願；但任聲口稱，乘願定往生。」

聞之大喜。受其影響，衆多蓮友轉自力入他力，捨雜行歸專修。

今年初，病情加重，腎衰竭，全身浮腫，然念佛之心，安然無恐。

三月，夢見西方三聖，頂禮而醒，餘喜縈心。

四月十二日，告諸蓮友：「我時已到，當見彌陀，請伴我念佛。我當先往，極樂可見。」以手擊拍，高唱佛號。

十四日凌晨，呼吸緊促，伴隨著每一次艱難呼吸，即大聲稱念一聲南無阿彌陀佛，歷一小時，始終呼喚著這尊貴無比的名號。見者動容，無不落淚。十五日早晨，安然回歸極樂淨土。

莫論彌陀攝不攝 意在專心迴不迴

但使迴心決定向 臨終華蓋自來迎

南無阿彌陀佛！（二〇〇一年七月三十日 李紅記錄）

四、捨雜歸專 安坐往生

貴州遵義許光碧居士，勤誦《法華》二十年，遠近知聞，故時有人求其誦《法華》，以祈福薦亡。

一九九五年，有蓮友勸其改誦《無量壽經》、念阿彌陀佛，意不決。後於夢中見彌陀對之微笑，遂放棄《法華》，改誦《無量壽經》，日課三遍，餘時念阿彌陀佛。因其子女頗孝順，遂得萬事不憂，獨居清修，人皆羨之，而彼自覺煩惱重、業障深、妄念多、心不淨，恐慮不能往生。

二〇〇〇年初，聞劉妙音老師開示「專念彌陀，決定往生」之道，更讀本願山叢書，大為感動，深喜往生之易得。從此，並讀誦《無量壽經》亦放捨，專行念佛。

後患暈厥病，人輒失去知覺，蓮友或為之擔心，彼則不覺，歡喜念佛，一如往日。

往生前半月，交代其子：「我生西以後，辦喪事要吃素，不要拿我的骨頭賣錢（意思是不准收禮）；要停放七天。」

二〇〇一年元月二十二日（農曆臘月二十八），從一樓兒子家搬回五樓自己居處。第二天（大年三十）清早，孫子上樓送元宵，見其手持念珠，坐沙發上，似在念佛，未敢驚動。

十點，九歲孫女來，見其仍手持念珠，坐沙發上，拉了一下手說：「奶奶，床上去睡。」言罷下樓。

中午，媳婦來，見其仍手持念珠，坐沙發上，呼之不應，狀似熟睡，遂放令平臥。兒子回來一探，知己辭世。觀爐上牛奶已焦，煤火亦滅，推知其母很早便起，一直在沙發上坐著念佛，不知何時已安然往生。蓮友得知，輪班而來，佛聲相送。

四天後，殯葬工人來擡其下樓，衆人皆見許光碧身軟如綿。

許光碧享年七十四歲，其捨雜行，專念佛，終遂往生之願；而去時瀟灑自在、乾淨俐落，誠爲蓮友之模範。（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羅法珠居士口述 朱煒中、有果居士整理）

五、捨雜歸專 夢中往生

江西省彭澤縣棉船鄉歐陽淑青居士，五十七歲，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深信佛語，嚮往極樂，稱佛名號，並以多種行持求生淨土。

後聞善知識開示，知彌陀本願不簡擇、不遺漏任何衆生，爲凡夫出離唯一之要道；名號之外無往生，但只念佛定往生。歐陽居士高興得手舞足蹈，立捨一切雜行雜修，成爲專行念佛之人，法喜充滿地說：「太慈悲的佛恩，什麼也不用我做，只需念佛享受現成。南無阿彌陀佛！」

今年農曆二月於無病苦時，曾向她丈夫與鄰居說：「可能過不了後四

月（閏月）。」當時大家以為她只是說說。

四月二十四日凌晨子夜時分，她叫老伴睡，說她只想休息。老伴二點多醒來時喊她，她已經去世了。她睡得那樣的放心、安詳、滿足。

火化後骨灰呈紅、黃、綠、白，色彩鮮豔，見者動容。

信知彌陀佛本願 專行念佛入必定

褪去濁世破苔衣 遨遊清純蓮臺上（二〇〇一年七月十四日 曾麗霞

記）

六、專行念佛 自在往生

吳九妹，江蘇張家港塘市鄉湯聯十四隊人，八十三歲。從小篤信佛法，隨母吃齋念佛。一九九二年農曆十二月現微疾，囑女兒朱惠琴叫在外地的哥和侄子一定要在十五、十六、十七，三天中回來。

十五日那天，兒子、孫子都回來了，她高高興興地和孩子們聊天。十七日，她告訴女兒：「今天你早些燒中飯，我中午要往生了。」女兒十點鐘就去燒中飯了，兒子和孫子在床前陪奶奶說話，她叫孫子念阿彌陀佛。不一會，她叫孫子去叫姑媽進來。女兒惠琴走進房間，她伸手跟女兒打了個招呼，就瞋然長逝了。（二〇〇一年三月 朱惠琴口述 錢玉英筆錄）

七、專行念佛 光中往生

北京市朝陽區十裏堡東裏孫程氏老人，與我既是親戚，又是鄰居，原信別的教。一九九五年，老人已是八十一歲高齡，我便對她說：「您念佛吧！」老人答應說：「好啊！」從此老太太就天天念佛。

一九九六年七月初某一天，老太太對女兒孫秀英講：「今天我不舒服。」女兒說：「我去前排給我大夫看看。」請大夫來，看到屋裏滿是光，

特別亮。女兒看看外邊，陰天沒太陽，可怎這麼亮？再看老太太，已經停止呼吸，臉色特別好看，紅潤潤的。

火化時，一位有經驗的火化工說：「這老太太是念佛人哪！」（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北京 淨梅口述 妙虹記錄）

八、專行念佛 無須助念

夏修珍菩薩，湖南省臨澧縣望城鄉楊崗村人，往生時八十六歲。

經我介紹，一九九三年臘月初八歸依三寶，隨即長素，每天早晨念觀世音菩薩三千聲，白天念阿彌陀佛七千聲，還學早晚課，很想作一心不亂的功夫。

二〇〇〇年二月份我得到淨宗師父的《本願念佛講話》，反覆看過數遍，高興得熱淚滿面。我學佛十年來就是想往生淨土，可是越學越害怕，

越學越恐怖。我就是碰得頭破血流的愚癡人、沒辦法的人，終於得救了，聽到了彌陀的呼喚聲了，太好了！我要告訴蓮友們一起學本願念佛法門，往生報土。

二〇〇〇年五月，我去看望夏老，她說身體很不好，念珠也拔不起，怎麼辦？不知能不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很耽心臨終沒人助念等等。

我對夏老說：「往生淨土靠佛力，不靠自力。你只要念佛，阿彌陀佛就攝取不捨；不用耽心有沒有人助念。功夫深淺沒關係，不拿念珠也沒關係，能念多少就念多少，完全仰仗彌陀救度，決定能生報土。你就大膽安心地念南無阿彌陀佛吧！」夏老很歡喜，留我在她家住了一天，專講本願念佛：專稱彌陀，專仗佛力，必定往生。

七月，女兒把她送到人民醫院，只住幾天，七月卅日早晨，夏老很著急地對女兒說：「我要走了，馬上出院回家！」上午九點多回家，叫女兒

馬上給她洗澡換衣，接著說：「佛來了，你們拜佛。」女兒沒學佛，不理解，以為要把她家的佛像請來。夏老很著急，要人扶她起來，在床上拜三拜，口稱南無阿彌陀佛三聲，觀音勢至菩薩各三聲，倒下去，往生了。

可知夏老預知時至，見佛菩薩來迎，病中無人助念，身無痛苦，心不錯亂，輕鬆自在安詳往生。後通知蓮友念佛送夏老已是晚上了，蓮友們看見夏老往生瑞相很好，面帶微笑，面部嘴唇紅色，全身軟軟的，看上去像個活人樣；直到三天以後封棺，還是一位活鮮鮮的活人樣。七月天氣熱，三天後還沒變相，故知本願念佛功德不可思議。南無阿彌陀佛！（二〇〇一年五月八日 耀悲記錄）

九、敲著木魚 往生淨土

我家住潛江市園林辦事處城南三組，一九九八年春聞到佛法，特別一九九九年春轉學本願法門，多次聽善知識和徐居士的講課後，使我堅定了往生的信心。我的老伴楊修成，身患氣喘病，臥床兩年，他不能去聽課，我就把我聽到的內容講給他聽，他能很快的信受。我敬奉觀世音菩薩二十多年，他曾跟我抄寫過經書，也讀過經書。一九九九年春，老伴的妹妹從武漢請了一個木魚送給他，從此以後，他就手敲木魚，口念南無阿彌陀佛，同我一起念佛了。二〇〇〇年陰曆正月初三日往生，享年七十四歲。

我的老伴他認識了娑婆世界之苦，明確了極樂世界之樂。特別是徐居士親自登門跟他開示本願法門後，老伴更加堅定了學佛、念佛的信心。每天早、中、晚手敲木魚，口念南無阿彌陀佛不間斷。後來，他的好友劉世新和李金芝倆老來看他時，還把學佛的好處講給他們聽。從此以後，這倆

老也開始學佛念佛了。乙卯年臘月下旬，老伴對我說：「我最近要走了，請你們放心，我不會走在臘月三十日和正月初一的日子。」他跟我說這些話之前，我在夢中看到了一個婆婆，手牽一個孩子對我說：「這是你楊家的人，我要帶他走了。」我隨身趕上去要他等一下時，一個高大的人把我攔住了。看他們幾人順著寬敞的大道，向一片景色優美的地方走去。當我聽到老伴的這番話，又回想起自己在夢中所見的情景，知道老伴不久將要往生了。

臘月三十日，全家人團年，老伴平時不吃素，這天全家人要他吃葷時，他說：「我不吃這些東西了，你們不要害我。」

正月初二日下午，老伴對我說：「我快要走了。臘月三十日和正月初一日已經過去了，全家人都過了一個安心的快活年。你以後也要精進念佛，命終時，南無阿彌陀佛一定會來接你的，今後千萬不要亂跑廟。」

正月初三日下午七點半鐘前，老伴精神不太好，說話也不清楚，他躺在床上，一手指著貼在床對面的南無阿彌陀佛的聖像，一手敲著木魚。我見他神色有些不對，跟他說話時，只會點頭，不會說話。等我將房中的一盆水倒在外面後轉來，他就放下手中木魚棒，閉目往生了。老伴走後，全家人沒有哭，念佛機打開後，全家人都跟著念佛。我和大兒子及蓮友鄭順珍請徐居士來料理後事。五個多小時後更衣，全身柔軟如活人一樣。頭頂還是熱的，後來很多蓮友也來助念。

正月初五日上午十點多鐘火化。火化前，老伴面帶笑容，全身仍然柔軟，親朋好友及鄰居都感到稀奇，觀眾王秀芝說：「我活了幾十歲，沒見死人不硬的，念佛是有好處，再助念兩天，恐怕還把楊老念活呢！」送葬時與別人都不不同，既不搞封建迷信那一套，親人也不哭泣。老伴遺體是在一片南無阿彌陀佛的念佛聲中擡上車的。車子兩旁貼著南無阿彌陀佛六字

名號，車頭貼著一個巨大「佛」字。然後老伴遺體隨著念佛聲、鑼鼓聲、鞭炮聲駛向火葬場。回來亦復如是，熱鬧非凡。

通過老伴往生的事實，教化了地方百姓。我們城南三組在徐居士的輔導下，學佛念佛已十多人了。我以後，要更加精進學佛念佛，報答佛恩，臨終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與老伴相聚；然後，乘願再來，度化衆生。南無阿彌陀佛！（二〇〇〇年六月四日 孫麥秀口述 徐仁英提供）

十、死緣不定 往生一定

魏桂芝，女，安徽宣城人，與我是鄰居，是拉板車掃大街的臨時工。一字不識，不知佛理，人很虔誠，只要到寺院必定搶著幹活。

一九九七年聽師父講彌陀本願後，即開始專修念佛。因為從早到晚掃大街，沒有時間專門聽經念佛，師父講課時，她便匆匆抽出時間來聽，聽

完後馬上又趕回去掃街。一邊掃街，一邊用隨身聽聽師父講解本願念佛的錄音帶；不聽音帶的時候，就用念佛機插上耳塞，邊掃街邊聽，心裏邊跟著念；連晚上睡覺也是插上耳塞聽佛號。真可以說一心用在佛法上，心無二用；但由於記性差，錄音帶聽再多遍也記不住，可是她很喜歡聽，說：「我就是要到極樂世界！」就是這樣越愚笨老實的念佛人，越容易往生極樂世界。我來聽師父講課還是她介紹的。

她既學本願念佛，便很想背誦第十八願本願文，讓我教她；可是，僅僅三十六字的十八願文，教了多少遍她也背不下來。我對她說：「專念佛決定往生，何必一定要背誦十八願文呢？」她不肯。我知道她喜歡唱歌，便將十八願文編成《阿彌陀佛親口說》，用《豐收歌》的調子，唱給她聽。我想，歌唱會了，歌詞願文不就自然會背了嘛！她聽過一遍非常高興，但想不到還沒等認真學唱，她就往生了。

一九九九年臘月初的一天，大約下午六點，她掃完街回家路上，一輛大卡車撞了她的垃圾車，車把橫掃過來將她打倒，人即一直昏迷不醒，直到晚上十一時往生。第二天，我才知道，去看她時，見全身沒有一處傷痕，臉色是那麼好看，我說這真是奇蹟。

她走後第三天去火化，寒冬臘月，全身仍然軟乎乎的，暖乎乎的。她的女兒撫弄她的頭、手、腳，隨意彎曲，面色紅潤，笑容滿面。女兒哭得傷心，硬說她媽媽沒有死。

我猛然想起，這是往生極樂的瑞相，便對她女兒說：「你不要哭了，你媽媽是死了，但她已經往生極樂世界去了，到極樂世界的人就這樣子的。你趕快拿念佛機來，你要念佛，念佛比哭、比什麼都好！」

我當時聽師父講彌陀本願，雖說相信念佛必然往生，但心裏總還有點懷疑，因為沒見到實例，不知單念佛到底有沒有把握往生。親見魏桂芝居

士往生，讓我的心一下子安穩許多。（二〇〇〇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管金水居士口述 釋淨宗記）

按：若論魏居士，根機既愚鈍，世務又極忙，唯可邊掃地邊念佛，當然談不上什麼功夫；而又突遭車撞，一直昏迷，蓮友不在其旁，家人亦未信佛，遂致哭泣挪動，草莽處置；若非瑞相昭著，人將皆以為必不可往生。佛力豈可思議乎！於此可知，但能仰信佛願，專稱佛名，無論死緣如何，臨終有否正念，皆可決定往生，斷無可疑。此乃本願成就不虛，佛力不可思議，未可以凡情淺識而加測度。

佛世有盤特	一偈不能誦	掃地除心垢	證得羅漢果
鈍根魏桂芝	願文不能誦	掃地邊念佛	獲殊勝往生
除垢是難行	盤特不可尋	念佛仗佛力	人人得往生
普勸今時眾	善自量己份	守愚專稱名	真正大智人

十一、旁聽念佛 一年往生

陸女，患怪症，一進家門即頭疼，離家即無事，到處求醫無效。蓮友告以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陸母適於傍靜聽，覺此六字不花錢，不費力，又好念，又好記，多少不論，能得大利；心甚喜之。從此母女常行念佛，陸女怪病不久自癒。

一年後，陸母患食道癌，然不斷稱佛如舊，無痛安詳而終。

遠方之女來信，述夢見其母，擁之如無骨質，慈祥而言：「我在上面很好，你們每天做什麼，我都看得見。如果你們想見我，就……」遂醒。

以此，陸母往生無疑。「念佛成佛，互古金言」，確實啊！南無阿彌陀佛！（二〇〇一年二月十日 淨生居士記實）

十二、偶遇念佛 坐著往生

貴州省赤水市長溪鎮安全村，地處偏遠，村民易海榮老人一生務農，爲人拙樸，從來未聞過佛法，沒有去過寺院。

老人自家菜園子的石岩上長有一塊天然的石頭，村民們看了都說像觀世音菩薩，老人頓起恭敬之心，經常在石像前燒香，跪拜磕頭。石像旁長有三棵樹，爲了保護石像不受風吹、日曬、雨淋，老人經常修剪樹枝。樹越長越茂盛，將石像上方完全覆蓋，並遮住了鄰家菜地的陽光。這家村民多次和易海榮老人交涉，讓他把樹枝砍掉。

有一天老人拿刀準備去砍，站在樹下足足待了二十多分鐘，怎麼也不忍心舉刀，於是他和這家村民商量，用自己家的菜園子和他交換。

這件事發生後的幾天，易海榮的老伴到一位親戚家串門，那位親戚告訴她說：我做了一個夢，夢到一個白鬍子老人說：「易海榮本應八十歲壽

命，現因他的善因緣，陽壽再加三年。」

一九九七年農曆九月十七日，易海榮老人到遵義的親戚王五娘家玩，聽到她念阿彌陀佛聖號，頓時覺得非常歡喜，顯出很高興的神情，問道：「我這個人一輩子老老實實做人，將來死的時候是不是轉生走得快？」王五娘聽他問這樣的問題，急忙勸他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隨即找出一本書來，上面印有五千句「阿彌陀佛」聖號。她一個字一個字的教老人念「阿彌陀佛」，老人學得很認真、很虔誠。一句一句地念著「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老人學會了，越念越熟練，越念越興奮，當天晚上，一直念到半夜十二點多鐘才睡覺。第二天坐車返回赤水，一路上一直念佛不斷，從此念佛成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當年農曆冬月初十，老人叫腰痛，三個侄兒張羅著要送他到醫院，老人說什麼也不肯，交代侄兒們說：「趕快把伯娘喚回來，我要回家了！我

要回家了！」家人覺得非常奇怪，還一直認為他在說胡話，對他說：「伯伯！真是的，這就是你的家，你要往哪裏走？」老人也不回答，還是一直在說：「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過了一會兒，老人又叫頭痛，侄兒給他拿來頭痛藥，他又不吃，吩咐侄兒搬一張椅子，放到院壩裏，他要坐一會兒。坐了大約二十多分鐘，侄兒端杯水去給他喝，一看，老人已經神態安詳自在的辭世了，面目如生，好像在靜靜的沈睡。享年正好是八十三歲。

老人眷屬、村上村民受到很大震動，老伴現在每天伴著念佛機念佛。

王五娘知道這件事後，就高興地告訴羅法珠：「我用你結緣給我的那本阿彌陀佛書，教一個老人念佛，他只念五十多天就往生了，真是太好了。」羅法珠為老人感到高興，同時把這個喜訊告訴更多的人。（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王碧仙 羅法珠口述 朱煒中居士整理）

十三、老病念佛 二月往生

老伴嚴雲霞，臨終前二月，要請觀世音菩薩像，我及時爲他起草發願文，她在菩薩前虔誠上香，發願念佛往生。其後即在念佛機伴音下念佛。

臨終前一天要求兩個在外地工作的兒子回來。臨終前約四十分鐘，我對她說：「我知道你病痛，不能出聲念佛號，你就心裏默念。」這時她微閉雙眼，連連點頭。最後一刻，睜開雙眼，環視親人，就輕輕閉上雙眼，安詳去世了。

一個身患末期肝癌的病人，毫無一般癌症患者臨終前劇痛的表現，定是佛力加護啊！

八小時後沐浴更衣，試探左臂，覺得僵硬。這時我很自然誠意地說：「老嚴，你隨阿彌陀佛、觀音菩薩、大勢至菩薩接引往生西方極樂，你將身體放軟些我好給你沐浴更衣啊！」隨即不可思議的瑞相出現：當我再度

提拿左手臂時，發覺全身都柔軟如生；面部舒展，微帶笑意，黃染消退，莊嚴慈祥，勝過平生。病故當晚，小兒子（傾向基督教）守護其母身旁，睡夢中清晰見其母腳下生出一支蓮花。在佛號聲中出殯，火化後兒子捧著骨灰，一路耳中響著「南無阿彌陀佛」聖號。數天內我和兒媳們耳中總響著「南無阿彌陀佛」聖號的聲音。

老伴一生未歸依，未受戒，念佛只有兩個月，又老又病，談不上一點功夫，而能從容往生，充分證實「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衆生攝取不捨。」真實不虛！（二〇〇一年四月五日 湖北省漢川市馬口鎮勝利街四號 王作福記實）

按：念佛之人身體柔軟，固是往生之瑞相，但若以為非柔軟、有瑞相，便不足以證明往生，則是本末倒置，信瑞相而非信佛語矣。往生與否，當依佛語為斷，非依瑞相為斷。善導大師釋彌陀本願言：「設我得佛，十方衆生，

稱我名號，下至十聲，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彼佛今現，在世成佛，當知本誓，重願不虛，眾生稱念，必得往生。」可知：一向念佛願生之人，縱別無瑞相，決定往生之人也，因佛願不虛故。即如此例，先則僵硬，後轉柔軟，人皆認同往生；假使王作福居士並不要其柔軟，也就不見柔軟，人或疑其不往生。念佛往生，乃是不可思議之法；有否往生非凡眼能見，唯可仰信佛語，一向念佛，應知決定往生。

本集所收念佛往生案例，亦皆列有「瑞相」，乃是為引導初心淺信之人故；以彼人信根既淺，未敢直信佛語，須事相以為輔證。克實而論，「凡夫稱名」即是最大之瑞相。

十四、臨終遇法 十日往生

我的公公馮景琦老人，一生為人厚道俠義，但對佛法一無所知。老人

說，他年輕時在運河上跑船，每遇黑風，即與同船弟兄在船頭焚香跪禱，黑風馬上消逝，非常靈驗。我問他念的什麼，他說：「是咒語，不能外傳。」我學佛後問老人念的是不是「南無觀世音菩薩」，老人說是。可見其連菩薩名號與民俗咒語都分不清，但也算與佛菩薩沾了一點邊吧。

老人晚年患胃出血，幽門堵塞，吐血拉血，沒法治了。我平時話少，與老人更少言語，常年在覺行老師那裏幫忙，兩個孩子全托老人照應。我想我平時對老人也沒有什麼表達，這時候應該盡點孝心，報答老人的恩德。臨終前十天，我去看望老人，問：「您知道我爲啥學佛嗎？」

老人說：「不知道！」

我說：「就是爲了要了脫生死，不再六道輪迴。這個世界又髒又亂，苦得很。你老現在痛不痛？」老人說：「痛！」「苦不苦？」老人說：「苦！」

「阿彌陀佛修好了一個極樂世界，那裏沒有痛苦沒有煩惱，到了那裏

享福不受罪，你老要不要去？」

老人聽後說：「我就想找這麼一個地方！」

我告訴老人只要念佛決定可以去，念佛成佛。老人聽了我的話就一直躺著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也不講閒話。

二〇〇一年農曆十月十三日晚上，睡著覺就走了，到早晨才發現。我回去為老人念佛，見其面色紅潤。三天後出殯，全身柔軟。

（二〇〇二年六月六日 山東德州王慧萍居士口述 釋淨宗記）

十五、臨終遇法 三日往生

《阿彌陀經》中說：「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若三日……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這段經文在我身邊得到了證實。

我家左鄰劉澤高老人，男，七十三歲，四歲時父母雙亡，在叔叔身邊長大，六歲就在農田幹活，沒有上過學，可算是在苦水中泡大的人。老年進城隨子生活，身患直腸癌四年。

二〇〇一年五月五日晨老人開始念佛，五月七日晚八時十分往生。往生後面色如生，全身柔軟，令眾人感歎，同稱佛力不可思議，念佛三日即得往生安樂國。

此前幾年，我也曾多次勸他老人家念佛，可是他總說他念不好，不願接受。五月五日早晨，我從他家門前走過，他的老伴拉著我說：「爺爺快死了，五天沒有吃東西了，只有喝涼水。」我馬上進去看他，對他說：「您在這個世界上的苦已經受完了，現在要到另外一個世界去了。您死後是願意去做鬼，還是去做佛呀？如果去做鬼，下地獄，那就比這個世界更苦；如果去做佛，就到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去，那就永遠離苦得樂，再不受苦

了。怎麼去呢？只要念佛就能去。」

他說：「我是怕我自己沒有這個福份。」

我說：「阿彌陀佛安排我跟您做鄰居，告訴您念佛往生，這就是您的福份呀！」

他說：「好！那我就念佛。」

我連忙拿來念佛機，開始只在客廳裏放，問他不想聽。他說想聽，並且叫我把念佛機拿到他房間裏去。我叫他跟著念佛機一起念佛，晝夜不停。並說：「如果您沒有力氣念出聲，就跟著念佛機心中默念也可以。」他說：「好。」我又回家請來一尊佛像，對他說：「這就是阿彌陀佛，是他老人家來接您就走，別人來接一定不能走。」他說：「好！我聽您的。」我便把佛像放在他床前的桌子上。過了一會兒，他叫他老伴把佛像用透明膠貼在蚊帳內他的對面，說這樣看得更清楚些。

第二天（六日），他的兒子在他房間裏同他老伴講話，他說：「你們要講話就到外面去講，我要聽念佛聲。」

第三天（七日）下午，他女兒見父親將不久於人世，便哭起來，他說：「你不要哭呀！你哭，阿彌陀佛不要我怎麼辦？」他女兒也就不哭了。到晚上七點五十分左右，我又過去，見他這時已經不再說話，我就又對他說：「如果阿彌陀佛來接了，您就走吧！這個世界太苦了，到阿彌陀佛那裏就一切都好了。」過了一會兒，八點十分，老人心臟停止跳動，面色如生，全身柔軟，直至十號上午火化前，亦復如是。

老人往生的次日（八日）晨，我通知附近幾位蓮友來助念，送他一程，蓮友們都說：「真是佛力不可思議，這回我們可真的親眼看到一個『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念佛三日就往生的人了。」（二〇〇一年五月十五日 韓福俊記錄）

十六、惡不能障 彌陀救度

曇鸞大師《往生論註》一開篇說到自力修行是「難行道」，而舉出五個難點，其中第三是「無賴惡人，破他勝德」。意思是說：唯仗自力修持，沒有阿彌陀佛本願力的攝持，即便有智善識法要，有悲發大菩提，但落實
在修行實踐當中，遇到惡境、惡緣、惡人、惡業破壞，一切殊勝功德不能
成就，依然流轉生死。接下來說明念佛往生是「易行道」，因為乘佛願力，
一切障難不成障難，可以無礙自在往生。對比難行道之第三難點「無賴惡
人，破他勝德」，在易行道念佛法中則是：雖遭惡境、惡緣、惡人、惡業
妨難，念佛功德超勝一切，不被破壞，故能自在往生。

我的皈依恩師北京法源寺鎮明老和尚與我是同鄉，都是四川省梓潼縣
人，一生專修淨土。一九九二年，我尚未出家，爲了勸我專行念佛，他老
人家經常牽著我的手，指著牆壁上蓮池大師的一段法語念給我聽，至今記

得：「大藏經所詮者莫過戒定慧而已，念佛即是戒定慧，何必尋文逐字！光陰迅速，命不堅久，願諸行人以淨業爲急務。」並親口告訴我一件就發生在他小時老家梓潼縣自強鎮「雖遭惡人破壞，念佛照樣往生」的實例，因爲極具說服力，給人啓發，給人信心，所以至今記憶猶新，唯當時只顧聽動人的故事，未留心人名；而老和尚一九九六年已經往生，故具體人名已不可詳考，頗感遺憾。

四川省梓潼縣有一對農村夫婦，年紀約在四十左右，無子女。一天，妻子很高興地回來對丈夫說：「告訴你一件大喜事！」丈夫問：「什麼喜事？」

妻子說：「我今天聽了人家勸說，也準備吃素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了。」

丈夫素不信佛，滿以爲是得到金銀財寶之類的喜事，聽妻子這麼一說，

心中很不以為然，心想：我的老婆必須和我一樣，怎麼能像一般人那樣迷信什麼佛呢？不行！我得想辦法阻止她。

丈夫心裏打定了主意，嘴上便說：「我們倆人一口鍋竈吃飯，你要吃素，難道還要分鍋分竈不成！反正我是要吃肉，你嫁給我做老婆，就要做給我吃。」

妻子說：「你放心，不會影響你的！」

做飯的時候，便先將丈夫的一份做好端到桌上，然後再做自己的一份素菜飯。丈夫見狀，便澆一勺豬油在妻子的素菜裏，讓她吃不了淨素。而他每次吃完，還會故意抹抹嘴說：「吃肉的沒罪，做肉的有罪。」如此二次、三次，妻子只好放棄吃素。

丈夫見計得逞，很是高興，口中喃喃自語道：「這就對了嘛！兩口子活得好好的，吃啥素念啥佛嘛！信佛連話都說不到一起，太沒意思了。」

又想：吃素已讓我止住了，我還得想辦法把她的念佛給止住。但是念佛隨時隨處都可以念，實在沒有什麼好辦法能止住。左思右想，丈夫終於想出了一個好主意：「有了！我要讓她做壞事、造罪，她就念不成佛了。」丈夫雖然不信佛，但是也知道念佛的人要行善積德，要做善人。要是她做不了善人，不就是沒有資格念佛了嘛！不能吃素，不能做善事，光念佛，佛祖也不可能要她；那她自己就會自動放棄念佛了。

丈夫便幹起殺豬賣肉的行業，每天清早強制妻子幫他按住豬腿。妻子無奈，心驚肉跳地按著豬腿。丈夫殺完豬，又故意說道：「殺豬的沒罪，按豬的有罪。」妻子聽到，如同肝腸斷裂般的傷心。

果然，當天就沒聽到妻子的念佛聲了。丈夫很得意此招靈驗，而每次殺豬照例要妻子按住豬腿。從此豬遭慘殺的嚎叫聲代替了念佛聲，再也沒聽到妻子念過一句佛號了。

這樣過了三年。一天，妻子把家中裏裏外外、床單被褥，都洗掃得乾乾淨淨、收拾得整整齊齊，像大過年似的，滿心歡喜。丈夫覺得很奇怪，便問：「看你這樣子像是要出遠門，你要做什麼？」妻子說：「我要回家了。」丈夫莫名其妙，說：「你的父母早已不在，娘家已沒人了，這兒就是你的家，你還要回哪個家？」

妻子說：「我實話告訴你，我要回的家，不是你說的家，我要回西方極樂世界去了。你這個人存心太壞，我本來想做一個吃素念佛人，你讓我不能吃素。不能吃素，念佛也好，你又叫我幫你按豬殺，而且每次都要說：『殺豬的沒罪，按豬的有罪』，就是故意存心破壞我念佛。我見你壞得不可理喻，還不知要做出何等壞事，所以再也不當著你的面念出佛來。幾年來，我一直在心裏念佛，我按住每一頭豬時都在心裏念佛祈求：豬啊！我實在是罪業深重救不了你，就讓阿彌陀佛快快把你接往淨土吧！一直念佛

直到豬斷氣爲止。可是，我萬萬沒有想到，這幾年經我手按的每一頭豬都已往生極樂世界。爲了感謝我給他們念佛，三天後他們全部都要跟隨阿彌陀佛一道來接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

丈夫一聽，簡直是天方夜譚！還以爲妻子神經不正常，便用手探探妻子的頭說：「你是不是發高燒燒糊塗了，或者是三年沒念佛憋得慌吧。說別人我不知道，說你我還不清楚嗎！我殺豬你按腿，你還想去極樂世界？」便當笑話一般，出去對鄰里四處人說：「我老婆頭腦不正常了，說她三天後要去什麼極樂世界，還說豬也去了，還要同佛一起來接她。真是聞所未聞！誰都不願死，都想好好地活著。哪有這種人，還高高興興地去死呢！」

鄉下人好奇，聽聞此言，都想到時候看個熱鬧，也好一探究竟。

第三天，丈夫一起床便聞到滿屋異香，覺得很納悶，滿屋找遍不知香從何來。忽然想起這天正是他老婆說要走的日子，難道還真有點……偷偷

地看看他老婆，正在整整齊齊，梳妝打理，其他並無異樣。

但是無異樣中總有一種說不出的氣氛讓他覺得不一樣，便在心中思忖：「我一輩子沒拿老婆說的話當真，今天不妨也試著相信一次，看她到底怎樣回極樂世界老家去？」所以丈夫一直暗中觀察。

再說鄰里鄉親存心要看熱鬧的，當然記著日子。我的家鄉都是四合院，這天一大早便有人佯裝路過，從門縫、牆頭向裏探頭探腦地張望。

妻子梳妝完畢，默不作聲，一人端了一把椅子就坐在門口中央，面朝圍觀者，平放兩腳，雙手合掌，閉目念佛，不到十聲，紅光滿面，就地坐化走了。

丈夫一見，當下傻眼發直，原以為老婆只是說說而已，沒想到，她還來真的，就這樣扔下我走了。眼前活生生的、突如其來的事實令他不知所措！一瞬間，佛祖的偉大與真實存在像一道閃亮的光線，射入他的內心，

完全照顯出他的罪惡：殘殺生靈、壞人修行、謗佛無信等等。「哎呀！像我這樣的人還不會直落地獄嗎？怎麼辦？」轉而又想：「我老婆既未吃素，我殺豬她按腿，這樣念佛就到佛國了，那我念佛不是也能去嗎！不行！我不能再幹這個殺豬的行業了，下地獄太可怕了，我要跟著我老婆去。」從此以後，丈夫也成了念佛人。

我毫無保留地把當年聽聞到的這道豐盛法餐奉獻給同行念佛之人，共享彌陀沒有任何條件的救度。極惡之人，念佛必救。這就是彌陀的慈悲！（二〇〇一年五月十八日 演明法師記）

十七、秘密念佛 悄然往生

我婆婆馮阿紅老人，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去世，終年七十五歲。在那個年代，信佛是被禁止的，一般人對佛教一無所知，所以我也就

根本沒覺察老人信仰佛教。現在自己信的佛了追憶起來，才知老人是念佛往生淨土了。而且走的很好。

夏天的夜晚，老人便招呼我說：「阿英！過來我給你講故事！」當時我也只是當故事聽，絲毫不知道是什麼含義。其中有幾則到現在還記得清楚，想來很有啓發意義。

一則是「受氣筒先生」的故事：有一個人，行走背一個筒，自稱「受氣筒」，說是用來修行忍辱用的，專門受人家的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一日碰到一人問他：「你背的是什麼？」答：「受氣筒。」又問：「你背的是什麼？」又答：「受氣筒。」但這個人還是一遍又一遍地問背的是什麼，問得他實在煩了，便大聲叫道：「你這個人真是的！告訴你那麼多遍，怎麼老問，煩不煩！」一回頭，問的人便不見了，原來是菩薩化身來點化他的。這不是說自力修行很難嗎！

還有一則「百事不管老太婆」的故事，是說明念佛很容易往生的。

原來老人很有智慧地將佛法以故事的形式傳輸給我。

往生前一天，老人對我說：「阿英，你明天不要上班，陪陪我，我要走了。」我請了假，但心中納悶：「都好好的，怎麼會走呢！」我說：「給你兒子打電報，讓他回來吧。」老人說：「不急，還沒到時辰。」

第二天上午十一點，老人說：「你去打電報，現在時辰剛好。」

下午四點老人拿出一丈一尺布票，讓我去買入棺時蓋在上面用的新布。我買完布回來，做好被蓋面，疊好；老人看我做完這一切，便自己去解完大小便，回來自己躺在床上就走了，時間五點半。當時氣溫三十五度，放在家中三天三夜，竟毫無異味。

因那時不准信佛，不准吃素，沒有經書，沒有寺院、僧人，更不可能有法師講法；自己信佛，連講也不敢講，生怕外人知道。老人靜秘秘的念

佛，靜悄悄的往生。現在想起，不禁對老人十分敬重，同時，也充分證明只有念佛法門，才有這樣方便殊勝的功效，不受一切時處諸緣的限礙。（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一日 上海 許士英）

十八、平庸凡夫 出多舍利

隆道法師隨行各處都會帶著一個精美的小圓盒，既是他最珍愛的紀念，更是他方便度化的證據。

「任何人，不管罪業多麼重，有沒有修行，只要念佛願生淨土，無不得生。」聽他這麼說，已經修學淨土法門的人往往會懷疑說：不會這麼簡單吧！而對人死輪迴，念佛往生沒有信仰的人會說：「你說念佛人死了可以往生淨土，有什麼證據呢？」

這時隆道法師便會請出他的寶貝圓盒，說：「我來讓你們親眼見識見

識。」小心翼翼地打開層層包裹，只見是一些骨灰。一般人，尤其是不曾學佛的人，都會害怕、嫌厭死人骨頭，認爲晦氣，離遠一點好；但是對於隆道法師所出示的碎骨，卻各各爭相圍觀。因爲這些骨頭實在太美麗了，五顏六色，散發出一種吉祥安和的光輝。只是放在盒中看得很不過癮，得到隆道法師的同意，有人便很恭敬地一粒粒地拿到掌中仔細觀賞，有粉紅的，有黃的，還有銀亮銀亮的；有的黑亮透明猶如琉璃，有的潔白滋潤如玉，還有各種各樣的舍利花、堅固子等，觀賞者莫不嘖嘖稱奇。有人以爲這一定是哪位高僧大德長期苦修的結晶舍利，有人則驚奇生命之奧秘，而知念佛實爲不可思議。

原來是隆道法師母親的遺骨。

其母，張淑琴，成都人，生於一九三一年四月初七。一九九〇年歸依，初一、十五吃素，先學會大悲咒，因體弱多病後又忘記，只是念念佛。自

八十年代後期開始，患老年支氣管炎，天天吃藥，年年住院，每次要住半月一月，花將近萬元錢。九十年代後，病情發展到肺氣腫，肺心病，一九九六年開始腦萎縮，顯現老人癡呆症狀。因受病痛折磨，又不願拖累他人，多次想自殺。

每次隆道法師回家探母，都會很關切地問他母親：「你老人家念佛沒有？」其母則答說：「念啥子佛哦！我都要死了。」顯然是心力不夠。隆道法師說：「就是因爲要死，才要念佛！」每次也都要說：「只要念佛，決定往生！」勸慰其母。

往生前半月，隆道法師從寺院回去探母，見其母坐在桌子邊閑看家人打麻將。隆道法師即善語開導安慰其母說：「現在是啥時候了，你老人家還有閒心看他們打麻將。要念佛！只要你老人家願意往生極樂世界，決定往生；只要你老人家念佛，我們將來就會永遠在一起。」說完即帶領其母

圍繞茶几念佛；最多十分鐘，其母覺累，即坐下念佛。雖然隆道法師很急切地希望其母能多念幾句佛，但由於病苦拖累，心力微弱，念不上幾句，就睡著了。臨終前三天，其母取下耳環送給保姆，說：「謝謝你十個月來對我的照顧，這個給你作紀念。」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一日安詳往生，面色紅潤，鮮活如生，親屬鄰居見之無不稱奇。

有蓮友聞訊，齊來念佛三日；火化後，頂骨呈粉紅色蓮花狀，更有許多五顏六色的舍利花。隆道法師說：「若論我的母親，哪裡有什麼修行呢！不過是一般病重老太婆願生淨土，隨力念佛罷了，也談不上精進，也沒有很急切往生的心。能夠安詳往生，並且顯現如此不可思議的現象，完全是阿彌陀佛大悲救度的力量！」（二〇〇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隆道法師口述

釋淨宗記）

十九、一字不識 預知往生

我的俗家住甘肅省徽縣柳林鎮。同院有一位王彩芹老居士，很受人尊重，她讀經、念咒、放蒙山、敲打唱念、安土地、安竈神樣樣都會，還經常持大悲咒爲人治病，很靈驗；來往過路的師父也常到她家。我從小也就跟她學佛。

王居士有個姐姐（名已忘），住在離我們十里路外的江口村；不識字，專念佛，很虔誠，每次都要跪在佛前念；即使最後病重不能走路時，也讓人扶著去拜佛。

一九八七年農曆二月初五，王居士叫我一齊去看她姐姐，陪她念念佛；因她得了食道癌，快不行了。她姐姐對她說：「我夢見觀世音菩薩拿著鹽水瓶，要給我吊鹽水（輸液）治病，我對菩薩說：我不想再活了，做人太苦了，我不要再治療了，請菩薩早點接我往生。菩薩說：『好！二月初八

早上五點我來接你。」請你住兩天，念佛陪陪我。」

王居士聽了這一番話，根本沒往心裏去。心想：我誦經持咒，什麼都會，往生也沒有把握；你一字不識，什麼也不會，只會念一句阿彌陀佛，就能做到預知時至嗎？因為有點看不起她的姐姐，也就不以為真，便藉口說要回去給孫子做飯，沒留下來。

初八早上，王老居士對陪她的小女兒說：「你快去燒香、拜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來接我了。」她的女兒便去燒香，未點香時，已聞到房間有很濃的香味。燒完香，王老居士問：「現在幾點？」女兒騙她說：「才四點多，還不到五點。」她說：「你不要騙我，時間到了，我要走了。」說完念了幾句佛，便斷氣了。

王居士很後悔自己小看了姐姐，最後沒能送她，並感慨地說：「我姐姐一生是好人，不占別人便宜，一字不識，只會念一句佛，走得這麼好！」

王老居士往生後，她的小女兒一直很想她，總是一邊念佛一邊哭；有一天她夢見媽媽騎著獅子從雲中下來，她便一把抱住媽媽的腿哭。她媽媽對她說：「你好好念佛，等三年我來接你。」說完便把她蹬開，又騎獅子飛走了。她的小女兒醒來，嚇得不得了，說：「我的孩子還小，三年我不能去，等孩子大了再去。」

如今已過了十五年，孩子早大了，而她還在。西方淨土，預定好的位子；自己的母親定下時間親自來接；只要答應一聲便可；而她卻不願意去，直到現在，還留在這個世界受苦，真是太愚癡了。

其實，愚癡的不只是她一個。阿彌陀佛是十方衆生真正慈悲父母；極樂世界有每一個人的位置；佛親口說若一日、若七日好好念佛，命終親自來接；我們也只要答應一聲，念佛就好了。可是，還有那麼多的人不相信、不願意去，白受輪迴之苦；也有人相信、願意去，卻又過分緊張，擔心自

己念佛念不好，阿彌陀佛不來接，不能往生。這就是不知道佛是我們的父母，佛絕對不說假話。像上面王老居士的女兒，如果答應去，安心念佛，三年後，她媽媽會不來接她嗎？真是毫無必要的擔心。

去年春天，我回俗家，見到王彩芹居士，近八十歲了，頭腦已不大清楚，便勸她說：「你年紀大了，要專念佛號，其他的可以不念了。」她說：「來往的師父都這樣勸我，可是我還是捨不得。」她也看到她的姐姐一字不識專念佛，走得好；而自己到現在還捨不得丟掉雜行雜修，覺得可惜。這就是凡夫的心：只依自己想的，不依佛祖講的。我看她現在都不清楚，將來恐怕更難比她姐姐。善導大師說：「專修念佛，百即百生；雜行雜修，千中無一。」我便想到王居士姐妹倆。（二〇〇一年四月六日 妙真法師 述 釋淨宗記）

二十、先受人賤 後受人敬

姚世蘭，女，一九三九年出生，安徽宣城人。因爲言語絮叨，東一句、西一句，好像搖搖鼓，東搖西晃，沒有定性，少爲人信用，所以得綽號叫做「搖搖子」。曾隨人跑四大名山，並在四川受八戒，發心吃長素，但丈夫堅決反對，經常爲此事夫妻吵鬧不和。

一九九七年，初聞彌陀本願即喜出望外，說：「這才是我能修的法門！我就專靠阿彌陀佛，專念佛，其他什麼我都做不了。」此後每次講課，她都來聽，專念佛；同時爲了兼顧家庭關係，從吃淨素改爲吃肉邊菜。

丈夫脾氣不太好，有時罵她。丈夫罵一句，她便回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丈夫罵多久，她便念多久的佛。一九九八年隨同一些蓮友上黃山，其夜，姚居士睡眠不好，便不斷反覆小聲嘀咕說：「阿彌陀佛！給一點瞌睡讓我睡一下。阿彌陀佛！給一點瞌睡讓我睡一下……」擾得鄰單蓮友不

得安眠，又好氣又好笑。從中可知，她是一個生活中任何小事都要祈求阿彌陀佛的人。

一九九八年開始，姚居士時常說：「明年我要走，不是九月，便是十月。」又說：「阿彌陀佛代我把房子找好了，我分的房子好大好大，莊嚴得很。」汪秀珍居士還以為是她的房子拆遷，另找了新房。又經常對蓮友說：「我有南無阿彌陀佛，就在跟前，一燒香就有大白蓮花在眼前。」「阿彌陀佛就在你身邊，大蓮花就在你座位邊」等等。

她當時說這些話，沒有人相信，也沒有人願聽，都以為她有些神經兮兮的。

一九九九年農曆九月十七，她問杜永琴居士說：「我見到阿彌陀佛了。我想問一件事，我走的時候，那件大花的衣服能不能穿？」杜居士回答她說：「你真走了，隨阿彌陀佛去了，軀殼就隨人家擺弄了，不必顧慮穿什

麼衣服。」姚居士即蹦起來說：「太好了！我不是九月，就是十月要走了。」雖然說話時已是九月，杜居士聽了也未當真，只是對她說：「你知，佛知。你就不要到處說了。」因為她平時說得太多了，沒人相信她，反而反感她。

九月二十五日，汪秀珍居士去姚居士家玩，姚居士對她說：「我馬上要走了。」汪秀珍問：「你要到哪裡去？去孫家埠嗎？」她搖搖頭。又問：「去甯國嗎？」（這兩處她都有親戚）她又搖搖頭說：「不是！」

汪秀珍居士悶在心中一句話沒說出來：「難道你是要到西方去嗎？」

過一會兒，姚居士又說：「天一晴我就要走。前幾天，我夢見自己在

大願船上，我在船頭，你在船尾，要上不上，我喊你不答應。我到岸了，你還要好好修。」汪居士也沒當真。

九月二十八日，連續陰雨天完全放晴。姚居士上午、下午二次步行去大兒子家，似乎有事相告，但沒見著。下午四點，姚居士洗過臉在自家佛

堂拜佛，拜下去頭一歪就起不來了。家人送往醫院急救，杜永琴等蓮友來告以念佛，她歡喜地點點頭。九月二十九日下午二點，卑微不受人敬信的「搖搖子」，安詳微笑往生淨土，時年六十一歲。

姚居士往生之後，蓮友們除了喜悅之外，甚為後悔，因為回想起她講的話，才知道她早在一年前就預知時至，但一直沒有人相信她，甚至還有人因為看不起她而當面嘲諷；而現在她已是淨土的菩薩了。（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釋淨宗筆）

二十一、雖未吃素 願生即生

我嫂子萬四秀，家住安徽無為縣，頸部得癌瘤，有碗口大。

我學了本願念佛後，一九九九年回去告訴她念佛，她也開始念佛，但一直沒有吃素。二〇〇〇年，我又送給她一個念佛機，她便經常念佛了。

今年（二〇〇一年）正月十五，我回老家，見她病情加重，因患癌症四、五年，已是末期了，便對她說：「念佛可減輕病痛。西方極樂世界黃金鋪地，莊嚴無比，神通自在，想到哪裡去就能去哪裡。」勸她念佛求生。她聽後非常高興，說：「好！我要去！」隨後幾天我一直陪她念佛。

正月二十日，已是六、七天未吃東西了，我哥哥問她還需要什么，她說：「我什麼也不需要了，我已經跟小姥姥（指我）走了。」我哥哥說：「你怎麼瞎說！小姥姥不是活得好好的嗎？」接著哥哥問我：「我問一件事你別多心，你嫂子說跟你走了，是怎麼回事？」我說：「跟我到極樂更好！」

正月二十一日上午八點仍然自己念佛，十一時四十分安詳往生，終年六十歲。斷氣後三天，仍然全身柔軟，像睡著了一樣。周圍居民也有信佛的，便趕來看。我拿起嫂子的手臂、腿腳，隨意彎曲給他們看，並勸他們

說：「你們都要信佛念佛，求生極樂世界。你看我嫂子走的多好，全身柔軟如綿，這就是念佛往生的好處。」他們都非常高興，非常羨慕。（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汪錫珍居士口述 釋淨宗記）

二十二、念佛往生 現金色身

我老家住江西安福縣年田鎮青橋村上穀組，嫁到南京。父親胡友漢，今年七十七歲，不識字，不知佛法。

二年前父親患中風，說話不清楚。我回老家去看他，帶了一台念佛機，叫他念佛，他說：「我念不出來。」我說：「你聽念佛機心裏念。」後來他告訴我說：「念佛機給小孩拿去玩，不知弄哪去了。我嘴巴念不出來，心裏念。」

今年父親病重，十月三十日我趕到老家，帶一台念佛機放在父親耳邊，

叫他心裏念佛，父親點頭。

第二天早上我還餵了父親五勺稀飯，過一會兒到八點半時，父親看我二眼就安詳去世了。我心裏想：父親要是到了極樂世界，一定要托夢給我一個消息。

當晚我在父親棺邊守靈，一邊燒紙（老家農村風俗），一邊念佛，到凌晨二點差五分，眼剛半閉，就見許多僧人，身體、衣服，全是金色，金光晃耀，和金子沒有一點差別；地也是金的，空中飛著小鳥，又有樹葉旋轉飛舞，葉子上有二、三寸長的軟軟蟲，這些全都是金的，放著金光。

第二天晚我仍然守靈念佛，又看見和第一晚一模一樣的景象，奇妙的美景讓我覺得特別舒暢，心情愉快。我仔細地看，不知不覺過了半個多小時，但這麼好的美景，我實在有點忍不住了，便把看到的一切告訴妹妹，等我再閉眼想看時，只見一片漆黑。我很後悔，剛才不該對妹妹說。

第四天，父親下葬封棺前，我和妹妹試摸他的頭、臉、手腳，仍是軟乎乎的，隨意彎曲。（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南京 胡碧梅口述 釋淨宗記）

按：《無量壽經》第二悉皆金色願云：

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悉真金色者，不取正覺。

《大乘無量壽莊嚴經》云：

我若成正覺 立名無量壽 眾生聞此號 具來我剎中

如佛金色身 妙相悉圓滿 亦以大悲心 利益諸群品

《阿彌陀經》云：彼佛國土，黃金為地。

二十三、六年偏癱 一朝往生

王連生，男，六十六歲，是我鄰居，患半身不遂有六年多，念佛也有

六年了。開始斷斷續續，信心不定，我告訴他彌陀本願後，近二年念佛特別歡喜，經常念佛。

二〇〇〇年春節我去看他，他很高興地對我說：「我這一年來念佛感覺特別舒服，想唱歌，拜佛摔倒了，我也不管，爬起來再拜。」

二〇〇〇年陰曆七月十七日，外出走到門口，倒在地上，停止呼吸，臉色紅潤，特別好看。火化時全身柔軟。（二〇〇〇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北京淨梅居士述 妙虹居士記）

二十四、啞症默念 光明攝取

鄰居李秀琴，女，六十九歲，身患多種疾病。一九九二年我歸依念佛，勸她念佛，她也念。

二〇〇〇年四月開始，因半身不遂神經壓迫，舌根不能轉動，不能講

話，不能發聲念佛，生活起居不能自理，全賴家人照料。我去看她，她直流淚。我對她說：「你出不了聲，心裏念佛也一樣。」她點頭。以後我去看她，她即不再流淚了。

二〇〇一年五月三十日，突然一道很強的白光射進她屋內。從這天開始，李秀琴即不吃飯，默默地躺在床上。二天後，六月一日晨四點往生。運往殯儀館冷凍六個多小時後，仍全身柔軟，面色紅潤。（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北京 淨梅居士述 妙虹居士記）

二十五、絕症老人 往生現瑞

蓮友顏永仙之母張阿招老人，不識字，今年八十四歲，住上海寶山區大場中街六十三號。

二、三年前，老人患食道癌，顏永仙勸母念佛，說：「念佛可往生極

樂世界。」從那以後，老人每天念佛二萬聲，從未間斷。雖是食道癌晚期，竟沒有一點痛苦。

今年八月一日，其小女同母親說：「我要回南通了！」老人說：「你不要走，我要往生了，就在今天晚上。」

三個女兒不敢離開一步，當晚七點三十五分開始為母念佛，至半夜（凌晨）二點十分左右，老人對女兒們說：「我要走了，阿彌陀佛來接我了。」說著兩手合掌一口氣念了十聲阿彌陀佛。接下來又連說三聲：「阿彌陀佛，快接我去吧！阿彌陀佛，快接我去吧！阿彌陀佛，快接我去吧！」說完就笑了。這時正當半夜三更，不知從何處飛來三隻鳥，停在她家門檻上，不停地叫喚，然後拍拍翅膀飛向夜空。只聽見天空「嗡」的一聲，二道光直射家中，亮得像白天一樣。

其後張阿招遍身出大汗，顏永仙給我打電話，說她媽媽就要走了，我

趕到時，張老居士剛於三點十分微笑往生。

念佛至中午十二點三十分，穿壽衣，老人往生時捲曲的雙手雙腳隨便伸展拉直，身體非常柔軟。

往生百日，其二女夢見母親，房子五顏六色，非常漂亮。媽媽摸著她的頭說：「女兒，要念佛，向我學；臨終時我和阿彌陀佛一道來接你。」歡喜而醒，醒來一直頭痛的病也不再痛了。（二〇〇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顏永仙口述 妙士居士供稿 同年十一月三十日 妙士補記）

二十六、久瘋老人 三日往生

袁改，西安張家堡人，營服裝。一九九三年，數患大病，悟人生苦，歸依三寶，師授以專念阿彌陀佛。

三月過後某夜，似夢似醒之中，忽覺臥室寬大，猶如廣場，親睹觀世

音菩薩聖容，慈悲端嚴，遠勝天畫。一時驚怔，頓忘頂禮。菩薩向其招手，遂如吸力騰空，徑落菩薩寶掌，蒙灑甘露，如電穿百骸。此後，多種疾病不藥自癒。

母齡八十，患精神病，積二十餘年，住瘋人院。袁改念佛日久，心地愈柔，深恥未能親侍其母，乃停業，將母接回，親自照護，念佛相伴；並自於彌陀像前懇切祈禱：願佛慈悲，消我母障，重復清醒，念佛往生。

如是一年，二〇〇〇年正月初七，忽聞母大哭，甚為詫異；因其母之病只是怒罵，從不會哭。前往探問，其母哭訴：你母何以如此，屎尿裏滾著過？你怎麼也老了？我這是病多久了？你一天唱著過日子（袁改進出母傍皆唱佛號），我卻過的什麼日子？

二十餘年瘋母終於清醒！母女相抱，大哭一場。稍醒，袁改詳告其母彌陀慈悲之力，母女病癒之事，勸母念佛，必定往生。

親友鄰居聞之莫不稱奇，爭來探視。袁母則深厭人間虛假熱鬧，無有樂者，躲入佛堂念佛。

第三天中午（正月初十）母覺疲憊，乃臥床念佛。袁改往廚房沖開水返回，其母已安然辭世。第二天入殮，依然全身柔軟。我在當場親見。（二〇〇一年八月五日 淨弘法師記）

二十七、三歲女嬰 往生經過

我是淨好，有一女，身高不足一米四十。結婚後許多人都認為不能夠生育，卻於一九九七年十月中旬，生了雙胞女嬰，取名雅茹、雅意。我認為這是佛賜，取乳名大寶、二寶。

二寶出生時即雙目流水，三月大時去看大夫，診斷為「先天性視網膜惡性腫瘤」，並斷言最多只能活半年。

我常開念佛機，六字名號不絕於耳。二寶能走路說話時，一見我燒香，必先上前頂禮叩拜，並三拜三稱南無阿彌陀佛。每每必是，遇而不漏。

二寶一周歲半時，我大姐和她閒聊，她卻說：「大姨姥，我只能活一年了，死了觀音菩薩來接我。」當時大姐沒把這話當一回事。

二寶兩周歲多時，病情加重，需要住院，手術摘除眼球。我把念佛機拿到她的床邊，手術醒來，卻不喊叫。同室病友，都感不解；不久即出院回家，在一隻眼睛的情況下，分兩次與蓮友們一起看完了五張「佛傳故事」的光碟。

大約四個月後，病情惡化，再次入院，手術挖除眼框內的新生腫瘤肉塊，同時將眶內刮得裸露骨茬。術後醒來，靜聽念佛機發出的六字名號，而不哭喊，令所有看到的人，稱奇不已。

有一天我問她：「二寶，您病這麼重，姥姥能不能救您？」她連連搖

頭。接著又問：「阿彌陀佛能不能救您？」她當即點頭認可。所有在場的人，都說不可思議，太不可思議了！二寶臨終前，只喝水不進食，後示意將其面西而臥，在靜聽念佛聲中，坦然而去。

二寶火化後接連兩天中，我女婿女兒從外面回來，對我說：「媽！您把念佛機聲音開小一點，我們在街上都聽到了。」兒子和兒媳回來也說：「念佛聲音小點，我們在菜市場都聽到了。」當我告知他們我沒開念佛機時，他們都說：「我們的耳朵裏總是聽到南無阿彌陀佛念佛聲。」就連不太信佛的老伴也說：「耳朵裏總響著南無阿彌陀佛的念佛聲。」我說：「這是二寶要我們念佛，我們今後共同念佛吧！」（二〇〇〇年十月二十日 淨好居士講述 淨信居士筆錄）

二十八、苦極求救 安詳往生

李淑霞居士，本願念佛人。她的丈夫孫際南患肝硬化二十六年，近三年病情加重，有腹水，半年前又查出肺癌，二種絕症致使他在死亡線上掙扎。地獄、惡鬼相現，身瘦皮包骨，想吃東西不能進食，嘔吐不斷，躁動不安，亂打亂叫，五燒、五痛、滿地打滾……；苦不堪言。經常住院治療，把家人折騰得筋疲力盡，錢也花光了，最後毫無效果。李淑霞平日給他講佛法，叫他念佛，他不相信，甚至誹謗佛法。

在走投無路、徹底絕望時，他多次說：「我受不了，可憐可憐我吧，給我安眠藥……。」李淑霞斬釘截鐵地對他說：「孫際南，這個世界上任何人也救不了你！再高明的大夫也治不了你的病，只有阿彌陀佛能救你。我反覆跟你說，你不相信，我有什麼辦法。我看你的時間不多了，你不靠佛，只有下地獄！」這時，孫際南說：「好！我念佛，我念佛，你念一句，

我念一句，今天晚上不睡覺，一直念佛好了。」當下信受。李淑霞邊念佛邊講阿彌陀佛慈悲救度，他很高興。第二天早晨，他親自把阿彌陀佛像掛在他床的西牆上，邊看佛，邊念佛（這是在臨終前一個多月的情况）。後來他請求家人，不再去醫院治療，在家念佛往生。

他提前寫好了遺囑：「後事一切從簡，不開追悼會……把骨灰撒在大地上，臨終前後請家人及念佛人幫我念佛往生。」這期間，他總是要求李淑霞不要到哪去，陪他念佛最重要，親屬一直伴著念佛機在他身邊念佛。李幾次跟他說：「你要信佛，完全靠佛，什麼也不要掛念。」他說：「我早就把心放下了。」並反覆說：「我相信阿彌陀佛。」

臨終前半個月，有一天他神志不清，說話顛三倒四，病痛難忍。我（李力）坐在他旁邊念佛，他突然說：「不要擋住佛像，心裏有佛。」

臨終前幾天，不太吃東西，只喝點水，身無病痛，心不顛倒，心無掛

礙，明明白白。睡覺多，醒來時要求洗乾淨，說就這幾天了。

五月四日晚九點，突然舌根硬了，不能說話了，身子也不動，心裏仍然清楚。李與他說：「你嘴不能念佛，心裏念佛。」並將佛像放在他眼前，他點頭。李在他身邊一直念佛。

六日早上六時，我到李家，見病人仍然非常安詳，呼吸雖然有點急促，但很均勻。我們一起念佛。七點二十分左右，李淑霞和我到他身邊看著他念佛。就在這一剎那，他看我們一眼，閉上了眼睛，又閉上了嘴，我們都沒想到此刻就停止了呼吸，像睡覺一樣。大家輪班念佛，十二點多時，我二次摸了他的腳、腿、手、臉、額頭都是涼的，只有頭頂是溫熱的。

病人病重期間，氣味難聞，正常人難以承受。臨終前十天，氣味漸沒，尤其臨終前二天，房間氣味清爽，感覺清涼。

誹謗佛法 罪墮無間 肝病晚期 肺癌末期 二種絕症 地獄相現

臨命終時	聽妻告勸	信佛念佛	稱佛名故	念念除滅	八十億劫
生死之罪	佛力加持	能轉惡業	心神安定	病痛減輕	深信彌陀
慈悲救度	臨命終時	安然祥和	六字名號	威神之力	不可思議
五逆謗法	迴心皆往	彌陀誓願	增上強緣	稱名念佛	必得往生

(二〇〇一年五月十八日 李力 李淑霞記錄)

二十九、棄邪歸正 一月往生

—— 一位原法輪功練習者念佛往生記實

我二姐夫周國生，男，五十三歲，貴州省糧食廳幹部。一九九四年開始學法輪功，是一位堅決拒絕佛法的法輪功練習者，其心裏唯李洪志獨尊。

一九九六年五月一日，周在多次昏迷、摔倒後，不得不放棄「不看病不打針」的謬論，到貴陽醫學院去檢查，被確診為血癌，醫生要求住院，

周不肯，但迫於力不從心，只得住下來。住院不久，李洪志到貴陽來作報告，周知道後特別歡喜，認為拯救他的人來了，便偷偷從醫院跑出去，氣喘呼急地到了李洪志作報告的會場門口，卻被幾位功友強行擋住不准進去，被告知：「你已不再是法輪功的人，沒有資格參加李老師的報告會，因為法輪功的人是不會看病住院的。」周苦苦哀求，希望能進去，但仍未得到准許。被嫌棄、遭拒絕的他，十分沮喪，萬分難受，只得拖著極度疲倦的身體，懷著無比失望而又茫然的心悻悻地回到醫院，一頭倒在病床上傷心不已，但仍對法輪功迷戀不捨。

因為我們一家人都念佛，周因此知道有淨土法門。一九九八年八月初，已經住院兩年多，被血癌折磨得精疲力竭，消瘦如柴的周，自知時日不久，表現出想瞭解淨土法門的願望。他的心思被父母和大姐夫姚金祥看出來，便為他講解淨土法門。真是善根發露，因緣成熟，他越聽越歡喜，越聽越

舒暢，要求給他多講講。我知道他「多講講」的意思，因為他是大學生，需要「有書為證」，所以我就給他讀《無量壽經》等淨土三經，《覺海慈航》、《善男子往生傳》給他聽。還告訴他，「極樂世界」是佛經上講的，而且歷史上往生的人個個都是瑞相昭著，真真切切，記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裏像李洪志所捏造的虛無飄渺的「法輪世界」，無根無據，從未見任何宗教的經典裏有記載，所以希望你能徹底醒悟，趕快回頭，一心念佛，求生極樂世界。

這樣，連續二十幾天，一邊給他讀，一邊給他講解，他終於徹底醒悟了，於八月底開始發心吃素，並叫家裏的人將法輪功的所有資料，書籍、字畫、相片等焚燒，他要一心念佛，求生極樂。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日，父親看到阿彌陀佛站在蓮花上從窗而入，不久，周由昏迷轉清醒，並從床上坐起來。父親問他：「要幹什麼？」周答：「我

要到極樂世界去。」父親問：「你怎麼去？」周答：「阿彌陀佛帶我去。」答後不停地念南無阿彌陀佛，十分鐘後父親看到蓮花從窗而出，此後周開始喘大氣，呼吸慢慢地微弱，這時助念的人聽到周大聲念出「南無」便停止了呼吸。數分鐘後，慘白的臉色開始慢慢地紅潤起來，消瘦難看的臉開始慢慢飽滿、好看，兩小時後，整個臉色變得白裏透紅，嘴唇好似塗紅色唇膏一樣鮮紅，面部表情顯得十分安詳、滿足，全身柔軟，瑞相殊勝。直叫前來弔唁的人百思不解：爲何沒有一點點死人的陰森和恐怖，反倒給人一種親切而美好的感覺？

善導大師云：「以佛願力：五逆十惡，罪滅得生；謗法闡提，迴心皆往。」周國生初信邪教，誹謗正法。命終前一個多月才開始接觸佛教，繼而發心念佛求生極樂。阿彌陀佛不違本誓，接引往生；並顯瑞相，警悟頑迷。這真是：「佛有接引誓，我有往生願，衆生念佛，無不往生。」（二

〇〇〇一年三月十九日 貴陽龍泉寺蓮友 石洪書供稿

註：李洪志說生病是業力現前，不可打針吃藥。

又說現在是末法時期，所有的佛菩薩早已沒管人間事，因為他們都自身難保，只有他一人在管人間事。

又說自己是釋迦佛再來拯救人間；佛教太陳舊太落後，不能救衆生，只有他才能拯救衆生。

又說如來的層次不夠高，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大佛，功能比釋迦牟尼佛要高幾十萬倍。

又說其左手是阿彌陀佛，右手是觀音菩薩。

又說寺院裏的佛菩薩像已被魔附體，誰去拜佛菩薩，這些魔就會附在誰身上，所以「法輪功」的人是不准到寺院去的，也不准供佛菩薩像；原來供佛菩薩像的學「法輪功」後，有的將佛

像送回寺院，更爲惡劣的將佛菩薩像砸毀。

三十、謗法闡提 迴心即往

張玉祥，住北京市宣武區永安路8樓1單元11號，素不信佛，其妻杜永亭多次勸丈夫念佛，告知極樂世界也有其份；張非但不信，還多次罵妻，嫌妻念佛。妻則不懈相勸，並帶丈夫照片到寺院受三皈，望三寶加持丈夫有朝一日能念佛。

一九九九年四月的一天，張玉祥突然摔倒，胯骨摔折，疼得呼爹喊娘，渾身出汗，直到深夜三點半鐘疼痛不止。杜居士告訴丈夫：「你喊爹叫娘沒有用，誰也不能救你，只有阿彌陀佛才能救你。」在痛苦無奈之際，張生起了願出離世間苦之心，喊了三聲阿彌陀佛，之後就睡著了。第二天被兒女送往醫院就一直沒疼，第三天下午四點來鐘，杜居士想回家上香求佛

留丈夫再活幾年和自己作伴念佛，張向她擺手，意思是自己要走了，不要求佛，之後就斷氣了。

杜永亭回家把張玉祥的像片供在佛堂，傍晚六點時，全家人都看到張的像片放出種種顏色的光。第二天許多居士到張家助念，皆見張之像片放出「白、粉、藍、黃、綠」等多種殊勝色光。

第三天，從太平間冰屨裡拉出張的屍體，打開包屍的黃色包，張的身上放出檀香味，所有在場的人都聞到了。冰凍三天，全身柔軟。照片顯現張的遺體在玻璃棺內面容含笑，栩栩如生；頭部上方有帶綠葉的白色蓮花包一朵，下面還有綠葉。真是不可思議的彌陀慈悲攝護呀！所有見者，都深信念佛有不可思議的力量，無疑稱念佛號。

火化當夜四點，杜居士一睜眼，突然看到張居士身穿大紅袍，站在半空中，滿心歡喜地看著自己……（二〇〇一年三月十日 北京 郝潤英）

三十一、蛇聽念佛 亦得往生

春天，天雖已很暖，但不時還有幾天蠻冷的日子。去年三月的一天下午，我閱經眼倦了，就在門前一邊念佛，一邊扯草。突然見到一條一尺多長的小蛇，我驚叫了一聲「阿彌陀佛」；草雖已觸動了牠，但牠仍然不動，擡著頭，向著我家正廳的佛堂，久久不動。當時，我還叫了一個鄰居同修來看。這樣的情形，不幾天後又發生一次，我都一直站在那裏為牠念佛，直到牠鑽入石牆縫裏才離開。

第三次見到牠時，牠頭仍是擡著，向著大門內的佛堂，但是牠已經乾癟了。儘管如此，蟲和螞蟻並沒有傷害牠，我將牠送到一顆樹下「安葬」了。牠寧被冷死，也不鑽入石縫；而且仍擡頭向著佛堂，或許牠是在聽我或者聽念佛機念佛，或許是牠自己念佛而終的吧。牠是否在我剛遷居來時，蜷撲在我家門口聽我念佛，久久不走，直到我用小樹枝趕牠，才連蹦帶跳

走的那條呢？我不得而知。不過我深信，大慈大悲的阿彌陀佛，已經把牠接到西方極樂世界了。南無阿彌陀佛！（佛曆二五四五年二月初四 悲福居士 記實）

三十二、空中佛樂 持續三天

大姑姐柴胡氏，住黑龍江鐵力市神樹鎮，七十四歲，一字不識。

一九九七年春，她初接觸佛法就是彌陀本願念佛法門，信心歡喜，念佛越念越綿密。憶佛念佛成了習慣，彌陀名號融入心田，徹底紮根了。

二〇〇一年農曆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往生後，佛聲一直念了兩天三夜。這裏天氣很冷，到出殯時，身體柔軟，面色好看、如常。葬禮結束回家的路上，大家聽到山邊念佛聲音樂在回盪，格外好聽清楚，她孫媳婦說：「比您們念的好聽多了。」這空中音樂一直持續了三天。

她的子女都信服了，而且素食一周，念佛四十九天。老姐姐的往生，可度了一批人，鄰居不少人跟著念佛了。（二〇〇一年農曆四月十一日 王雅先居士記）

三十三、悲傑居士 往生記實

我叫王希林，家住河北廊坊市，老伴今年七十八歲，一九九七年歸依三寶，法號悲傑，入念佛門，預知時至，於二〇〇一年七月一日晚七時往生淨土。

兩年前，老伴因右胯摔傷，右膝彎曲不能動，後患腦血栓左側上下肢無知覺，四肢只有右手能動，一直躺在床上，周身疼痛，苦不堪言。看她這樣痛苦，我坐在她身邊，跟她一起念南無阿彌陀佛，並開導她說：「無始劫來，我們造了無量無邊的罪業，罪惡深重，只有阿彌陀佛能救我們，

你千萬別忘了念佛。」在她平靜的時候我提醒她說：「別忘了念佛呀！」她說：「我念著呢。」「那我怎麼沒聽見？」她說：「我心裏念著呢！」

後來老伴的病情加重，經常疼得大喊大叫。鄰居王大夫（王克武居士）來看她，她對王大夫說：「大師兄，跟阿彌陀佛說說，早點來接我吧！」王大夫說：「好，我和蓮友們一起念佛為你迴向，你自己更要好好念佛。」

二十四號早上她對我說：「阿彌陀佛來看我了，並說過幾天要接我走，你把閨女接來吧。」當時我認為她是病痛心急，是自己的願望，沒往心裏去。第二天她對我和兒子說她又看見阿彌陀佛來了，而且阿彌陀佛告訴她：「你的罪受夠了。」那天她不願讓我出門，說：「你跟我多說幾句話吧！說一句少一句了，過兩天我就要走了。」

二十九號上午要喝水，我和兒媳扶她起來，不想忽然一下便昏迷了，人事不知，喉嚨有痰，呼吸急促。我趕緊聯絡姜叢生等居士，姜居士開示

她信心念佛，必得往生，於是蓮友們和子女親屬等輪流助念。

七月一日下午七點，老伴呼吸由粗轉細，無半點痛苦，安然往生。在此之前佛號聲一直未斷。八小時後洗澡更衣，面色紅潤祥和，身體柔軟，彎屈了兩年的右腿也伸直了。

老伴飽嘗了人生老苦與病苦，真正厭離娑婆，願生淨土。老伴並無修行，也沒有做什麼功德，癱在床上連禮佛也不能，只能念南無阿彌陀佛。老伴的往生極度地體現了阿彌陀佛對我們凡夫攝取不捨的本願及慈悲平等的救度。

老伴的往生事實，也感化了我的親友。我的侄兒和侄女親眼見到這個事實後非常感歎：「念佛太好了！」當即從我這兒請走了念佛機，也信受了本願念佛。（二〇〇〇一年七月二十日 王希林口述 於秋生筆錄）

三十四、我就不信 佛不來接

我母王玉蘭，一九九五年農曆十月十四日往生，是我親眼所見，信佛人不打妄語。

我母年輕時得過饑癆，吐過饑蟲，吃過黃土，信佛素食後就全好啦，一直活到八十四歲。臨終前無病，因吃的少，多日不排便，我怕年紀大會出麻煩，就帶去醫院灌腸，回來就不能下床啦。臥床期間，自己也能坐起來念佛，因洗腸後肚裏沒食物總流水，自己決定不吃不喝，就等著佛來接。二十多天每天只喝一瓶雪碧，潤潤嗓子；後來每天光喝一杯白開水，潤潤嗓子。問她哪難受？她說：「不，就沒勁！」這已經快一個月了。

我女兒說：「媽呀，咱是不是應該找電臺來採訪姥姥呀，人家三天至七天不吃不喝餓也餓死了，姥姥就這樣，還能自己坐起來念佛，說話一點不糊塗，真是奇怪。」我說這就是佛力不可思議呀。

我母親說：「我就不信佛不來接我，佛不會騙咱們的，我念佛吃素不能白念。」

果真在十二月四日半夜十二點十五分上了一支香，給我母親誦三遍往生咒，我母親叫我扶她坐起來，雙腿盤上，面向西坐著。我問：「媽，你念佛沒？」我媽說：「念，我心裏念；西方三聖來了，快給我上香。」我說上著香呢，我媽說：「好！」就長出二口氣。我在媽媽背後不知怎的，就什麼也不知道了；等我醒來再對我媽說話時，我媽就不吱聲了。我還以為我媽累了，不愛說話呢，就慢慢把我媽放下，蓋上被子。下地一看時鐘，已是三點四十五分，我想可能我媽就這樣走了。真是「見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

就這樣在家放了三天，面容比活著時還好看，我兒子的同學問我：「阿姨你給姥姥化妝了？」我笑著說是佛給化妝的。最不可思議的是全家沒一

人害怕，一直到火化那天身體還軟的。

火化時，看到母親在天上盤腿向下看，在蓮臺上笑著看我們。有不信佛的朋友和表妹都說：「怎麼阿彌陀佛的聲音總在頭上跟隨著唱。」（二

〇〇一年三月八日 遼寧 李紅玲居士 記實）

三十五、彌陀本願 希望之光

我母張榮芳，二〇〇一年六月十四日往生，終年六十五歲。其往生前後，感應特多，瑞相昭著；而其修學歷程，亦頗具啓發。今依衆蓮友之囑，記之普供有緣。

母一生多病，曾胃切除唯餘三分之一，脖子患甲狀腺瘤，術後復發，因體質過虛，即不能再行切除。

一九九七年六月，我們母女同時歸依，母親體弱不能做早晚課，心中

焦急不安；又仔細聽某法師錄音帶，看其書，益覺己力不足，往生渺茫，悲嘆地說：「我每天不能誦經，佛號也念不了幾千幾萬，實在不行，俺就不去了。」

我和妹妹也一樣，看別人用功，自己發誓也回來用功，可是用不上幾天，又懈怠了，如此反復不定。我們天天求阿彌陀佛臨終一定來接引，一定正念現前，但心裏沒有底。雖然有時勸母親要精進，但是我們自己也沒有做到，持戒也持不了，一百零八拜也拜不了，三千遍的經也誦不了；極樂世界雖然好，但是就我們這樣的修行法，自己知道一定去不了；去不了就要輪迴，這個道理我們懂，還不如當初不知道，所以我們內心也很痛苦。就這樣在矛盾和不安的心情下過了二年。

一九九九年五月，我們有緣看到願賦居士寫的《念佛的心情》，又聽到師父您在煙臺竹林寺的講話錄音帶，真是如獲至寶，激動的心情難以形

容，這才真正體會到阿彌陀佛的大慈大悲！雖然以前嘴上天天說「大慈大悲」，但是不明了阿彌陀佛悲在哪裡，慈在哪裡；現在領會到了，原來阿彌陀佛慈諒我們不能做種種艱難複雜的修行，故發「稱名必往生」的本願，並不簡擇功夫深淺、修行好壞，任何人只要念佛願生必然往生，像我們這樣念佛也能往生！全家人激動得眼淚止不住的流，好幾宿睡不著覺。師父您的錄音帶，母親她從早到晚不知聽了多少遍，心豁然開朗，領解了「南無阿彌陀佛」這六個字裏所包含的真實救度的意義。從此一身輕鬆，安樂無憂，不管是行住坐臥，從心裏歡喜地念佛，自自然然地生活在念佛中。真可謂阿彌陀佛的本願，再次點燃了我們心中希望之火，燃亮了救度的光明；內心對淨土有了更為熱切的嚮往，充滿了必定往生的喜樂。

今年五月，母親檢查為肝硬化腹水，打利尿針也不管用；又胃癌晚期，水米不進，便血、吐血，每日多次，疼痛難忍，非常遭罪。我們姐妹倆從

早到晚給母親捏理按摩，不能稍減其苦。有二次勸母親念佛，母不太接受。我們亦能理解，處此苦況，自難提起佛號；然待其苦稍舒緩些，母亦能念佛。

在未知自己病情時，母親生存欲望很強；當得知何病時，反而十分平靜，說：「我不想再在人間受罪了，求阿彌陀佛慈悲早點接我走吧！」

一日夢一白淨高個子男子對她說：「不用住院了，回家吧！」遂回家。第二日，夢屋子四角，各坐一尊阿彌陀佛，穿黃衣；一端嚴男子放一大藥丸於母親口中，很是舒服。此後，疼痛即減輕許多，直到往生不再便血，不需利尿針。

往生前三日，母說就三、五天了，要我們送她去念佛堂往生，並殷勤叮囑我們好好念佛，說：「只有這一條路可走，只有阿彌陀佛能救我們。」母親說她到極樂世界第一件事，就是跳進八功德水中痛痛快快地泡個夠。

（因為母親體內嚴重脫水，整個人都脫形了。）她還說要經常回來看我們，要是看到我們活的受苦，就早早接我們走。母親把所有的事情都給我們交代的清清楚楚。

往生前二日中午，母親看見一尊大阿彌陀佛左手托著一尊小阿彌陀佛，大佛左手朝外，然後慢慢轉到胸前，小佛的頭正好頂在大佛的嘴巴下面。母親問：「這一大一小阿彌陀佛一樣，我跟哪個走呢？」這時妹妹說：「小佛就是你，你已經被阿彌陀佛托在手裏了。」母親聽了高興的笑著直點頭。

往生當日凌晨兩點四十分，母親看見阿彌陀佛手裏抱著一個小孩在把尿。聽到母親這樣說，我和妹妹高興的不得了，告訴母親：「阿彌陀佛抱著的那個小孩就是你，因為我們都是阿彌陀佛的孩子。」母親聽了高興地點頭，嘴裏也不停地念佛。（我們覺得母親能看見這樣的情景，還有一個

原因：因為母親的子宮有一個挺大的囊腫，壓迫得她總是有一種想小便的感覺，她一遍遍地跟我們說，但都尿不出來，很難受。這次有阿彌陀佛親自給母親把尿，我們想母親當時一定會覺得很輕鬆；事實上的確如此，一直到往生，母親沒有再難受。）

三點，母親又告訴我們她看見阿彌陀佛及聖眾好多人，說那裏面沒有她。聽到母親這樣說，我和妹妹真是萬分激動，我們告訴母親阿彌陀佛早已來了，您不要著急，阿彌陀佛知道什麼時候接您走最合適。母親聽了非常高興。這時我們就把阿彌陀佛像放在母親眼前，大聲念佛。

三點二十分，母親看見阿彌陀佛左肩有兩個亮點，銜亮銜亮。

一直念佛到上午快九點的時候，爸爸見母親挺好的，就讓我們姐妹到廂房休息一下，說也讓母親睡會兒。我和妹妹剛離開一會兒，爸爸就叫我，說：「你母親可能往生了，快看看。」我和妹妹趕緊過來一看，母親

吉祥臥，微睜雙眼，面帶微笑，非常安詳，我們不相信母親已經往生了，但看到母親好一陣子一動不動，才確信母親真的被阿彌陀佛接走了。

這時周圍龍口、蓬萊、長島和海陽的居士也都陸續趕來念佛。二十四小時後，蓮友們給母親穿衣服，母親全身柔軟，兩眼烏黑銜亮，像是活著，滿屋香氣，在場蓮友都很激動。一直到十六號上午火化，五十多個小時過去了，母親還是全身柔軟，身手骨節活動自如，像活著一樣。臨走的時候，我們把母親扶起來，一家四口合影留念（隨信寄去照片一張）。

這麼熱的天，沒有採取任何製冷方法，身體不腐不臭，柔軟芳香，有許多在場不信佛的人都覺得這簡直是不可思議。

從十四號開始，大雨電閃雷鳴日夜下個不停，十六號雨雖然停了，但天還是陰的很重。七十多位蓮友一起到殯儀館，大家就站在院子裏大聲念佛。雖周圍天空依然烏雲密布，我們頭頂上厚重的烏雲卻慢慢散去，露出

藍色的天空，朵朵祥雲展現種種不可思議的奇妙景象：有大蓮花、白鳥、仙鶴、龍鳳、亭臺樓閣，西方三聖、觀音送子、觀音菩薩的坐騎，佛的一隻手伸在空中；母親頭像也映現在空中。最後太陽出來了，圍繞著太陽出現了七彩的光環，再現了二遍，很長時間才散去。種種奇妙景象，把殯儀館工作人員，還有當天去火化的其他人都看呆了，我也想也只能用「不可思議」四個字來形容了。蓮友們個個激動的除了念佛還是念佛。所有這些景象我們都攝像下來，天空中我母親的頭像栩栩如生，種種奇景惟妙惟肖，任何人一眼都認得出。淨果法師就是看到這盤錄影，非常高興，囑咐我們一定要把母親的往生情況記實下來。

在這裏，我們一家要感謝前來念佛的蓮友，還有好多我們不相識的，祝他們吉祥如意！

接下來的日子，我們只有高興，沒有悲傷。我們一家人經常能聞到很

奇妙的香味。七月十六日凌晨，妹妹做了一個夢：當時我們爺仨在家聽到敲門聲，開門一看，有一位佛菩薩模樣的人站在門外，瞬間變成母親生前的樣子，我們一家四口高興地擁抱在一起，又叫又跳。進到屋裏，圍坐在母親跟前，母親說：「你們想我不是？」我們點頭說：「是！」母親說：「想我就到極樂世界見面（在整個過程中，母親說了好幾遍）。」

以上是我母親往生前後的經過。其他還有許多感應瑞相，不能細舉。母親的往生充分證明：只要一心靠倒，念佛求生，沒有不往生的。

南無阿彌陀佛！（二〇〇一年九月廿六日 山東龍口 慧雲 印蕾 記）

三十六、本願安心 判若兩人

曾岱峰，一九六六年生，華西醫大畢業，就職於成都市健康教育所。先學唯識，後學《廣論》，多次去色達五明佛學院求密法。一九九五年辭職至四川佛學院函授班當老師，帶領大家學習《菩提道次第廣論》，全身心投入佛教事業。一九九八年六月檢查為肝癌晚期，手術後改修淨土，念佛求生西方。

七月份我去看他，身體尚好，一點不像病人的樣子，但是能明顯地看到他在念佛時，眼中有一種緊張恐慌的神情。畢竟，身患肝癌晚期，無常感極為真切，不同一般人的嘴上說說；大限即將來臨，生死猶然未了，對於一個認真求道的人來說，如何不焦慮恐懼！

十月，他專門移住報國寺，一意求往生。其間我和智隨法師把《善導大師要義》、《選擇本願念佛集》、《淨土三部經講話》、《淨宗講義》

等本願念佛教典介紹給他，並時常與他交流、討論；如此相續約一個月，他的念佛信心大增，從此坦然念佛，安心滿足。

十二月，癌症已轉移，全身已現黃疸。有《四川日報》社記者來看望他，在談及自己的死亡時，他毫無懼色，談笑風生。這位元記者感歎地說：「我從來沒有遇到這樣的人！」

一九九九年二月四日，病體已極度虛弱的他，已不能進食，僅靠水和飲料維持生命，但依然要求剃度出家，獲賜法號「隆運」，滿了一生的心願。僅隔三天，亦即臨終前一周的二月七日，他告訴我，夢見自己去了淫欲場所；並說他已出家，又是一個臨死的人，應該精進念佛，怎麼還會做這種不應該做的夢！他覺得非常愧疚。我對他說：「這正是我們多生累劫輪迴之根本，也證明我們是生死凡夫，只有完全仰仗彌陀願力，才能往生淨土。你能此時坦然說出，說明無有覆藏罪惡之心，而有任憑彌陀救度之

志，安心念佛，又何必掛懷呢？」他聽後很覺釋然。

二月十四日晚，他已經到了最後時刻了，有同修主動要求爲他助念，他搖搖頭說：「不必了！」又有人說：「放念佛機好嗎？」他點點頭說：「好！」

二十五日凌晨三十分，以坐姿念佛往生淨土。下完早殿六點鐘，我夢見有人說他眼睛動了，又活過來了。隨即醒來，趕緊去看，果見他眼又睜開，滿臉笑容，光輝燦爛，一點不像死人的樣子。

往生後十二小時，所拍照片，栩栩如生，眼開而有光，飽含笑意，嘴角張開露出開心的微笑，一幅非常滿足的表情，那意思好像是在說：我確實已經來到淨土了。不禁讓我聯想起一九九八年七月他眼睛裏的那種惶恐不安的神情，真是鮮明的對比！此張照片後來加印多張，很多蓮友爭相傳看保存。（二〇〇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隆道法師口述 釋淨宗筆錄）

三十七、本願安心 絕症猶喜

葉盛雲老居士，七十二歲，天津人，年輕守寡，帶著一雙兒女無依無靠，歷盡艱辛，深深感受到了人生的痛苦與無奈。聞到佛法才知道，人生一切苦樂境界，均是因緣果報，受業力所牽輪迴不止。聞知此理，她即發願今生一定要了脫生死輪迴，故於一九九九年底歸依佛門，修學淨土法門，求生西方極樂世界。

就在這個歡喜的日子裏，一位居士卻對她說：「你這麼大年紀了，雖然歸依三寶，也只是種個善因而已，往生是不可能的了。」這句話好像一塊石頭壓在她的心頭，使她一時透不過氣來，從此心情沈重，悶悶不樂。她曾不止一次地問自己：難道極樂世界就沒有我的份嗎？難道還要再度輪迴，造罪造業受苦受難嗎？爲此老居士不知道掉了多少眼淚。

二〇〇〇年四月，葉居士來到我們這個道場，聽聞本願念佛法門。當

她聽到阿彌陀佛大慈大悲不捨棄一個衆生，欲令一切衆生往生成佛的超世弘願時，淚如雨下，哽咽地大聲說：「阿彌陀佛大慈大悲，要救一切衆生脫離苦海，這下我有救了！這下我有救了！極樂世界也有我的份兒，彌陀慈父要救我，一定要救我，我好高興，好快樂，好幸福啊！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葉老居士被彌陀大慈悲所感動信心歡喜，在場的居士們也無不爲之歡喜，大家高唱佛號共沐佛恩。

自從聞信本願之後，葉老居士以念佛爲正定業，感恩彌陀的救度。二〇〇〇年六月底，兒子帶她去醫院看病，醫院當時就留她住院治療。趁兒子回家取用品之時，葉老居士找醫生詢問病情，看到醫生有顧慮，她便說：「我退休前也是醫務工作者，現在是個念佛人，生死對我來說另有意義，請您如實告之，我好早做安排。」醫生爲她這種非凡的氣質所打動，如實講清了病情，是晚期肺癌，並說只有一兩個月的時間了。葉居士聽到，毫

不驚慌，爲了穩定兒子的情緒，只好在醫院住了幾天，最後還是說服兒子，出院回家一心念佛。

葉老居士出院後，居士們去看望她，她便高興的告訴大家說：「我向大家報喜事，我快回家了，走時還請大家送我一程。」同時把後事托咐與馬桂玲居士，並請大家幫忙辦理，當天還請大家一起吃喜麵，在場的居士無不讚歎！的確，像葉居士這樣的信心念佛人，就像法然上人所講的：「願生淨土之行人，得病患偏樂。」對於世俗人來講，死亡是那樣的令人恐懼與悲哀，但對我們念佛人來講，那將是最最輝煌的時刻。

十月十八日開始，葉老居士一直吃不下東西，每天只是喝一些白水，身體虛弱不能坐立，只是躺在那裏，靜靜地聽著佛號，心裏念佛。

十月二十日夜裏，大約十二點左右，衆居士正在靜靜地念著佛號，突然間，被葉老居士的舉動驚呆了，只見她突然坐起，臉上綻開了異樣興奮

的笑容，兩隻手把身邊正在念佛的居士攬在懷裏，大聲說：「阿彌陀佛來了，阿彌陀佛來了！」然後雙手合十，大聲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大家也忘記了這是夜裏，同聲高唱著佛號，喜悅之心一直延續、延續，久久不能平靜。

臨終前十天，十月二十三日，身體已十分虛弱的葉老居士還作了一次精彩感人的說法。

有位蓋寶成居士，男衆，四十多歲，身患肺癌，被病苦所折磨，曾一度想輕生，後在馬居士的勸導下，皈依佛門，這天也來到葉居士的家庭念佛道場。兩位居士，一位年逾古稀，一位正值壯年，同是被病魔纏身，生命即將走向終點的人，在這特殊的時間，特殊的地點見面了。葉老居士現身說法，對蓋居士說：「唯有念佛，才能永遠在彌陀的呵護之中。我從得病至今，未有癌病的痛苦，從未吃過藥，這就是阿彌陀佛的力量，佛為我

承擔了一切。我曾護理過癌症病人，個個都是痛不欲生的樣子，好可憐，好可憐的，但我把自己交給阿彌陀佛了，一心念佛與佛同在，所以身雖有病，但無病苦。你要記住，好好念佛，不要執著自己的身體，一切都是假的，念佛成佛才是我們今生唯一的目的。」短短數語，字字千金，在場的居士們無不為葉老居士厭離娑婆、欣往極樂的信念所感動，同時大家也深切地感受到阿彌陀佛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衆生攝取不捨的大慈大悲。

臨終前一天的早上，已無體力的葉老居士微合著雙目，順手摘下一朵鮮花（床頭放有一盆鮮花）供放在枕前的佛像前，這是她最後的一個動作。多麼美麗的動作！多麼美麗的鮮花！

次日，十一月三日十一點四十分，葉老居士安詳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面色紅潤，無一絲病苦相，遺體放七色光，有像片爲證。（二〇〇一年七月三十日 郭敬森居士 整理）

按：聞患絕症 如聞喜訊 因有本願 使人安心

彌陀慈悲 不捨一人 不能生者 能令往生

三十八、本願念佛 瀟灑往生

陳妙元，女，七十一歲，是專修專弘淨土七年的貴陽市龍泉寺念佛堂的蓮友，家住龍泉寺旁。沒有知識，沒有文化。為人忠厚樸實，對三寶特別恭敬，尊重老師，愛護蓮友。在齋堂服務七年，任勞任怨，閒話很少。樂於聞法，專一念佛，很受師父和蓮友愛戴。

二〇〇一年三月初，生病住院，診斷為心肌梗塞、膽囊炎。住院幾天後，病情仍不見好轉。於是堅決要求出院，一心念佛往生。

三月二十四日早晨，劉老師看望她時問：「你的心安不安穩？」

她合掌微笑回答：「很安穩！」

又問：「你快往生了，高不高興？」

她又合掌微笑回答：「很高興！很開心！」

劉老師拉著她的手接著問：「你的身體有痛苦，你的心有沒有痛苦？」

回答：「絕對沒有。」

劉老師又問：「你知不知道你如此安心、愉快、瀟灑的原因是什麼？」

她回答：「怎麼不知！是阿彌陀佛的本願『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

劉老師又問：「善導大師是怎樣解釋這句話的，你知道嗎？」

回答：「知道！」

劉老師接著說：「是不是：『設我得佛，十方衆生，稱我名字，下至十聲，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彼佛今現，在世成佛，當知本誓，重願不虛，衆生稱念，必得往生。』」

陳妙元舒心地笑著並使勁點頭說：「是！是！是！是！衆生稱念，必得往生！衆生稱念，必得往生！南無阿彌陀佛！」

這時，劉老師說：「既是這樣，你已決定往生無疑，根本用不著別人助念。但是，阿彌陀佛帶著觀音、勢至、諸上善人，浩浩蕩蕩、幢幡寶蓋來迎接你，我們不能沒有禮貌，讓你冷冷清清地告別娑婆，一定要念佛堂的蓮友歡歡喜喜、熱熱鬧鬧的來送你。」

這時旁邊七十五歲的石通良蓮友笑著對她說：「幾年來，我一直想在念佛堂中做第一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正念分明的往生人，當大哥！沒有想到，被你搶先了一步，我只好當老二了。」

陳妙元詼諧地拱手說：「承讓！承讓！」把在場的人全都逗樂了。

三月二十四日，也是念佛堂講經的時間，劉老師上課之前通報了與陳妙元的對話情況，讚歎她正念分明，一心念佛，心不旁騖，同時對歡送她

往生作了具體的安排。

下午下課後，劉老師又去看她，告訴她說：「你往生的歡送會我已經安排好了。到時候，念佛堂近三百位蓮友全部來送你，就好像歡送狀元一樣把你交給南無阿彌陀佛。」她笑得合不攏嘴，緊握著劉老師的手說：「謝謝！謝謝！到時候我也這樣同阿彌陀佛來接你們。」當時，在場的師兄都拍手叫好，歡呼踴躍。

當天，附近的師兄們在她家念佛到深夜十二點。守護在身旁的兒女們接著念佛，昏迷中，她的胳膊輕微抖動了好幾次。直到天亮清醒，她高興地對守護在身旁的兒子說：「我去極樂世界遊一圈回來了，好殊勝，全是金光閃閃，跟經上說的一樣。我見到佛了，見到菩薩了。」她非常歡喜，不停地念佛。

三月二十五日早晨，陳妙元的大兒子興奮地把母親已去極樂世界的情

況，告訴念佛堂的張妙禮師兄，張師兄聽了非常高興，急忙跑去再問。陳妙元又把去極樂世界的情況重說了一遍。

三月二十六日晚九點四十分，陳妙元在念佛聲中帶著愜意的微笑實現了她往生的夙願。念佛堂近三百名蓮友得知陳妙元往生的喜訊後，相聚在陳妙元住宅前院，由龍泉寺住持上通下立法師組織盛況空前的念佛歡送法會，蓮友們熱烈、法喜、踴躍、感恩的佛號聲響徹雲霄，令一些圍觀者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念佛的行列，放聲唱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這真是：

一句彌陀無別念，不勞彈指到西方。

不用三祇修福慧，但將六字出乾坤。

（二〇〇〇一年三月廿八日 貴陽小河龍泉寺 趙佛子 張妙禮 鄭佛

章供稿）

柒、助念往生

《念佛感應錄》第二集

柒、助念往生

三三二

一、助念得生 托夢孫兒

熱心弘法的劉俞伶蓮友的哥哥，二〇〇〇年農曆四月十二日晚六點多安然辭世，享年六十歲。他多年疾病纏身，在妹妹的開導下，也供佛二年了；早晚上香時，也能念幾句。我們是十一點三十分左右到達亡者家中，助念一個小時後，有四位蓮友都看到，阿彌陀佛手持一朵藍色蓮花，與諸聖眾來了；亡人很快上了蓮花，還有二朵蓮花在空中飄著。

暑假期間，劉俞伶蓮友帶著哥哥的五歲孫兒到我家。當時那個五歲小菩薩告訴我：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個夢，夢見阿公回來，坐在蓮花上，帶我去玩。阿公那裏真好，地上都是黃金，天上有很多雲，很好看，又有很多大樹，樹上又有小鳥，那些小鳥又念佛、又唱歌，還會講話。我問他：「唱什麼歌？講些什麼？」他說：「我聽不懂。」後來他說：「阿公和我一起回來的，要走時，他對我說，櫃子裏還有兩包過年時買給你沒有放的

煙花，叫你姑婆找給你。」這時，劉俞伶蓮友說：「我在櫃子抽屜裏，果真找到了那兩包煙花。」「阿公怎麼回去的？」我問他。他說：「阿公是坐火箭回去的。我聽到『啾』的一聲，就不見阿公了。」

這個五歲的小菩薩，沒聽過誰給他講極樂世界的情形，他在夢中見到極樂世界的景況，怎麼會假呢？如果不信，那真是善根太淺了。

劉俞伶蓮友還告訴我：有一次在我家，我和他及他表姐在念佛時，他看到阿公坐在蓮花上，和阿彌陀佛一起，阿彌陀佛手中有一條又長又亮的光，有一個女人跟著光一下就上去了。我問他：「是誰？你知道嗎？」他說不知道。我指著牆上的照片問他：「是哪個？」他指著我媽媽說：「是這個、是這個。」我高興地告訴他：「是你阿公的媽媽，是你的阿太。」這個小菩薩高興得更神氣十足了。

當時，我拿著一本《無量壽經五譯分段對照》的封面阿彌陀佛接引圖

給他看，他一看就說，就是這樣，就是這樣。這時，我不但敬讚這位小菩薩，而且對劉俞伶同修弘法的效益也真心敬讚。

真是一句佛號具足無上功德，不但助念使亡人獲得阿彌陀佛的接引，平常家人念佛還使已墮鬼道四年（不再詳述緣由）的親人（阿太），憑著一句佛號也獲得往生，佛法真是不可思議啊！南無阿彌陀佛！（二〇〇一年二月廿八日 悲福居士 記實）

按：平生不遇念佛法門，或雖遇此微妙法門而無信願，直到臨終乃至死後中陰身，遇善知識安慰開示，告以念佛，尚且往生；則一生信願專持佛名之人，更必往生。若以為一生信願念佛之人，也必須臨終助念，往生方有把握，不然往生不定，則是知見錯誤，於佛願力信不及矣。請參以上念佛往生各例，發起「專稱佛名，必得往生」之決定心。

善導大師《觀經疏》云：「一心專念彌陀名號，行住坐臥，不問時節久近；

念念不捨者，是名正定之業，順彼佛願故。」

又云：「但能上盡一形，下至十念，以佛願力，莫不皆往，故名易也。」

又云：「一切凡夫，不問罪福多少，時節久近，但能上盡百年，下至一日七日，一心專念彌陀名號，定得往生，必無疑也。」

正定之業者，即是稱佛名，稱名必得生 依佛本願故

二、寶塔如林 香光攝取

二〇〇〇年七月初五下午五時，魏老師（悲福居士）接到約十公里外的水岩壩一居士要求為其丈夫助念的電話。晚上將近八時，我母親一行六人，租車到了亡者家。另外還有一個醫生及亡者的妻子和十三歲的兒子。遺體在一間很小的房內，大家坐在屋簷下靜心地為他助念；魏老師在遺體旁為他開示，勸他珍惜此緣，信心念佛。

八點四十分左右，我的母親便看到西邊天空有數不清寶塔出現，有金色的，有紫色的，有藍色的……因為母親是第一次見到如此多的莊嚴寶塔，禁不住脫口而出：「阿芬，快看，好多寶塔。」阿芬居士也欣喜地說：「是啊，快看，他已經上到佛塔頂了。」這時該居士的兒子手指西方也叫道：「媽媽！快看，有一朵放著金光的白蓮花，還有三個人，中間那個頭上有一個東西閃閃發光的，旁邊有兩個女的（他未見過三聖像）。」人稱其為「妹妹」的居士也讚歎道：「阿彌陀佛全身放著金光，好美！」這時，大家都聞到一陣陣百花香，並伴有甜美的酒香味，使人心情舒暢。

靈堂內的魏老師和展明居士，也走出屋來，亡人的兒子好奇地想接過展明居士手中的木魚來敲，一拿到木魚就興奮地說，木魚也好香。展明居士也說，他兩次見到壇中的佛像閃光。這時，我母親及另外三位助念蓮友都說，阿彌陀佛是一隻手抓著他的手臂，一隻手托著他的腳走的。

不可思議的感應，感化了那位亡人的醫生朋友，他說：「魏老師勸我學佛三年了，也燒香拜佛，但我就不相信真的有佛，今天我相信了，我雖然看不見，但我聞到了香味，在魏老師走出來時，香味更濃。小孩子講話不會騙人的，我相信真的有佛了。以後你們去助念，也打電話通知我，我也去。」

魏老師見大家議論太多了，就勸大家不要再議論，大家又繼續信心歡喜地稱念南無阿彌陀佛……

「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衆生攝取不捨」，真實不虛！

「當知本誓，重願不虛，衆生稱念，必得往生！」有緣聽聞者，大家都信心歡喜地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吧！我們都會獲得大慈大悲的阿彌陀佛，惠以我們現前、當來的真實利益的。（二〇〇〇年八月十一日 法靈居士 記實）

三、金光接迎 我的祖父

我的祖父姓李名冬，今年（一九八二）七十五歲，家住臺灣省台中縣大甲鎮順天里孔雀路十一號。於九月二十三日晚上十時十五分因腦溢血而過世。

當時情況危急，慌忙地送到大同醫療中心，終因病重藥石無效，而於夜晚十時遣車送回自宅。家人此刻都不知怎麼辦，恰巧祖父臨終時叔叔趕回（他是一位修淨土宗的居士，時常於台中一帶的道場講經說法），連同幾位修淨土宗的大德們也來為祖父助念往生。準備就緒後，從當晚十點十五分到次晨六點半一直不停誦念著佛號。原本陰冷的小房子，頓然充滿了無限的光明；而祖父原先扭曲浮腫的面容，此時成了安詳、快樂地笑容，臉色也顯得紅潤，比睡時更好看；而且原來僵冷的四肢也變得柔軟。我本來對佛法瞭解不多，看到這種瑞相，不由得從內心深處生起一片信心。

當夜佛號一直誦念中，姑婆匆忙地趕回，帶著緊張、哀傷的神情，但見到室內一片佛號，她也跟隨衆人一同助念。

當姑婆專注念佛時，忽見一道金光射入，映入眼簾中的是一尊萬德莊嚴、神采奕奕的金色佛陀從西方遙遙而來。當佛陀身放萬丈金光接引祖父時，祖父臉上泛起了一片快樂、滿足的笑容。姑婆此刻非常感動、激動，卻不敢哭出聲來，怕對祖父往生有礙。大衆助念到早晨六點半共八個小時才休息，雖然衆人都感到疲倦，但是心裏卻非常高興。（李其民記實）

四、兩度來迎 空現火蓮

宿老太，遼寧省喀左縣十二德堡鄉後鋼村人氏，一生百病纏身；去年臘月病重期間，有法師上門爲授三歸，月餘後即病逝，終年七十五歲。

今年農曆二月初一，大衆助念聲中，阿彌陀佛兩度來迎。先，早晨五

點左右，阿彌陀佛持蓮花來迎，因聞次子啼哭，心裏難受，未隨佛走佛即離去，告言下午三點再來。

午後二點，宿氏先將子女親眷一一遣散，唯留三位師父，及鄭居士一旁助念，自己取坐姿念佛待迎。果於三點，異香之中安詳往生。直到第二日早，依然四肢柔軟，頭頂溫熱。

當地習俗，入棺燒紙，觀者甚衆。忽聞巨響，衆紙一齊相疊，直沖上空十丈餘，火焰騰光，化作紅色大蓮花，逆風向西緩緩移動。遠近百餘人，一時遙指上空，歡呼雷動，歎未曾有。概其長女宿成琴先於佛前誠禱，請求靈驗，以化大衆之故。（二〇〇一年四月五日 和錦棠 記）

五、七年吸毒 助念往生

鄰居夫婦皆念佛，有子吸毒七年，家財蕩盡。四月底從看守所放回，面見父母，無語長跪十餘分鐘，母嘆說：起來，去拜佛！遂禮佛，並念佛少頃。

五月初三晚，毒癮發作昏迷，家貧無力送醫院搶救。我爲他助念，開導說：你現在唯一的出路是念佛，阿彌陀佛不嫌你，念佛必生西方，不然必下地獄！

其本人雖昏迷，然有助念時即呼吸均勻，佛聲中止即呼吸急促。

五月初五往生，助念時衆聞異香滿室，有見彌陀聖衆、空中蓮花來迎；觀彼即乘蓮花而去，又見空中有二朵尚未開的小蓮。

過二日，其父夢多人著海青，坐蓮花上，並聞其子說：「我修道了，我念佛了。」

又過二日，其母夢空中有一大一小二蓮花，問我何意。我說：「可能是佛或你兒子告訴你們，他已往生了，你們的蓮花也開了。只是我不能斷定哪朵蓮花是你的，哪朵是他父親的。你們只管念佛，小蓮花會變大的！」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日 悲福居士 記實）

六、疑佛救度 助念往生

姜玉芝，住吉林省白山市灣溝煤礦。病重期間，親屬勸她念佛，能消除業障，減少病痛，她念幾句後卻說佛不救她，念佛也痛；並讓人安了仙堂，指望仙堂讓她病好。此後一直昏迷。善知識指點將念佛機置其枕邊，子女為其念佛，四天後清醒，自己也開始念佛。我讀信願法師《臨終往生開示》給她聽，她才聞彌陀本願救度妙法。

第二天（二〇〇一年農曆三月二十一日）早，二妹似睡未睡中，見西

方三聖來迎，急呼我同往探視，見其子女皆停念佛，原來其母交代說：「我們不用念了，我找到佛了，誰也別動我，別喊我，我跟佛走了！」二妹見空中有月亮大的白色圓球，剎那消失。

三天後入殮，柔軟如綿，神態安詳，面色紅潤，更勝生前。（二〇〇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王潤香 整理）

七、暴病猝亡 助念往生

趙寶香，湖北潛江熊幾鎮孫橋村人，五十二歲，未學佛念佛。二〇〇一年一月八日，在水塘邊洗洋薑，高血壓突發猝死。後被人發現，面色紫黑，讓人害怕。

蓮友尹松姿對其遺體開示說：「你這一生很苦，如若輪迴更苦。現在你跟我一起念南無阿彌陀佛，念佛，佛就接你到極樂世界，就橫超三界，

不再輪迴，永遠離苦得樂。」說完念佛，又把念佛機打開，放在趙的耳旁。

第三天，送火葬場前，小心翼翼揭開一看，趙寶香安詳如生，面色紅潤，嘴唇似塗口紅。原先害怕的人也不怕了，一摸身體柔軟，肌肉有彈性。

（二〇〇〇一年三月三日 韓福俊 記實）

八、基督教徒 助念往生

我母富寶琴，今年七月十四日去世，享年八十八歲。說來希奇，母親去世後竟分別按基督教和佛教儀式作了兩次後事安排，最終往生極樂世界。

經過是這樣的：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母親患心肺衰竭、肺氣腫，出院後住二哥家，我們天天放念佛機教她念南無阿彌陀佛，母親也跟著念。今年母親住在大哥家，因嫂子是學基督教的，繼而讓母親也信基督教，並受了洗，成爲基督

教徒，參加彌撒。此後，母親病情時好時壞，常常糊塗，認不清人。母親年事已高，神智不清，又處在基督教信仰的環境中，不再念佛，這樣還能往生嗎？我非常焦急擔心。

母親去世後，我趕到大哥家一看，只見母親已蒙上白十字架的床單，戴上十字架的帽子。嫂子不同意我們念佛，我尊重嫂子的信仰，但看到母親臉上腫得厲害，發青色，表情痛苦，我的心非常沈重。以常識判斷，母親並沒到好的地方。作為佛教徒的我很想以佛教儀式安慰母親亡靈，亦盡人子之孝。經過商量，最後達到共識：在大哥家按基督教儀式辦，到殯儀館由我按佛教儀式辦。

好幾十位蓮友，在本願師父的帶領下，經過二宿一天的開示助念，母親雖放冰棺中，臉已完全消腫，原來青色轉為紅潤，相貌莊嚴，好看安詳，如睡眠狀，身體柔軟，臉有彈性。助念的蓮友高興極了，佛號聲更加虔誠

響亮。

事後，有位吳居士講：她看到西方三聖接引母親坐蓮花向空中而去。有助念中聞到從來沒有聞到過的甜絲絲的香味；有人聽到四面八方都有念佛的聲音。母親骨灰色白而亮，質如化石，還有一塊紅色，一塊綠色的，色澤豔麗。我再看看其他亡者的骨灰，都是灰黑色的。

《無量壽經》言：「設我得佛，十方衆生，若不生者，不取正覺。」
「十方衆生」包括佛教徒，包括他教徒，不論何人，一念迴心，願生淨土，必然往生。母親年高，教其念佛則念佛，教其入基督教即入基督教，唯命終開示助念而得殊勝往生，這唯獨阿彌陀佛的慈悲才有如此不可思議之事啊！（二〇〇一年八月八日 大連 一梵居士筆錄）

九、陰境現前 助念往生

二〇〇一年三月十七日，王德華老居士的女兒代理碧來到白雲寺，說要請念佛居士去給她母親助念。她母親病痛在床已經四十多天，不吃東西，只喝少量的水，從早到晚呻喚，心裏像有火在燒。三月份的天氣還很寒冷，可老人連被子都不蓋，每天還要打一次止痛針。只要睜開眼就能看到三個穿著破爛白衣、黑衣的人在面前，家人只好勸她把眼一直閉上，不要睜開。她還說腳那邊有個五、六歲的娃娃，她睡覺都不敢翻身，怕壓死他。看來這些都是陰界現前的現象。

羅法珠居士聽後便挑選出十幾名蓮友跟她一起到王老居士家。老人已是九十歲高齡，因為年紀大，不出門，雖已皈依，也會念阿彌陀佛，但對彌陀的慈悲救度根本不瞭解。看到老人非常痛苦，不停地在床上翻動叫喚，羅居士就為老人開示阿彌陀佛的慈悲救度：

「南無阿彌陀佛主動而來，不因祈求拜託，不講條件，不問對象，與智慧學問無關，與善惡修行無關；阿彌陀佛要救度你，你是否承認？是否答應？只要你肯接受、肯被救，即一切圓成。」

「法藏菩薩發願說：『假如我成佛時，十方一切衆生稱念我的名號，哪怕少至臨終十聲一聲，都能乘我願力往生我的極樂世界。如果我做不到這樣的話，我就誓不成佛。』法藏菩薩經過很久很久時間的修行，現在已經成佛，在西方極樂世界，叫做南無阿彌陀佛，就必然知道他的偉大誓願已經實現，沒有虛假，任何人，不論出家在家，罪多罪少，只要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就一定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成佛，永遠告別此世的種種苦惱。」

羅居士一邊背誦，一邊用淺顯的當地土話講解，勸老人安心念佛，決定往生。又舉著阿彌陀佛聖像說：「你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他老人家就

來接你。」然後所有居士一起念佛，半小時後，老人逐漸安靜下來，蓋在身上的被子也不再踢開。有居士怕老人聽不見，就附在老人耳邊念佛，老人馬上說：「我聽到了，我聽到了，我一直在念佛。」大家又繼續為老人念佛，一兩個小時後，老人非常安靜，羅居士看到這種情況，就放心下來，把背誦的那兩段文字的複印件，交給老人的外孫女，要她在老人清醒時見機讀誦給老人聽。蓮友們就離開了王老居士家。

第二天，牟居士告訴大家：「昨天蓮友們為老人念佛、開示後，老人很安靜，今天早上六點半安詳往生。（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貴州遵義 代理碧、羅法珠口述 朱煒中整理）」

十、命終聞名 亦得往生

三年前蓮友黃某告訴我她的姐姐走了，後來遇到五明佛學院來一位師

父，說她姐姐已去了西方極樂世界。她說姐姐平時沒念過佛，生活特別苦。當她得知姐姐病危趕回老家河南時，其姐已處深度昏迷狀態，呼之不應。她就拿出念佛機打開，放姐姐邊，時間不長其姐就停止了呼吸。這簡單的經過就去了極樂，真妙不可思議。

此事在我腦海裏不斷的翻起「不可思議」，但一直是個迷。善知識也沒來得及開示，只是一個念佛機呀！

去年十一月間，我在念佛中突然明白了：「其佛本願力，聞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國，自致不退轉。」當時我高興極了，佛無虛言，聞名願生，皆悉往生。其姐就是聞到這六字名號走的，阿彌陀佛太慈悲啦，聞名都給接走。

今年蓮友們給亡者助念時，加上用這句佛的金言開示特別殊勝。像祈森，女性，七十歲左右，死時臉色發白，口張著，在太平間裏已經停三天

了。經助念後，張開的口閉上了，面色紅潤，讓家人看時，親屬都很驚訝，說「我媽怎變這麼好看了。」細心的一位老居士摸其全身特別柔軟，頭頂熱呼呼的，在場的人都特別高興。現在全家被度，信佛、念佛，真令人感動！

還有一位劉居士在太平間裏也停放了三天，口張著。特別加上「其佛本願力，聞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國，自致不退轉。」反復助念、開示，慢慢看到口閉上，臉上現出喜悅的表情；蓮友們助念起來信心也足。真是不可思議。（二〇〇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妙紅居士 記實）

十一、把握中陰 救度母親

母親受舊式儒學教育，又崇尚唯物主義，信奉眼見為實，一生否定「死後世界」，故無任何宗教信仰。時當高齡，偏癱多病，我多次勸以「生死

事大，當念佛求生」，她都一概視爲「怪力亂神」，拒不願聞。無奈，唯於心中默禱：母命終時，定侍其側，勸慰開導；當其神識離體，知死後不滅，自可翻轉邪見，信入佛法。

一九九五年六月，母親突發高血壓、心臟病，而我剛巧前一天從北京回貴陽，正好得以侍候送終。母親臨終時，我跪在她身旁，一直用手摸著她的脈博，在母親脈搏試不到的時候，我彷彿聽到她說：「咦，我在哪兒？」我趕緊對她說：「媽媽！您是否看見您自己已躺在床上了？您現在應該承認：人死是不滅的。」我告訴她：「你目前這個階段叫『中陰身』，把握中陰身，是一個人能得救的最後機會。三界中輪轉的每一個人，在面臨生死大關時，即使再怎麼捨不下的親人也要捨，而這種捨離是『道路不同，會見無期』，茫茫生死海中，只剩下自己在輪迴道上孤獨無助，無出頭之日。只有西方極樂世界是阿彌陀佛願力所建，阿彌陀佛發下四十八大願，

接引衆生到他那兒去成佛，永免輪迴一切苦，那裏才是衆生真正唯一的家。到了極樂國，會得到佛果地上的高智慧，每分每秒，都能看得見我們，能和阿彌陀佛一起，把我們一個個救到你的身邊，永遠不分離，我們在這裏幾十年，在西方極樂世界不過一瞬間，請媽媽放心，跟隨阿彌陀佛去。」並請蓮友高舉佛像，稱念佛號。

說著說著，躺在床上早已停止呼吸的母親，似乎慢慢聽懂了我的話，那臨終掙扎變形、痛苦不堪的面容，變得十分安詳、平靜，臉上的皺紋也慢慢舒展開來，就像在極寧靜的夢境中熟睡。

等我有事暫離匆匆趕回時，家人已按照民間習俗，爲母親穿好衣服，移動其身體，讓其落氣，未到八小時即運入殯儀館，放入冷凍棺中，等海外的親友前來吊唁。雖經這一番折騰，躺在棺中的母親面容仍很安詳，只是眉尖微皺，不像先時那麼舒展平坦；足證人雖斷氣，神識猶在。五天後

開棺火化時，遺體柔軟如嬰兒。

但由於我對阿彌陀佛救度我們的真相一直不很瞭解，幾年來一直不敢判斷母親是否已經往生，只是認定她至少已升天了。後來在一篇文章中看到，當中陰身離體的那一瞬間，早已等待在旁的佛是「喇」一下放光直射中陰，可見佛度衆生是如何的急切和慈悲！

幸遇本願之後，這才瞭解到，原來我們的往生是阿彌陀佛十劫以前早證的果，是不論我們信疑都已成就的事實，每個衆生，緣熟就得度。我母親一生並未信佛念佛，只是命終中陰身時才聽到一次開示，便現如此瑞相往生淨土。想到就在我寫此文的此刻，我的母親早已和阿彌陀佛在一起，而不久的將來，我自己往生時，即能再與母親團聚，永不分離，一起廣度衆生，我的心裏就有一種紮紮實實的安慰。南無阿彌陀佛！（二〇〇〇年十二月 貴陽龍泉寺蓮友 王通玖記實）

十二、迷途癡漢 助念往生

孫妙蓮居士是孫國英居士的父親，本不信佛，一九九六年六月因查出患有肝癌，在女兒的再三規勸下，才皈依三寶學佛的。由於業障深重，故旋進旋退，不肯修行。先發願吃素念佛，不久又開齋。小孫居士請我勸勸，我即去他家，他家住經濟開發區，離城十來里，到後給他講了西方勝境和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以增其信心。講了半天，總算他肯念佛了，並教他早上要發願求生淨土，晚上要迴向西方，再靠一句萬德洪名，到壽終時肯定會蒙佛接引，往生西方。

如此斷斷續續的念了幾個月，到農曆七月二十五日，因昏迷，連忙打電話約了幾位居士去助念。趕到他家時，見其精神還好，爲他講了些道理和注意事項，助念就開始了。老居士還有個小兒子，正準備八月初三完婚，不論是出於孝心，還是因自己的婚事，都希望父親多過幾天，最好是等兒

子結過婚再走，故請來醫生爲其輸液，當時參加助念的居士都很掃興，助念不了了之。

爲了不耽誤老孫，就對他的小兒子說：「你們要特別注意辦喜事那天，如在那天走，你說親友來了是送喜禮還是送喪禮呢？只要有人不停地念佛，鬼是沒法來帶人的，一定是站在外面等機會，一旦佛號停止，則會進來帶人。」因此小兒子說：「二姐和三姐還有母親三個人，什麼事都不要問，專門負責念佛。」

就這樣一直拖過八月半，這期間我去過幾次，他說：「你說念佛可以往生的，我已念好幾天啦，怎麼還不去呀？都是騙人的鬼話。」

我大吃一驚，想不到他至今還未全信，也怪我解釋得不清楚，使他造謗法之重罪。我忙說：「老居士你怎麼這麼糊塗，誹謗佛法的罪可不輕啊！你不想墮地獄，必須趕快懺悔。有的人念了半輩子佛，吃了幾十年素，至

今還未相應，你才念幾天？就想往生啦？何況世壽未盡，苦報未完又怎能出離呢？別打妄想，萬緣放下，老老實實念佛，才能蒙佛接引往生西方。」

由於病魔的折磨，他實在受不了啦，說：「我也不想往生了，鬼來帶我也去算啦，反正我不想活了。」我說：「這點病痛，你就受不了啦，如果不住生，你知道地獄裏千萬億倍的苦在等著你，你以為閻王會請你赴宴嗎？而是刀磨利了，斧磨快了，大鍛磨快了，油鍋燒開了，銅汁化好了，鐵丸煨紅了，等著你的決無好事。現在受苦還有妻子兒女相待，那時受苦則無一人同情；現時受苦是幾天、幾個月，最多也不過幾年，到地獄受苦那得以劫計算。西方極樂世界從不辜負發願之人，趕快發願念佛還來得及，千萬不可亂來。」

又過了幾天，小孫來電話說。她父親不念佛了，因此大便解在床上，並用手抓了亂抹，搞得滿屋臭氣熏天，家裏人都怒了，助念的人也撤了，

希望他早走。我說：「別人不念你還要念，我們平時也要念佛，現在爲何不念？你父親死後，你還有機會盡孝嗎？你要學地藏菩薩那樣做救親之孝女，直到送他到快樂的地方去。」

兩天後下午來電說，老人已經斷了氣，請幾位居士去助念，我見死的形相不好，似乎沒有希望，只帶幾位年輕居士去，只想通過助念，不致墮地獄則心滿意足。我對死者亡靈說：「老居士，你說我說鬼話騙你，現在你相信了吧，因爲你見到鬼神，應該明白佛無虛言，地獄實有，可想而知，西方同樣真實不虛的，現在不論你在何處，跟我們一起念佛，會得好處的。」緊接著開始助念，念到晚上六時半，臨離開時又囑其女，起碼再念兩三小時，最好到明天天亮。

想當初小孫和我講，她怕父親的大事被她母親和兄弟們壞了，因當初吃素就是母親極力反對而破齋的，我教她每天念佛之餘再加念觀世音菩

薩，求菩薩慈悲攝受，掃除障礙以助往生，可不其然，到臨命終時刻，老太太很積極，點了一大把香，分發給所有四子三女，加上兒媳和女婿、外孫、孫男女共有二十多位，每人一支香跪下念佛，全家無一人障道，這可是老孫往生淨土的關鍵因素。

第二天到市殯儀館火化時，本來要化妝的，掀開一看，只見面目如生，香氣撲人，四肢柔軟，不可思議。眼見就要送進爐堂時，忍了幾天的老太婆，傷心之淚如決堤之水，直哭得死去活來，國英也淚如雨下，但她想到不能哭，必須繼續念佛，就遠離衆人，一人跑到大門外，站在圍牆邊，面西合掌念佛。

他弟弟找到院外，問：「二姐，你一人在此念佛，楊居士他們呢？」國英說沒別人。「怎麼可能呢？我們到場二十多人都聽到很多人齊聲念佛，當時正在燒，等到骨灰拾出後就聽不到了，我四處尋找，才找到這裏。」

小孫將此情景告訴我，問爲什麼聽到而見不到，那麼多人念佛是怎麼回事？我估計可能是死者先靠大家助念，從地獄裏拔到天道，然後你仍然堅持念佛，他從天道再轉生西方，因此感得天人助念，才能聽到很多人念佛。

孫居士往生與否，很多人說法不一，我也請示過出家師父，他們也覺得不可思議，都說往生有據。經中講的阿闍世王子是五逆十惡的典型例子，懺悔後往生淨土，而且品位很高，老孫總不至於比他還惡吧。說不會往生者，是依據四十八願上說「除五逆十惡、誹謗正法」，老孫臨終前還誹謗正法，故不得生。我認爲，誹謗正法即不信，不信之人自然不生，如由不信轉信，再發願、念佛又憑什麼說不可能生呢？再說，姑且不論生與不生，如實地記錄下來，讓讀者們自己體悟去吧！但如果有個糊塗蟲，錯認爲這樣的人都能往生，我還吃什麼素、修什麼行，死後讓子女們拼命念幾天佛，

不是照樣可以往生嘛，那就大錯特錯了。誰都無法知道自己如何死，因各人的業力不同，不可能有同樣的死法，到時還有無機緣遇到佛法；能有如此孝順明理的子女嗎？能讓你安安靜靜的隨眾念佛嗎？奉勸愛弄小聰明、投機取巧者，千萬不可用生死大事作賭注啊。當知我們贏起輸不起啊。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一旦輸了連撈本的機會都沒有了，故望同修們萬勿忽視，休存僥倖之想。活著多受一分苦，臨終少擔一分心；平時多惜一分福，死後近西萬里程。注意修福積德，發願念佛吧。

真是：四肢柔軟，全靠妻女苦念佛；

虛空佛聲，可證居士得往生。（摘自淮陰地區往生記實）

十三、先往人道 後轉淨土

鄰居張伯母，沒有文化，八十歲，跌傷臥床九個月之久，受盡痛苦。蓮友告以極樂世界種種莊嚴，念佛就能蒙佛接引往生。並勸其念佛。

一九九九年元月九日，在助念聲中斷氣，又繼續念十個小時，準備洗身換衣時，發現餘處皆冷，唯胸口熱得發燙，初以為她去了人道，然胸部溫度一直保持很長時間，劉妙音老師即說她神識尚未離體，又到其耳邊輕聲開導說：「人道很苦，三惡道更苦，現在一定要趕快下決心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才能永遠不苦，千萬別猶豫。」續念佛號一小時。再探胸口，猶如冰冷，而頭頂獨熱；且淡眉變得又黑又長，全身柔軟。大家都激動得熱淚盈眶，爭著和張伯母握手，並用攝像機攝下了這可貴的鏡頭。這是我親眼見到的往生實例，永久難忘！（二〇〇一年 貴陽小河龍泉寺念佛堂蓮友 龐妙信 供稿）

十四、討債冤魂 一齊超生

周志學，遼寧省喀左縣人，男，七十五歲，年輕時參加過朝鮮戰爭，後回家做農民。

周一生未信佛念佛，臨終前一月，因病重不治，才在老伴勸說下開始念佛，但以念佛機爲主，自己念的少。

七月十二日晚九點，我們幾位本願蓮友去給他念佛。只見他眼窩深陷，骨瘦如柴，口張目睜，氣息奄奄，相很難看。眼珠已不轉動，除一口氣未斷外，全無知覺，他家人說已半個月不會說話了。

念佛二十分鐘後，周的頭即能左右微轉，手也能擺動了。十一點，周已大清醒，示意要喝水。整個期間開示、念佛，交換進行，大意是勸周放下，心中念佛，隨佛往生；並開示怨親債主此時不要妨礙，應隨衆念佛，願生淨土，阿彌陀佛也決不嫌棄。周聞開示念佛，面露笑意。

十三日凌晨一時，略有感應功能的吳居士看見一個戴船式帽的女兵樂呵呵地拽著周的右手，還有個七、八歲的小男孩眼睛用過去老太太紮的黑腿帶蒙著。

一夜念佛不止，到十三日早五點半，周完全清醒，喝水、奶，還吃藥，家人認為好了，竟又要請醫生來打針，念佛被終止。周再度昏迷，趕緊念佛，五、六分鐘，周安詳落氣。

頗有修持的覺成尼師早上八點四十分到，繼續念佛後，打坐觀察說：「阿彌陀佛一塊接走四個，你們真不錯，給助念成功了。」我說：「我們是靠阿彌陀佛的願力。」

吳居士問：「我昨晚見一小男孩，用黑腿帶蒙著眼睛，他家有少亡嗎？」周的老伴說：「沒有，除非是附近的？」尼師說：「就是他家的，還不遠哩！」吳又問：「那個女兵是誰？還挺高興？」尼師說：「冤親債

主來討債，聽到開示念佛，隨同往生能不樂嗎！」

下午三點火化，骨灰呈黃、白、綠、藍、黑五彩之色，還有一個蓮花苞。

此後第三天，周的二兒子夢見父親在一個很好的城裏，對他說：「我走了！」跟前有一個小男孩和一個小女孩。

事隔五日，我們回訪周家，得知周的哥哥年輕時與人起誓，堵死一個七歲男孩與一個五歲女孩。那個女兵一定是周年輕時參加朝鮮戰爭時，對方陣亡的。（二〇〇一年七月三十日 李玉輝 記述）

十五、一次助念 無數往生

昨日（二月初六）的助念，是最為殊勝的助念。全是佛菩薩的護念，佛菩薩的安排！

凌晨二點四十分，我被一陣念佛聲驚醒，其聲悲壯而苦，縈繞佛堂，整日未停。我直覺：又有老人去世，要我們去助念了。晚七時半，蓮友告知：孔醫生之母去世，尚在病房，請去助念。趕到一見，正是家父十幾年前病逝之病房，觸景生情，子欲孝而親不在的傷感自然而生。我若早早學佛，那多好啊！但願青年們早早步入佛門。

一張小小的阿彌陀佛接引像，一盤檀香，便是最簡單的佛壇了！我穿上海青，披上縵衣，用白天佛堂裏聽到的悲壯念佛聲，緩慢而莊重地念著，中間分三次給孔母、給在此病房、在此醫院去世的靈魂，及其他有緣眾生，開示阿彌陀佛的第十八願，勸導共同念佛，往生淨土。

一位蓮友因有特異感應功能，在此等場合每有所見。助念中她幾次欲言皆被我阻止。七人一心念佛，助念結束時，問她見到什麼，她說：「剛來時即見佛像傍有觀音、勢至二菩薩，二十分鐘後，阿彌陀佛至，旁有寶

塔幾座，數色蓮花一朵，很大，會轉動，一朵黃色小蓮花；孔母即乘坐黃蓮之上。但是很久寶塔蓮花、阿彌陀佛聖衆等都不走，似在等人。不久，見很多人如螞蟻一樣爬上那朵大蓮花上，大蓮花旁又現衆多小蓮花，每花之上皆有人。還看見地藏菩薩並十幾位披黃袈裟、頭光光的和尚，也在合掌念佛。」

一句佛號，具足無上功德，衆生稱念，皆得往生，有什麼可懷疑的呢？
（佛曆二五四五年二月初七 慚懼人 悲福居士 記實）

十六、助人往生 自業也消

岳父是中共黨員幹部，一九九三年查出是肝癌晚期，我勸他趕快念佛，他顧忌自己的身份，很不情願，勉強念一念。

奇怪的是：當我勸他念佛時，右眼突然腫痛，且越來越嚴重；第二天

岳父亡故火化，我急忙趕去助念，途中右眼陣痛猶如刀刺，內心也特別煩躁。我想這是岳父的業力進攻，但我不怕，拼命在靈前念佛，反覆提醒岳父神識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盼望生到西方就是勝利。

後來右眼竟腫得睜不開，只好去醫院。我一路為岳父默念著佛號，突然內心感覺興奮法喜，緊接著大腦思維中看見西方三聖從西天飛來，到岳父靈堂上空略停，帶上岳父立即飛回西方。在飛回的同時，我明顯感覺有一股引力從右眼中向西方天上抽出一根絲，約有半米長；立即覺得非常舒適，腫痛消失，眼睛馬上就能睜開。

這真像神話故事一樣令人難以置信！

右眼的腫痛不管是岳父業力的進攻，還是我自己的業障，還是冤家債主從中作難，隨著岳父的往生，立時頓癒；說明阿彌陀佛接引一個人往生的同時，不僅將往生者業障消除，還把與他相關的其他人的業障一併消除。

名號功德不可思議，念佛能成就自他利益，真實不虛。（二〇〇一年

三月二十一日 榮縣 盧仁旭）

十七、有求必應 小兔往生

今年春天，兒子帶回來一隻小白兔，這隻小白兔煞是可愛，養在籠子裏，每天放出來一次，在客廳的地上跑來跑去。沒想到麻煩來了，小兔拉尿太多，而且氣味難聞，怎麼辦呢？於是我抱起小兔在佛像前和阿彌陀佛談心：「南無阿彌陀佛：

第一：我想把這隻小兔放生，但是不管放到哪裏，都極有可能被別人逮去『美餐』一頓，即使不被人逮去，也會被其他動物傷害，這第一條行不通。

第二：我願它在一周內死去（哎呀！有點不近人情！）我想它輪轉六

道無數次，很難碰到一個信彌陀本願，稱念『南無阿彌陀佛』的人，如果它在我餵養期間死去，我將讓它隨著佛號西去。」

從此我用心飼養它。又過了幾天，這天早上，我如往常一樣，把它放在客廳裏。可是它不亂跑，始終跟著我，我走到哪，它跟到哪，這種現象，幾天來從沒有過。

傍晚時，我突然發現窗臺上兔籠裏小兔不見了，走進一看，糟糕！小兔全身癱軟在籠底，紋絲不動。我急忙抱起它，走到佛堂坐在沙發上，心疼地捧起它念著「南無阿彌陀佛……其佛本願力，聞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國，自致不退轉。南無阿彌陀佛……」這時是下午六點十分，念到六點二十五分，仔細看看它的腹部是否還有微弱的起伏，但是怎麼也看不到，我想可能已經被阿彌陀佛接走了。又念了幾分鐘，突然聽它長鳴了一聲；這一聲又細、又尖、又響。憑它當時的狀況，不可能有這個力氣叫得那麼響、

那麼長，讓人感覺到它的歡愉、興奮、解脫；隨著這聲長鳴，後腿直挺走了。我想再用佛號送它一程，便一直念佛到晚上七點。從它進我家門到這天死去，整整七天。

從此，每當我洗菜時或打掃整理時見有什麼小蟲、小蜘蛛、飛蟲、蜻蜓等，都為它們念三聲「南無阿彌陀佛」。也怪，在我手心裏亂跑的小蟲，一聽到佛號，便一動不動；念完了，它再跑，我便輕輕地把它吹到外面去。南無阿彌陀佛……（二〇〇〇年十月六日 淨生居士記實）

十八、至誠念佛 松鼠現瑞

一九九八年九月放生時，我帶回一隻病松鼠，本想養一段時間再放生，然而它根本不吃不喝，精神也越來越差，後來已經奄奄一息了。我小心翼翼地把它從籠子裏取出來放在床上，我也坐在床邊對著它念佛並求阿彌陀

佛接引，夜裏睡覺時就靠念佛機給它念，白天我再念。小松鼠在念佛聲中慢慢的停止了呼吸。

小松鼠死後，我和念佛機輪換爲它續念八小時。其間我輕輕地用手從下向上在它身上探摸，覺其全身冷透，頂有餘溫。我高興極了，這不正如佛書上說的那樣嗎？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我又輕輕地探摸了兩遍，仍是頭頂微溫！太好了。既然這樣我就多放兩天，仍舊開著念佛機。四十八小時以後，當我將小松鼠拿在手裏時，它的全身非常柔軟，小胳膊小腿可以任意彎曲，絲毫也不僵硬。我把它埋在樹下。

小松鼠是否往生，我不知道；但從它頭頂最後冷和兩天後仍肢體柔軟的現象來看，我相信它一定有一個好去處，一定會脫離惡道的。我衷心地祝願小松鼠來生幸福。經過這件事我更加堅信稱念阿彌陀佛名號的功德確實不可思議。（二〇〇〇年五月七日 趙錫玲記）

捌、其他感應

《念佛感應錄》第二集 捌、其他感應

一、念佛感應錄 度我親朋

收到《念佛感應錄》，我就如饑似渴的看，每天看到後半夜，連續三天多將全書看完，使我充滿法喜。慧淨法師寫的序太好了！將淨宗本願念佛法門的精神實質講的簡單易懂，清清楚楚，可不必再看其他書了。只要專心念們字名號，就能被救度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真是救人的一本好書！當時的心情難以用語言表達。

我看完後，丈夫接著看，他說：「這書真好！」在看的過程中，老父親說他晚上睡眠不好，想吃點藥。丈夫說：「您別老想吃藥，您看這本書上說有人住院七天不能入睡，法師告訴她念六字名號，當天晚上念佛睡的很好，過幾天就出院了。您也不用吃藥了，念佛吧！」便將書上這段內容給老父親看。老父親看了，又看了其他內容說：「我爺爺信佛，他知道什麼時間走，臨走時自己穿好衣服躺在炕上，很快就走了。」引出我家老一

輩的信佛因緣。當天晚上老父躺在床上念佛，很快就睡著了，第二天說睡的很好。

我看完這本《念佛感應錄》後，首先想到的是我堂兄。

堂兄今年七十一歲，三年前確診肺癌做了手術，這時病情加重，惡化轉移，靠點滴維持，精神狀態非常不好，怕死，只要聽說能治癌症的藥就想吃，讓家人去買，不管多貴，沒錢讓家人賣房子等……鬧的家人沒辦法，都感到他很快就要走了。

我去醫院看望堂兄，給他開示人生是什麼，要正確對待生死，不要依賴醫藥和醫生；醫生、醫藥能治病，但救不了命。中央首長也有得癌症的，好醫生、好藥什麼沒有？最後不也得痛苦地走嗎？該走的誰也留不住，不該走的也走不了，人的壽命是定數，要正確對待生死。接著將太爺爺信佛預知時至這件事告訴他，問他可有印象。他說小時候看太爺爺經常盤腿坐

著，不知幹什麼？現在看來可能是念佛吧！

我說太爺爺臨終不怕死，自己穿好衣服躺下就走了，咱們應該學太爺爺。你要放下怕死的重包袱，要放鬆，順其自然，愉快走完人生的最後階段，死沒關係，去西方見佛，也能見到太爺爺。接著給他開示本願法門：只有阿彌陀佛能救你，用六字名號救你，你肯讓阿彌陀佛救，你就趕快念六字名號。他說：「我現在就念！」我將念佛機接通，他一邊聽一邊念。我繼續說：你必須自己念佛才能得救，因你念佛身體發光，怨親債主不能干擾你，現在消災延壽，臨終接引你去西方極樂世界，成佛再回來度眾生，度我們大家，去西方極樂世界會合。你先走一步，隨後你的親人陸續去西方極樂世界真正團聚。這時堂兄次子說：「我現在也開始念佛！」我說：「太好了！你念佛也能救度你父親，好好念吧！《人生是什麼》《念佛感應錄》，你要認真地看，挑幾段念給你爸爸聽。」

最後堂兄表示：「我明白了，不怕死，念好佛。」此後每天聽念佛機念佛，病苦明顯減輕，精神狀況很好。

約過兩個月，五月十二日早晨，堂兄自己起床下地，還吃了兩小塊餅乾，去了一趟廁所，沒有一點要走的跡相。九時左右堂兄說：「沒有藥能救我了！」後不再說話了。沒有一點痛苦，像睡覺似的，九時半安詳往生。給他準備的杜冷丁（鎮痛劑）一針也沒用，走的非常安穩。

通過堂兄念佛受益往生，也度了我的親屬和親朋好友，共三十九人看《念佛感應錄》，並開始念六字名號。

南無阿彌陀佛！（二〇〇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瀋陽 心宇居士 記實）

二、念佛成佛 身放光明

臺灣省屏東市湖西里仁中巷九鄰十二號有一位馬君揚居士，他原是神道教的乩童，由於業障所纏，斷斷續續的病了兩年多，中西醫都不能奏效，而他們所請的靈鬼靈神也都不能發生效果。他家原是種田的，爲了他的病，真是傷透腦筋——因爲他的病，既不很重，可又不輕，反正一直是在不舒服的境況中。兩年多來，他沒有去工作，心情焦煩可想而知！

民國七十一年（一九八二）陰曆十二月二十四日傍晚，他看醫生回家時，鬼使神差的竟彎過山僧掛單的道場門口，忽然見到大殿二樓有千手觀音大放光明，他心中一驚，覺得奇怪！平日視僧如仇的他，佛教道場根本不屑一顧，這時居然轉進來，並且上樓一探究竟，結果他只看到山僧在禮佛大拜，竟又匆匆掉頭而去！

也許是因緣吧，幾天之後，他放心不下，很想來仔細地瞭解一個究竟。

他把上次看到的情景告訴山僧，也問了一些其他的問題，再要求山僧幫助他，使他兩年多的病苦能夠早日痊癒。

山僧告訴他：「這是業障病，存好心，做好事。」還送他一串念珠說：「盡你的力量，多念阿彌陀佛。」他在猶豫中接受了。

幾天之後，他帶來了好消息：「只要一念阿彌陀佛，全身輕鬆舒暢，不念就難過！」山僧則一直鼓勵他不可懈怠。

今年元宵節後第二天，因有另外二位居士來要求皈依，他看到也隨緣皈依，皈依時竟全身抖動了起來，山僧問他：「你是誰？你要幹什麼？」

「我是十三太保！」

山僧還以為是臺北市以前的那批小流氓呢！因此說：

「你惡性不改，還想幹什麼？」

「請你幫忙超度我，我會感激你的！」

「你究竟是誰？」

「我是十三太保——唐朝李克用的第十三個最小的乾兒子。因為以前為非作歹，死後在地獄受了一千多年的罪，苦楚真是無法形容，因為還有三年的壽命沒有活完，所以又做了他三年的弟弟，原指望他能幫助我，誰知他幫不了我，所以我就作弄他兩年多。後來你教他念佛，結果他一念佛就變成了阿彌陀佛，每念一聲阿彌陀佛，他身上就會白光一閃，這光一閃就會把我打出好幾丈遠去，使我不敢接近他。我想這一定是您法師的力量，因此求您慈悲，千萬可憐幫助我，使我早日脫離苦海！」

「為什麼他念佛會成為佛呢？」

「這就是虔誠的問題」。他說：「一個人對信仰只要虔誠，只要精誠專一，當他念阿彌陀佛的時候，就會變成阿彌陀佛，當他念觀世音菩薩的時候，他必定是觀世音菩薩，而且他所現的佛菩薩像，同樣會使百邪遠避。」

「你倒使我增長了不少知識呢！」我說：「好吧，我幫助你。」
因此，山僧幫助了他。有人爲證，信不信由你。文中有一段話，特慎重提醒讀者大德注意：

如果你虔誠的念佛，「你念阿彌陀佛時，你就是阿彌陀佛；你念觀世音菩薩時，你就是觀世音菩薩……。」（《覺世旬刊》〈隨緣散拾〉去執行者）

三、金佛現身 破行人疑

馬振玲，女，今年七十八歲，家住北京朝陽區十里堡東裏平房，是我鄰居，經常念佛。她念佛是念佛，但還懷疑。有時心中這樣想，有時也當我面說出來：「光說念佛這麼好那麼好的，可誰看見佛了？」後來有一道光射進她家，有白的，有黃的。二〇〇〇年秋的一天，她正端著豆角往

家走，突然一道白光射進她屋內，回頭往外一看，院裏站著一尊又高又大的金色身阿彌陀佛。從此真信了，兩個女兒也信了，念南無阿彌陀佛。

我問她：「這回你信念佛了？」她說：「真信了，我都看見阿彌陀佛了，還能不相信！」（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北京 淨梅居士述 妙虹居士記）

四、稱佛名號 神鬼致敬

代松雲，陝西武功縣經貿局局長，身體多病，然一向念佛，從不間斷，每天早晚總要認真念佛兩小時。一日談及四十八願，他說：「阿彌陀佛的大願，願願皆真實，願願皆為救度衆生而發。」接著便說了他的的一件奇遇：

一九九四年初冬的一個週末，他騎自行車回家。傍晚時分，太陽慢慢落了山，馬路上人車稀少。他掖了掖衣服，縮著脖子，加緊趕路。於一拐

彎處，忽見一人很快從對面飄過來。代居士很覺奇怪，不由向上打量那人。初看其人面目模糊不清，像罩了一團煙。猛然，那人臉露了出來，無比醜陋陰暗，兩隻眼珠從眼眶裏掉了出來，掛在突起的顴骨上，兩個眼眶滲著一滴一滴的血，嘴角上翹，面目猙獰。代居士嚇得腿軟筋麻，跌倒在地，自行車也被摔在一邊，不由地大聲稱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忽然那個惡鬼一樣的人，變成莊嚴的天將，身披金甲，足踏雲靴，緩緩升上天空，相貌威嚴之中露出一種慈愛的笑意，五縷鬚鬚長長下垂，對著被嚇倒在地不停念佛的代居士恭敬地雙手合十。

後來代居士拜讀《無量壽經》，才明白這是阿彌陀佛四十八願中的「人天致敬願」的功效。名號之不可思議功德光明威神力，在他身上得到了印證。其後聽到善導大師解釋彌陀之他力本願，代居士便無憂無慮一心念佛，雖然患嚴重的心臟病，但不以為慮，反以為喜，以為：「身雖病苦，

心安西方」也。（二〇〇一年八月十六日 淨弘法師 記述）

按：《無量壽經》第二十七願：設我得佛，十方無量，不可思議，諸佛世界，諸天人民，聞我名字，五體投地，稽首作禮，歡喜信樂，修菩薩行。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不爾者，不取正覺。

五、四種感應 導歸念佛

(一) 行善延壽 真實不虛

劉承葉老人，是我妹夫的爺爺，我也稱他「爺爺」。過去是軍人，二十多歲時就信觀音菩薩，凡遇危難，時蒙菩薩保護。有一次，子彈打在身上，被胸前兜中二塊大洋反彈回去，免去一難。還有一次，上級命令他守衛一座橋（當時爺爺是排長），任何人不得許過，部隊過後炸橋。適來一村百姓，要過橋逃難，都跪下求爺爺。爺爺心裏明白，如果讓老百姓過去，

即是違抗命令，必死無疑；但是面對著這麼多的老百姓，爺爺的心軟了，他說：用我一個人的命換這麼多命值得。爺爺告訴百姓：「趕快起來，聽我指揮，排好隊，把孩子抱好，把牲畜的眼睛蒙好。」因為是鐵索橋，怕牲畜看到河水驚慌，不穩當。就這樣，花了一個小時，老百姓安全得救了。當時爺爺很累，就在一個草垛邊準備歇一會，似睡非睡時，看見來了一個白鬍子老人，手拿長拂塵。爺爺問：「你找誰？」他說：「就找你！你爲我辦了一個天大的好事，救了那麼多命，我上天給你報告了。你的壽命本應是三十歲，現在可以延壽了。」說完就不見了。現在爺爺已九十三歲了。

(二)債主討命 名號救度

今年農曆五月初五，端午節的早晨，爺爺的女婿打電話給妹妹說：「老爺子昨晚精神錯亂，嘴裏直喊阿彌陀佛，打了一夜仗，家裏桌上東西都被打翻在地。把他接到你家住幾天吧。」爺爺接來了，告訴我們就發生在當

天凌晨的一段奇特經歷。爺爺說：

凌晨一時左右，我還沒睡，正在看書，進來一位老人，我請他坐下，他不坐，好像在找著什麼東西，最後看見一把老人拐杖說：「就拿它吧。」說著隨手遞給我。我說：「我深更半夜也不出門，用不著它。」這位老人說：「你拿著它吧，一會兒用得著的。」我就接過手杖。那老人說：「我就在這手杖上吧。」說著就落到手杖上壽星老的身上。

不大一會，果然從我家窗戶上、門上就來了很多人，一批一批的，共分四批。還有很多小孩子，他們穿的很破，棉衣都露著棉花。當時，我很可憐他們，想明天燒些冥錢好讓他們買新衣服用。另外還有很多穿皮靴，帶大蓋帽的人，這些人和小孩都用手抓我，把我的床用網攔上，要帶我走。我著急了，就用這個手杖打他們（指陰間人）。他們來了足有一千人，我看打不過，便拿出地藏菩薩像，只見有好幾個人搗著臉從牆根溜走了；但

還有許多人要抓我，我把手杖橫著打，嘴裏大聲喊：「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足足喊了十幾聲。由於我喊的快，前門牙沒有幾顆，喊的不清楚，有一個頭頭就接近我，用耳朵細細聽，當他聽清楚我喊的是阿彌陀佛時，立刻讓大家不要抓了，快停下來。他又看到手杖上的老人，頂了一個禮說：「你老人家怎麼來了？」手杖上的老人說：「那你怎麼也來了？」那個頭頭說：「我是奉上邊的旨意來的，他是在冊的。」這手杖上的老人也說：「我也是奉上邊的指示，來保護他的。」說著擺手讓他們走，這些人就不見了。這個過程從夜晚一時直到天亮五時才結束。

爺爺接著又說：「念阿彌陀佛很頂用，那些人就不敢抓我了。當時有兩個我認識，一個女的姓應，八十歲死的，一個姓張，我求他們幫說好話，放過我，但不頂用。」正說到這裏，爺爺說：「他倆現在就在我頭上方。」並問她們：「你們怎麼找到這裡來了？」她們說是換班來看住爺爺的。這

時早上九點多鐘，妹妹給爺爺拿來了飯，爺爺還請她們倆吃。我當時看到這情景告訴妹妹：「把念佛機打開，把六字名號掛在牆上，我們教爺爺念南無阿彌陀佛。」念了一會，爺爺說，在他頭上方的那兩個人問他：「這些人是你什麼人，他們在念什麼，羅羅羅的，聽不懂。」爺爺說：「他們是我的親屬和佛友。」我們聽不到那二人說話，也無法與她們溝通，便告訴爺爺：「你趕快告訴她倆，我們在念南無阿彌陀佛，叫她們也來念這句佛號，將來能和我們一塊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不用在地獄受苦了。」爺爺照我說的告訴了她倆。

(三) 地獄見聞 知有後生

當天晚上，爺爺有些發燒，邊打滴流，邊放念佛機。他孫女不信佛，爲了讓爺爺睡覺，就把念佛機關上。爺爺雙眼圓睜，打著滴流，突然對我們說：「完了完了，怎麼把我帶到這個地方來了，這是陰間工廠吧，有個

比我歲數還大的老人，身上背著很重的東西來回趟水幹活。「爺爺上前問老人：「你都這麼大歲數了，不該幹這麼重的活呀，應該退休了，這怎麼受得了呀？」那老人說：「這裏也有你的位子，你在那邊。」爺爺著急了，擺手說：「我可不到這裏來，我要到阿彌陀佛那裏去。」爺爺又說：「那裏還有外國人，有人管著他們在幹活，都不說話。還有今天凌晨到我家去的那些小孩子，可是他們都換上了新衣服，是青色的。我認識的那兩個人也告訴我：「你給我們說情了，我倆也自由了。」當然，爺爺所見所聽我們都見不到、聽不到，只能聽爺爺說。不過我想不是說情的力量，是聽到這句佛號後，這些陰間幽靈自由了；而爺爺還沒有燒錢給那些孩子，他們卻都穿上了新衣服，也應該是念佛名號的作用。《無量壽經》裏說：「三惡道極苦衆生，蒙阿彌陀佛名號光明，皆得解脫，無復苦惱。」正是這樣啊！

第二天爺爺對我們說：「哎呀，人死以後不是一了百了，還要到陰間去做苦役呀！」原來爺爺並不知道人死後還要六道輪迴，不知道人死後有一個地獄在等著我們，所以阿彌陀佛太慈悲了，讓爺爺看看地獄是什麼樣的。爺爺終於知道了死後的世界，也就非常關心死後的去處了。

(四) 菩薩點化 歸命彌陀

因為聽說陰間苦役有他的位子，爺爺一直很擔心。我告訴爺爺歸命彌陀，專稱名號，決定往生極樂，不再去陰間受苦，但爺爺幾天來還一直犯愁，不知道自己究竟還會不會去那個地方受苦役。

初八早晨，爺爺說：昨天半夜二點半來了一個老太太樣子的人，在我眼前用手擺一擺，看我沒睡覺，摸著我的肩說：「你不用到那個地方去了（指地獄），你為阿彌陀佛做了很多好事情。阿彌陀佛都知道，現在你還要為阿彌陀佛做事情。」說完就走了。

我和妹妹一起說是觀音菩薩來開示，我們心裏都非常高興。有了菩薩的點化，爺爺可放心了。

現在爺爺精神氣色非常好，告訴我，他在夢中都念佛：「早晨、中午、晚上我都在心裏念佛，一心歸命彌陀了，我到了西方成佛後，我告訴阿彌陀佛來接你們大家。」

我把這幾天爺爺親身經歷的故事講給佛友聽，他們非常感動，都說應該寫下來郵寄給師父，編在書中，讓更多的人來瞭解念佛不可思議，瞭解阿彌陀佛慈悲救度；只要稱名念佛，不論是什麼樣的人，都平等救度。像我爺爺他過去也沒經常念佛，突然喊出幾聲佛號，當時得救，債主討命沒成，地獄裏那些人聽到了佛號也能得救，因為乘阿彌陀佛的大願力，都能現世安穩利樂，命終平等往生極樂成佛。爺爺的事實完全證實了這一千古楷定之真理。

上淨下宗師父，以上我寫的四個真實故事，都是按照《念佛感應錄》序文中慧淨法師的要求：「一是一、二是二、不誇大，也不加料，免打妄語。」寫的都是爺爺說的原話。由於我學識淺薄，寫不好，有不通順的地方請師父原諒。（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瀋陽崔妙音居士 記實）

六、菩薩慈悲 逆度愚頑

回首年輕迷路時，充滿憂患，無知欺佛，受苦無量，值得後人警覺。一九五八年，我與友人遊玩昆明西山，在華亭寺看到許多老人虔誠拜佛，我看不慣，十分反感，便私下與同路朋友講了一些誹謗敬佛人和泥菩薩的壞話，還自以為進步、得意。當夜夢中便見許多大菩薩極度憤怒，其中一位用一隻手把我提於手心中，並告誡我：「要忍受侮辱。」說完手一翻，把我從很高的天空放下墜落，驚恐萬狀。此夢境永世難忘！

此後我由一個順利成長、很有前途的年輕軍人，突然急轉直下，受盡痛苦和羞辱，一件件橫禍自天而降，災難事故頻繁而來。直到夢中受觀音菩薩教導：「要去華亭寺懺悔。」

我很快照辦了。我帶著一顆流血的心，去到華亭寺大雄寶殿，模仿著曾被我恥笑的那些人的動作，跪著小聲的請求：「這些年來的日子太難過，我知錯了！請求原諒我受教育太少，快快讓我好起來；將來如果我有能力，要在佛門做好事感謝。」

說來也奇怪，懺悔許願回來後，與老院長數年來的矛盾、仇恨慢慢緩和下來，周邊關係也慢慢好起來，過一月能心平氣和的與院長交談了。我向院長表示喜歡口腔科，院長說：「等研究。」過了四天就滿足了我的願望；二年後又送我去成都名牌醫院深造。在老院長的關懷下，我成家立業，受益甚大。我深深感覺到佛菩薩之力，把我的頭號仇人轉化成頭號恩人。

那時期，夢中常見憤怒的大菩薩，並告誡我：「要忍辱到晚年才有光明。」因此，四十多年來，雖遭種種磨難，挨過十幾場無中生有的大批鬥，我都能泰然處之，等待著晚景的光明。

由於嘗到了敬佛的甜頭，更飽嘗了欺佛的苦頭，雖然我家到昆明華亭寺相距兩百公里，在那困難時期，也幾乎每年去一次跪拜謝恩，後來便帶著妻兒全家去拜佛。改革開放後，見到《地藏經》、《阿彌陀經》，經中所描述的情景，我全信。因為在那些特別苦難的歲月裏，可能是菩薩爲了教育我，夢中有人帶我參觀過苦的、樂的多種境界，故後來在書中看到，大大提高我的學習興趣，一點也不懷疑。

回頭檢查我年輕時，是一個字都識不了幾個的毛娃娃，竟敢狂妄誹謗遠古以來受衆人尊敬的大智大德的佛祖。後來才知道，這種罪過是超過殺父母的重罪，後果是：活著活不好，死後靈魂永遠在地獄中受大苦。感謝

大慈大悲的佛菩薩及時顯靈，並通過我周圍環境一切因素，用各種方法，治療我的愚癡重病，天、鬼共討之。我那時焦頭爛額，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完全是自作自受。就像家長對一個頑童，必要時動用細棍子，那是萬不得已的關心愛護，打去愚癡，長大了才能走正路。衷心感謝佛法及時救度，免我下地獄受大苦，這恩情要說多大，就有多大。由此，當年設計玩我、批鬥我最兇狠的人，現在看來是功不可沒。我內心常存感謝之情，常想到的是報恩：國恩、師恩、佛恩、衆生恩。回報方式是盡力用事實來提醒人們，本師釋迦牟尼佛的慈悲關懷甚於父母，人們不應辜負他老人家的慈悲，把佛的言教當成耳邊風。慈悲的佛菩薩不但關心我們活著的時候幸福快樂，還關心我們死後靈魂應去何方。一念之差，天淵之別，可到地獄，亦可成佛。我們活著時就應把握航行，多種善因，把戶口遷去極樂世界，手續方法都簡單，就是念佛法門——南無阿彌陀佛。

七、夢遊淨土 名標蓮池

今年七月，我請幾位同學到家裏來玩，家裏買了幾隻青蛙。我剛起床的時候，就聽見青蛙被殺的慘叫聲，讓人聽得心都在發抖。我覺得有點奇怪，原來殺青蛙都不會聽到有這樣的慘叫聲；我說下次不要再買活的了。吃了這盤炒青蛙後，就覺得很不舒服，不久就生病發高燒。

白天到醫院看完病回家之後，我睡在床上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一百零八粒的念珠念了十串，不知怎麼的，邊念邊念我好像睡著似的，但是手中的佛珠陪我在不停的念佛。半睡半醒中，我到了多麼乾淨、多麼美麗、多麼華麗的西方極樂世界呀！我從來都沒有看過那麼豪華的地方！那兒的地是黃金鋪的金光閃閃！廟宇特別莊嚴而美麗！還有那清淨芬香的蓮花池！我看見了蓮花池的蓮花，上面有著我們家五個人的名字；其中哥哥的蓮花長得最鮮豔，因為他每天不停的念佛；其次是母親的蓮花，她也是

每天念佛；還有我和姐姐、姐夫的蓮花長得也挺高的，但是跟哥哥、母親的相比，我們三人的蓮花要短一點；可能是我們三人念的佛沒有他們念得多的原因吧！七寶池中的水真如意清純啊！我在極樂世界的七寶池裏暢快地洗著澡，洗盡我身上不乾淨的東西；當時在池裏洗澡的心情是多麼的令人開心，多麼的令人舒暢啊！七寶池裏的水我想熱它就熱，想涼它就涼，真是太美妙了！當我洗完澡起身的時候，還帶了點七寶池的聖水出來，正好碰到我哥，我跟哥說：「我到了西方極樂世界的七寶池裏洗了澡來，不信你看這滴是七寶池的聖水！只要你心裏想叫它熱它就熱，想叫它涼它就涼。」就這樣我突然的醒來，當我醒來的時候，口中仍然在不停的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

晚上哥哥回來了，我把這事跟哥哥說，哥哥聽了也非常歡喜！連連讚歎阿彌陀佛的慈悲，對我說：「這是你宿世善根成熟，阿彌陀佛他老人家

慈悲方便的引導，讓我們要仰信釋迦牟尼佛在《淨土三經》中及善導大師《觀經四帖疏》的教導——『發願往生阿彌陀佛極樂世界，不論善人惡人，不論稱念多少，但一向口稱南無阿彌陀佛，畢命爲期；皆悉可乘托阿彌陀佛本願力，報盡之時阿彌陀佛與諸多聖衆自然來迎引接，一同回歸西方極樂家園。』；所以我們要一心依靠阿彌陀佛，一向稱念阿彌陀佛，以後到了極樂世界，永遠地在一起。」哥哥又笑著對我說：「我都沒有你的福報大呀！以後你更要多多的念佛，這樣你的蓮花將比我的蓮花長得更高更鮮豔。」

十月份哥哥對我說：「^上慧_下淨法師是我所遇到的最好的善知識，如果你願意歸依，我就寫信給師父，懇求師父上人慈悲攝受。」我聽了後非常歡喜地請求歸依。師父給我取的法名叫「淨遊」；這個名字太好了！淨遊淨遊，乾淨自遊極樂淨土！我現在每天都在盡自己最大的能力稱念南無阿

彌陀佛六字洪名。我勸天下所有的念佛人多多念佛，願彌陀把我們都領向他的世界，到那乾淨、美麗、華麗的西方極樂世界聽他老人家講經說法。

南無阿彌陀佛。（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九日 南昌 淨遊 記）

按：念佛夢遊清淨土 名標極樂寶蓮台

雖然跡未離三界 已送神棲白藕胎

又法照禪師偈曰：

此界一人念佛名 西方便有一蓮生

但使一生常不退 此花還到此間迎

《無量壽經》云：

此諸眾生，於七寶花中，自然化生，跏趺而坐。

須臾之頃，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諸菩薩，具足成就。

八、夢中顯現 蓮花宮殿

我是一個偶然的因緣，陪別人聽經而進入佛門的。那時，最難理解的就是三世因果、六道輪迴、西方極樂世界的真實存在等。我看過一些書，也問過很多人，但都不能使我滿意，使我信服。不過我相信誦經念佛是有好處的，因此，儘管疑惑，仍然堅持每天誦經念佛。沒想到殊勝的感應一個接一個：

我是一個很邈邈的人，屋裏沒有任何香品，又因為父母反對，根本不敢在家裏供佛燒香。可是有一天，我與兩位對佛法有興趣的人交談，談話中，我們三人同時聞到很濃的香味。她倆問我：「爲什麼我們還沒有信，也能聞到？」當時我答不上來，但是我們三人爲此都很興奮。

一次晚上做夢，夢境非常殊勝：清澈的池水中，有一朵大白蓮花從水底咕咚、咕咚，伴隨著氣泡露出水面。後來讀《阿彌陀經》才想起，真是

「大如車輪」。我大叫旁邊的人：「快看！蓮花，蓮花！」叫著叫著把自己叫醒了。醒來以後很遺憾：這樣的夢爲什麼不繼續做下去。回想夢中的那朵蓮花，色澤豔麗，質地柔絨鮮嫩，花瓣細長，且很多、很密，向外翻捲，整朵蓮花幾乎像一個球狀，沒有看到葉子，不像一般的蓮花，倒像我們土話說的「絲絲菊」（菊花的一種）。當時我就奇怪，爲什麼會在夢中大叫蓮花呢？

又有一次，也是做夢，藍色的天空中，有一座宮殿（沒有看見宮殿全貌，只看見一個角），上面嵌滿了閃閃發光的白色珍珠，中間還點綴著紅色和藍色的寶石，紅光藍光一閃一閃，忽明忽暗，真是美極了。

九、夜空勝境 似接引圖

又有一天我聽到別人無中生有的誹謗，心裏氣憤極了，就關起門誦經

念佛，聽講經錄音帶，一整天不敢出門。因為我怕遇到說我的人，搞不好就會吵起來，甚至可能打起來。

半夜驚醒過來，出現了非常好的景象：廣闊的宇宙空間，有許多燦爛的、五顏六色的星光，一閃一閃，是我從未見過的，真是漂亮極了，很像我後來看到的一幅「阿彌陀佛接引像」的背景——編按：與《決定往生集》封面「阿彌陀佛接引圖」相似。閃閃發光的星星不斷湧現，越來越多，越來越殊勝。當時我想，會不會是阿彌陀佛要出現了？這種景象永遠留住就好了。過一會，勝景消失，但是心情非常舒暢，非常喜悅，內心被這種美景深深打動。

當時我想：為什麼會見到這麼美的景象？我的心並不清淨，更沒有什麼定功，腦子裏念頭很多。因為我聽說要有定功，才有「境界」。我沒有定功，也有「境界」，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按：彌陀大悲，憐愍苦人；主動垂示聖境，撫慰其心。無關眾生淨不淨、定不定。

十、二次睹見 西方三聖

貴陽龍泉寺劉老師講經時也講了這樣一個感應故事：「有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蓮友，平時很本份、老實，她曾兩次見到西方三聖。第一次是在放生的時候，見到西方三聖從雲端上下來；第二次是當天放生回去，在自家佛堂又見到西方三聖。她對阿彌陀佛說，希望阿彌陀佛用紫金台來接她，她就跟阿彌陀佛去。」劉老師說：他與這位蓮友相處多年，瞭解她的為人；我也相信劉老師的話。

當時我想，這位蓮友見佛並不是在「定」中，那麼我們能否往生，有沒有「定力」應該不是決定因素；再聯想其他一些往生記實，譬如「王打

鐵」，是在打鐵的時候就往生了，似乎跟「定力」也沒什麼關係。

還有我聽某位法師講，每天堅持十念，決定往生。當時我就想如果是這樣，就太簡單了，幾乎人人都做得到；但是這位法師有時又說要功夫成片才能往生，這樣就有矛盾，我也被搞糊塗了，因為每天堅持十念不等於功夫成片。

後來聽了淨宗法師的開示，才懂得「念佛就往生」，如果還要「三福圓滿」、「功夫成片」才能往生，那就不是「萬修萬人去」的法門了。想想那些往生的人，雖有不同的經歷，不同的修行，但相同的都是都念佛。「念佛無樣為樣」、「十方衆生，稱我名號，下至十聲，你不往生，我不成佛」、「衆生稱念，必得往生」，這些都是多麼斬釘截鐵的話語啊！我們只須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十一、空中念佛 美妙清澈

有一次很失意，獨自走到一個湖邊，坐下來念佛。內心苦悶、無奈，只是在嘴上一句一句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念著念著，空中也傳來了唱念南無阿彌陀佛的聲音，是男女聲混合唱，有音樂伴奏，聲音非常美妙，比高檔身歷聲音響放出來的還要美；慢慢地我自己停下念佛，靜靜地聽這來自空中的念佛聲。不知過了多久，我的心被軟化了。過後的好幾天，都能聽到這樣的念佛聲，甚至，想聽就能聽到。

我把這件事告訴了一位蓮友，她說：「那你心很清淨呀！」其實她知道我這兩天心情不好，說明她的觀念裏還是認為心清淨才有感應。其實阿彌陀佛大慈大悲，種種善巧方便，慈悲攝護，正所謂「當你悲傷時，應知我也在哭泣。」阿彌陀佛真是隨時和我們在一起。

我見聞到這些殊勝境界，正是阿彌陀佛的慈悲顯現，是他老人家的慈

悲呼喚、感化，並不是我有什麼修行感應了阿彌陀佛，如果我還能念佛，正是阿彌陀佛感化的結果。我們真是又髒、又臭、又醜，阿彌陀佛一個都不嫌棄，通通都要。誰沒有資格念佛呢？誰都有資格念佛。誰往生無份呢？誰都往生有份。

我有一個同姓的大哥，是一個很好、很本份的人。但是整天忙碌奔波，起早摸黑，跑車賺錢養活一家。每次勸他念佛，他都說：「等一等，等以後不忙了，我把《無量壽經》搞清楚再來念，我現在還沒有資格，很多事情我都做不到。」他還受著那種觀念的影響，就是：念佛是善人、賢人的事。其實我就是最好的例子，既不賢，也不善，所以我越念佛，越要感謝阿彌陀佛無條件的救度。真是希望所有有緣的人都來念南無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不排除我們任何人，我們千萬不要自己排除自己。南無阿彌陀佛。

（以上四則 有果居士記實 二〇〇一年三月廿五日）

十二、夢中念佛 度小生靈

在我沒搬新家以前，常用刷洗過的熱水，澆樹根附近的洞穴，當然也傷害了許多昆蟲和蚯蚓等小生靈。去年母親祭日，我想為所有的冤親債主及被我傷害的蟲蟻之類稱念彌陀名號、講解本願。當晚，夢見所有已故親友和許多不認識的人，滿滿擠上一汽車，都是要去聽彌陀本願，但我沒上去車就開了，我非常著急。

就在這時，車停下了，並從車上下來幾位，我順勢擠了上去，沒想到，擁擠的車箱竟還有一個空座，好像是特意為我留的，沒多想就坐下了。突然我發現左小腿上纏著幾條蚯蚓，雖很害怕，還是壯著膽子，把它們拿掉。更可怕的是，拿走一條，纏上數條，真是愈拿愈多呀！又怕又慌，情急之下，脫口沖出一句南無阿彌陀佛，頓時所有蚯蚓，全部脫落。真是六字名號一念，「諸多有緣，恩怨了斷」。（二〇〇一年二月十日 淨生記實）

十三、六字洪名 還真管用

一天，遇到朋友老李。她高興的說，她現在學佛了，每天早上都念：「大悲咒」、「南無大慈大悲、廣大靈感、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南無大勢至菩薩」、「南無地藏王菩薩」、「南無清淨大海衆菩薩」、「南無一切佛菩薩」等等。說得流暢且自信。我告訴她：「你要是真信佛，不用念那麼多，只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就足夠了，這句名號包含佛教的一切。」也不知她聽懂了沒有。

數日後，遇到老李，她主動問我：「你說學佛到底應該怎麼念」？我說：「你每天念那麼多菩薩聖號，卻不能包含阿彌陀佛名號；但是，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就包含一切佛、菩薩，也包含一切佛法了」。老李若有所思的說：「噢！這回我知道了，以後念南無阿彌陀佛就行了，既簡單又方便」。說完她小聲念佛而去了。

過了一段時間，老李看到我興奮的說：前天晚上，她夢見阿彌陀佛來救她，好大好大的天空，好大好大的阿彌陀佛，她看到後高興的到處奔跑，大喊阿彌陀佛救我來了，阿彌陀佛救我來了，她讓所有人都知道，阿彌陀佛救我們來了。這時聽到阿彌陀佛說：「你已是我的弟子了。」那聲音像洪鐘一樣好聽。再細看阿彌陀佛跟前還跪著一個小人兒，又渺小又可憐兮兮。她的喜悅心情感染了我，我接著說：「那個下跪的小人兒就是你老李呀。」一句話說得她興奮不已。她說：「今後不論做什麼，不問在什麼地方，保證一心稱念南無阿彌陀佛，並要教我孫子念佛名號。」

今天早上，在菜市場碰到老李時，她親切地告訴我，兒媳的外婆，於幾天前去世，要入殮時，四肢僵硬，無法穿衣，很是為難。當時兒媳告訴其母親，念南無阿彌陀佛試試，於是母女倆齊聲一個勁念南無阿彌陀佛，隨後奇蹟果真出現了，其外婆的四肢真的柔軟了，最後連十指都能彎曲；

臉色也有些紅潤，就像睡著了一樣；只是老人家的嘴半張著，大概是在分享念南無阿彌陀佛的喜悅之情吧。

老李萬分感慨的說：「看來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還真管用」。(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老李口述 淨生居士記錄)

十四、拜佛念佛 求職如意

蓮友沙桂娣的丈夫，朱先生，今年四十三歲，在德國做廚師八年，後回上海，說：「我不去幹了，殺生太可怕了，我整天在裏面造罪。」遂辭去，辭職期間，德國人再次請他，他都堅決拒絕了。但因無其他特長，只好在家閒居。受妻子影響，他每天也能跟隨妻子拜佛，並每天打坐念佛十分鐘。

這樣經過二年，今年夏天機會來了，一對臺灣夫婦，信佛，在八仙橋

松山飯店附近，開了一家素菜館，有人介紹他去，老闆一眼看中。他說：「我以前從沒做過素菜，怕幹不了。」老闆說：「沒關係，我在南京路還有一家素菜館，先送你去那學一段時間就會了。」

朱先生特別滿意，說：「那怕錢少也樂意，我做一天，人們就少一天殺業。」（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上海妙士記）

十五、念佛名號 業障自消

蓮友之孫，近年性格逆變，厭惡周遭一切，老想外出，不想學習，並存有極其危險的輕生念頭。還有一年孩子就要高中畢業了，這可急壞了家長。一天蓮友和我閒聊談起此事，我說這是他的業障顯現，你不妨和阿彌陀佛談談心，把這件事告訴彌陀慈父，同時稱念「諸多有緣，恩怨了斷，念佛成佛，互古金言；你沒機遇，今聽我念，聞名往生，住不退轉。南無

阿彌陀佛！」

一年時間很快過去，有一天晚上九點多，我突然接到蓮友的電話，她驚喜的說：孩子的分數在錄取線以上，並從電話中清晰的聽到，全家歡呼踴躍和念南無阿彌陀佛的聲音，全家其樂融融。南無阿彌陀佛！謝謝您老人家調整了孩子的心態，使業障自消。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二〇〇〇年八月四日 淨生居士記實）

十六、癡子罵佛 猶得解難

黃春，江西彭澤縣龍城鎮飼料公司下崗職工，今年二十五歲。小時患有精神病，二歲時父親去世，母改嫁，由奶奶撫養，真可謂孤苦伶仃，愚賤劣弱。好在奶奶是位虔誠的念佛人，黃春也跟著念佛，但他口齒不清，人多輕賤。

一九九八年，有善知識來彭澤弘揚彌陀本願：十方衆生，不論善惡，不論信疑，不論有罪無罪、在家出家，總之不論自己的修爲，只因如來迴向的萬德名號而往生，念佛即往生。

黃春聽後回家對奶奶說：「惡人念佛也能往生，殺豬的人念佛也能往生。」後多次在淨宗法師前聽聞彌陀的慈悲，法師曾問：「黃春，是善人往生，還是惡人往生？」即答：「善人惡人都不能往生，是念佛人往生。」

今年農曆五月初一因病發離家出走，奶奶到處尋不著，不料初四凌晨一點突然回家，對奶奶說：「出家人罵佛墮地獄（因其叔父是出家人，經常這樣說），可我罵了佛，佛還同樣保護我，阿彌陀佛對我真是攝取不捨。」

原來他發病出走，晚上即睡在郊外墳地，半夜醒來，只見一片黑暗，不知道路，急得大罵：「阿彌陀佛，你他媽的……」意思是說：「阿彌陀佛，你怎麼不幫我。」他雖然精神病犯了，不能像一般正常人那樣恭敬求

佛，但潛意識中，仰靠阿彌陀佛排憂解難的心一點沒有改變。罵後忽聞濃郁的檀香味，共四次，遂即清醒，直奔回家。（二〇〇一年七月十六日 念佛人曾利霞 記）

十七、念佛聖號 蒼蠅遠離

一九九五年搬入新樓，因為垃圾處理的問題尚未聯繫好，一月來垃圾堆成小山。一時間樓道的房頂、牆面及各家的大門上趴滿了蒼蠅。正當我看著黑壓壓的一片蒼蠅感到十分噁心時，突然發現我家大門上一隻蒼蠅也沒落，而緊挨著我家大門的鄰居的門上卻爬滿了蒼蠅，我愕然了！

我一九九四年歸依佛門，開始不太懂。九五年剛剛開始做早晚課，主要念六字大明咒和佛號。搬入新居後，第一件事就是佈置佛堂，供奉三聖像，每天早晚各做大約二十分鐘功課。難道是因為我念阿彌陀佛聖號和六

字大明咒的緣故？與我緊挨的鄰居是信基督教的，她家的門上蒼蠅都滿了，我家門上卻一隻也沒有，另一家門上的蒼蠅也很多，我不能解釋。如果與念佛有關，說明阿彌陀佛太慈悲了，我才念了沒有多少日子，就有這麼明顯的收穫，真是不可思議！也許是護法神看到有人真心修行，前來護法，不讓蒼蠅干擾修行人吧？我只是親眼看到這一種現象，原因至今無法得知原因。（二〇〇〇年五月七日 趙錫玲記實）

十八、乾旱念佛 七日得雨

今夏婺源江灣地方旱，易園勸大家念佛求雨；不七日即得大雨，一方之民，踴躍歡喜。易園遂起「佛光社」，教一切男女老幼皆念佛，亦拉光為會長。

可知：念佛一法，隨在何事，皆可成就。（印光大師文鈔）

十九、群魚念佛 如千萬人

彭蠡湖（江西省鄱陽湖）側，有李進勅者，販魚於金陵（南京），夜泊三山（南京西南方）之浦。偶步岸，聞舟中有千萬人念佛聲，察之，乃魚也。（搜神記）